

寧國府志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明

黃公祠碑記

胡乾祐 知府

昔先王建國首重造士而學之興替係焉宛陵郡學舊建東郭外諸生以時謁廟必由溪渡遇山嶺暴發每多覆舟之患地處卑下宮墻屢遭巨浸其形制體勢儉陋元至正乙未年被燬我朝定鼎初祀齊壇西高齋殊屬非制官舍宇解兵火灰燼多未遑復黃公華峯先生以賢良方正膺簡命來守是邦周覽費序慨然念祀聖於西齋之非宜亟圖興創癸卯歲卜府治東南地爰立規模恭建大成殿設宣聖四國公十哲神像作戟門五間明倫堂五開齋廊次列後殿甬庖屬於堂之東偏而繕以周丘山水濼洞景物增勝公之規畫猗歟盛哉其後禮門義路暨各祠宇又楊公觀陳公灌鞠騰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一

青諸君及予相繼修葺而創造之功厥惟先生是賴况鳩工木石諸鉅費不惜捐俸獨任其難所謂闡聖道敷王化維世教淑人心者治莫隆於此迄今天開其運地發其靈人文蔚起視昔什倍寧郡之士安能一日忘先生哉乃構祠學宮側專祠先生請予為記予以先生當海宇未靖之餘獨能存心惠愛興刊除弊廣積貯恤解戶定賦役撫綏招徠益簡刑清如重建敏應廟設演潭南湖河泊二所官次諸政亦其顯然者也而興賢育才俾有益於風化者惟建學功稱最特祠而祀於法誠宜先生浙江仁和人黃姓諱榮祖字繼先別號華亭知寧國府事卒於官行誼宦蹟留備部邑乘傳勅葬敬亭山廣教寺左云洪武九年歲丙辰郡守胡乾祐講

縣廟學記

楊士奇 泰和

古昔王者建國君民也里皆有學民皆有教其教之法自灑掃應對至窮理正心與凡修己治人之道皆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傳者非此不以教不以學是以其俗化隆而人才盛也後世不明先生之道而老佛二氏之說繼出昧者惑於所誘而沉溺焉率倍此而趨彼逾久逾甚是以正道榛塞而風俗人才不逮於古蓋積習非朝夕矣我國家列聖在上倦倦

焉興學飭教聖書靡歲不下學官之布徧於海隅矣其或猶有未備則吏於斯者之弗職也宣城南京畿內之邑山川秀麗民俗淳質名人君子忠義之紀代未嘗乏然余在禁林嘗閱四方所上郡國之志宣城爲邑民戶三萬有奇而今爲佛老之宮者六十餘儒學之官一焉而已夫正學異端不兩盛在此者既寡則吏於斯者宜力致夫誘掖飭勵之功以仁其民以稱上之德意庶幾其可凡前之吏宣城者多矣其學則自洪武二年知孫王文質建於泰和門內九年知縣邢知遠以其卑陋改作於縣治之西廟與學咸備自後屢加修葺歲久復敝宣德二年教諭張巖至謀於知縣肅吉改作廟之外門中門建明倫堂及師生會饌之舍又庠地作射圃而齋去官因及訓導陸霖湯輝勸率邑之好義者作大成殿及東西廡郡隄官尹崇高復用歲等議作尊經閣於明倫堂後未半亦去官建郡守袁旭至而凡廟學之未備者悉備矣是役也雖有衆力然始終歲功居多於是輝來請書其成於戲凡今老釋之宮圯者興廢者復不必其有勢位率無過期月耳若儒學之宮隱弛欲葺卽有勢位者綱紀主持猶必更十數歲而後成何其難易之懸絕也非由習俗之移人而人不知有古道歟爲政者以正風俗淑人心爲要務而風俗人心之所由善必在於興學校者明先生之法以爲教也爲學不明先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志 文中

二

生之法不能善其道爲政不明先生之法不能善其治學校之關係於世大矣其成宜書若學於斯吏於斯者其亦皆致夫力行之功而可乎

進士題名記

楊溥

我聖朝廓清寰宇登造國家敦復民彝丕隆治化惟人才本之風教自京都及郡邑咸建學校簡師儒廣生徒厚廩餼以要成功歲授其尤者升之太學曰歲貢 歲大比上之春官曰鄉貢進之大廷賜對曰進士誠盛典也列聖相承五六十年載之間禮樂教化彬彬成風名卿大夫良有司恒由是出然人望所崇則惟進士銓選之法亦惟進士不次用之海內士子咸以是爲榮也南陵古春穀今寧國屬邑山水清勝民俗敦樸自昔多秀民若宋徐勣潘廷誥君子咸以進士至大官事業論議載諸史冊遠夫國朝由學校而敷歷中外者亦多其人然未有登進士第者客城任倫秉篋來司教鐸嚴條約以振其頽靡新廟宇以啟其瞻望廣學舍以資其游息由是士君子咸知向方力學待舉復礱石樹之學官考前代進士題名於其上而鄉貢亦附其各以俟後之學者請余記之人

何耳傳說開萬世論學之端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易象麗澤日君子以朋友講習然則為學之要孰有加焉學者於是疑其道以充其器以修其辭出膺世用以堯舜君民為心為國名臣又豈徒一第之榮而已哉古者實與實能歌鹿鳴以燕樂之至於今猶然余故申之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悅嘉賓固有之矣是則是效尚有望於後之君子焉秉彜由進士起家拜監察御史以老母乞教職就養前陵而倦倦於後學以求副朝廷建學育才之盛意可尚也故為之記

重新府治記

王直 吏部尚書

寧國府在秦高郵郡漢改平陽郡後漢改宣城郡隋唐以來或因或否至元為寧國路國朝歸附之初改寧安府後改宣城府又改直州府吳元年始改寧國府府治在城東南隅子城內宋紹興中知府汪繹所建元為肅政廉訪司國初為樞密院又為元帥府洪武己酉制令諸府置廉署知府陳灌鞠騰霄相繼理舊署未建改作歷歲浸久日即於弊至宣德中而益壞愛支之木視所立柱為多正統丙辰臨川袁旭廷輔來治郡大以覆壓為憂謀之條屬欲撤其舊而新之工部左侍郎盧陵周公巡撫蒞茲郡亦以為宜廷輔乃請於朝許焉於是集羣材命眾工作正堂經歷司照磨所東西六房及架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閣庫儀門公署之後舊皆鑿垣為小門往來者不禁至是築新垣四週以杜私謁又以外門臨街喧哄乃改闢於前作牌樓於外門前作榜房於牌樓內之左右鼓樓舊在府右偏亦皆頽弊重建於門外之左建陰陽學於鼓樓南置日晷臺於陰陽學南堂後地稍窪積羨土為岡作樓其上以為燕休之所扁曰正心世傳城肖龜形作真武廟於儀門外之東以鎮之廡後東作登瀛樓西作雙溪亭以復舊觀計度有方程勅有道統始於二年三月一日而以四年十月望日畢工為屋一百七十有七間深窺空遠有加於昔而農不知勞於乎可謂能也已寧國土廣人眾古稱山水之郡舟車繁會之鄉其所產多美材飲食諸物所以利用厚生者不他求而足故其秀民悅詩書而好禮義閭巷田野之氓悉有以自給而無慕乎外中家以上苦務營居室豐廣堂而畫飛鳥草之宏壯所下人舉然仰觀而無慢易之心予未見其必然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此豈聖人意哉且廡署非一人之私將與後世為公也奈何不治而以敝陋遺之敝陋不治將不遂頽廢矣乎故予深嘉廷輔之為此而知其達於為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然心不正未

政於堂退而治心於此樓必使思無邪而所行悉由於正一
郡之人出其財力以給公上者皆惟正是供而非道非法不
行得以仰事俯育循天理之常而無奇袤之習者廷輔之政
使然也世之為郡而能以正心為立政之本若廷輔者不多
見之廷輔其誠賢矣哉請記為記之而以告後之人焉凡諸
僚屬協謀同力而為此者則具載碑陰吏部尚書泰和王直
記

科舉題名記

黃宗載 南吏部

聖朝受天明命統馭方夏文教之治此隆三代而超邁乎漢
唐者皆由科舉得賢而資其任用也科舉之制內而京都外
而方面三年大比曰鄉試選其文之合成式者登於禮闈曰
會試再考其文之純粹者上而對於大廷題其名於榜而蓋
傳之曰進士凡由科舉而進士者連而榮士莫不勵志而爭
趨焉寧國古宣城郡山川秀麗風氣清淑士生其間環奇雄
偉明經修行習文藝於學校而名登科舉者接武繼踵他郡
莫之及也至若郡侯輩注意學校代有其人正統改元臨川
袁旭來守茲郡惓惓焉以作養士子為己任殿堂門廡齋舍
垣墉卑隘者高廣之窳敝者修舉之師生講肄有其所祭祀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四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四
有加煥然一新既而慮夫宋元以來科舉登名小錄者歲久
日就湮沒爰采輯之書其鄉貢廷試之等第歷任崇卑之品
秩用刻於石以傳永久俾已往者有光後來者有勉求予記
之曉夫為政以得賢才為本然賢才之得必賴國家培養之
深教育之至德義蘊於心胸文藝見諸行事可以尊主而庇
民可以修政而立事若徒以文藝為科舉之資心胸無德義
之實奚取為賢哉斯石之刻人將指其名而語曰某為某家
之祖某為某家之父而為其子孫者知其敢於前為其祖父
者知有顯於後斯勃然相與感發興起矣侯雖用心於一時
而人得流芳於永久而不且與人為善之盛心侯其有之於
是詩書以為記正統辛酉

鳳凰橋記

陳敬宗 浙江

寧國古宛陵郡城之東有二橋曰濟川曰鳳凰隋開皇中刺
史王選所建唐李白詩雙橋落彩虹者是也宋初鳳凰橋漲
毀乃聯舟為梁改名上浮橋尋廢以舟渡郡當徽婺浙江往
來之交渡者相踵溪水泛溢公松病沮太守袁公憫焉謀於
眾曰視民之病而弗加之意非長民之道也吾欲修舊址復
舊名架石以為橋可乎眾皆曰良又日經費不貲計將安出

取皆曰此吾民利也吾等願盡心焉於是富者傾困勇者宜
力知者效謀藝者呈技葦石於山市鐵於肆百爾之需創期
咸集肇後於正統壬戌八月訖工於明年二月橋廣二十六
尺修三百尺傍翼扶闌下分七洞聖壯雄偉聿興具瞻是役
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亦因已之所欲而欲之是以官不
煩而民不擾橋既成輪者蹄者負者疲者蓋者艾者舍風皮
不測之艱就通達坦然之履莫不贊曰是皆太守仁恩之及
也橋之固垂千百年太守之壽宜與之並人心須禱如此何
其盛哉惟太守職務歌矣篤彛倫厚風俗務農重穀尊賢養
老下至官府次舍川梁道途無所不當治者亦先生之遺政
也夫祠廟所以祠神公宇所以臨民學校所以養賢育才厚
風敦本之道皆此焉出袁公經營繕治舉能新一郡之耳目
矣又能推誠感動使民不靳貲以成下世之功其賢矣哉
昔子產相鄭善政多矣而以乘輿濟人孟子遂以不知為政
譏之夏心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斯橋之作信乎得夏令之時
而異於不知為政者矣郡人托宣城教諭錢如垣祈予言記
於石此盛事也君子樂道人善奚可以辭因書其興末以示
永久正統八年夏四月上澣日朝試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四
明陳敬宗撰

濟川橋記

王英 浙江

正統八年癸亥春正月寧國府濟川橋成夏五月知府袁旭
廷輔考績來京師請記其橋曰郡東北有大溪溪有橋志載
隋開皇中刺史王選創置宋元符間郡守劉理更造名曰永
安紹興中郡守秦梓重修元大德中壞疊石架木以通行者
屢壞屢修國朝洪武中知府邵仁造浮橋永樂間知府才獻
修之霖潦復壞涉者病焉予至郡作石橋圖維永久慮工力
浩繁乃曰於巡撫侍郎周公公力贊其事遂為經畫率先出
俸募工伐石僚佐皆協力而所費不克為文勸民庶於長富
者爭出粟帛小民爭趨赴功築石於淵起土為址洞門五空
上覆以石傍翼以闌凡用石皆鈐以鐵堅固安廣其上車馬
馳逐如履平地其下舟楫往來如行巨川郡中雅盛咸嘉而
頌其成肇工於壬戌夏六月凡八閱月訖事名曰濟川橋請
書其始末以貽後來予聞廷輔之言竊嘆曰橋之作豈不利
於人哉為政之道事無大小凡可以利民者必為之昔之賢
者以乘輿濟人為君子所譏廷輔力成茲橋人皆利之亦何
其賢哉予聞廷輔之初至任也剔蠹蠶革宿弊吏服民安其
政大舉蓋郡守之傑然者茲特一事耳重其請為記之後之
嗣守是邦者尚無忘前功且有所視效焉廷輔撫州樂安人

永樂乙未進士為汪津縣令有清譽用薦為守云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太原王英記

汪文節公祠記

王 恕 兵部尚書

生不違時死能全節此人之所難是人也雖死猶生名無窮焉貪生畏死不顧名節此小人之所為是人也未聞終不死不善之名無窮焉公姓汪氏諱澤民字叔志登元祐戊午進士第官至集賢直學士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築室宛水之濱讀書自娛當紅巾餘黨寇宣州之日公為江東部使者畫守城禦寇之策十餘事寇再至擊退已而長鎗叛師鎖南等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或勸公去之公曰昔江萬里富都陽大軍逼城罵旨走散猶坐守以為民望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番夫何之及城陷萬戶丁堅使前鋒尊義執公道強不屈遂遇害將死罵酋不絕口鎖南班等雅服公名為其衣冠以葬事上於朝贈資善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諡國郡公諡文節葬在寧國郡東南嶂山之麓歷年湮久鞠為茂草士人平治之藝麥其上成化丙申厥孫養能訟於官同知劉誠覈實之為封其域未幾誠遷去通判天台陳紀得公神道碑於宋太史景濂先生文集中謀諸知府徐勣欲為治頃建祠勒銘於石慰咎忠魂以為天

寧國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志 文中

六

下萬世臣子勸遂經營石修瑩域勒宋太史所為神道碑銘造石橋其前復於郡城南三里許市地建祠巡按御史江右孫弁出公孳五十金以助成之首事於癸卯春訖工於是年冬馳書請予為記夫人臣之居其位食其祿任其事一遇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苟安一時之生而忘厥大義者往往有之求其見道分明視死如歸者幾何人哉公當謝事歸田之日無職守無責任聞寇至而不去以為民望復為部使者畫策以禦之及其被執逼降至死不屈此其所以難能也宜其膺顯贈獲美謚流芳百世使人敬之慕之至於如此使公當寇至之時奉身以寧被執之時屈身以降不過數年亦歸於盡人將唾罵之不暇又何贈諡敬慕之有紀為此舉固可謂知所重弁復助成其事可謂與人為善者矣其所以為天下國家推忠節勵風俗者不在斯乎因其請披此與之俾刻石以示來者夫公之文章事業與家世所歷之詳則有宋太史所為碑銘在茲不贅

兵部尚書三原王恕撰

科貢題名記

葉 亨 福建

寧國古揚州域今屬邑惟六宣城附郡邑也山水明秀密邈京畿士生是地多俊特雄偉宋元間如吳潛以相業著梅堯

歲次甲辰
秋七月

科第題名記

趙昌 涇縣

皇明稽古定制凡三載一開科取士其舉於鄉者曰舉人貢於禮部而第於天子者曰進士黜於鄉者不得升之部黜於部者不得進之天子之廷其立法雖試以文而取人必核於藝實始與成周鄉舉里選之制同一揆也猶歟益哉聖自定學以來百有餘年士之沐浴化澤自科第而出應時用者後先相望也惜未有以碑其各氏者學者往往歎焉成化文子春監察御史天台陳公選奉勅提督南畿學政謂今國家取人重在科目俾府州縣各立舉人進士題名碑於學廡往者有所托而來者有所激也於是古滄強公珍適以進士出知縣事始至惟倦以作興士類為己任宣鋒濬穢修舉廢墜於是謀諸僚佐勸之師儒取石於山考其志錄自洪武己卯以迄天順壬午領鄉薦者十有八人其中登進士者五人各錄其姓氏等第與其出身之品私於下俾石工刻之而碑昌記之碑成樹之學宮以示久遠其在列者故有榮也且便吾黨之士有志科第者絃誦之傳自其各耳其人取其文之相乎藝實者以為法而竊陳編以激利達者深用為戒將見繼茲

而起登科及第列名於碑者日盛一日率皆黜虛文而假
藝廢上不負聖朝設材取士之意下不負侍御與縣合題名
勸勵之勤抑使後之人又激後人也然則是碑之立其有
於風教大矣昌不肖竊幸載名於後方自喜復以自愧不知
他日人將以我爲何如也於乎可不懼哉成化五年己丑孟
夏初吉

強公修學記

莊 昶 江浦

皇明成化四年進士強公珍吏涇縣知縣首以學校爲風俗
之本而歎涇之廟學多卑陋傾圮所以勸士子者猶有未備
喟然曰聖道之大雖不與廟學爲存廢士子有定見知明道
爲已責雖不與激揚爲警懈然尊道崇儒吾令事也遂命工
鳩材伐石立櫺星門二構射圃亭砌文廟臺墀建藏修書舍
皆因其舊卑者高之隘者宏之傾圮者修葺之立科第坊碑
一所石碑一通記本邑科第姓名此則今所宜有以勸士子
者工成於成化六年十月輪與跋翼涇之士子翁然知向善
而不怠者強公之力也踰年夏洪水壞邑前功半爲漂沒強
公復命工修治如前制不吝卒事之日強公因語諸士子曰
涇學兩廢吾兩修之罔怠所以爲士子之明道國家之得人
計也盍觀世之攻木者有輪人輿人弓人盧人車人梓人攻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八

金者有築氏冶氏鳧氏泉氏段氏桃氏攻皮者有函人鮑人
韋氏韋氏表氏至若鍾氏篁氏慌氏之設邑玉人雕人之刮
摩陶人旗人之搏填其受於郭者在茲學於己者在茲其造
作而應用於世者在此是其所用未嘗外於所學士君子游
於學校非若眾工人之勞國家設科取士子以資世者在是
士子取科目而發身者在是及窺其立身行己事君治民則
豈矣嗚呼何眾工人之不若耶使其所用非其所學而謂有
益於世道則士子何必勞心六籍而學校何必如是修葺之
勤也歟予與強公爲同年友嘉其知學校之實用而告言之
有益於人也遂爲記其事如此成化七年七月既望

儒學重修記

范 吉 知府

先帝以南畿諸輔部軍政繁且劇匪得才猷通敏廢公有威
者罔克有濟迺命監察御史王公理公欽若明命蒞事惟嚴
發奸摘伏一巡行間吏畏民懷恪如也所至問風俗修學校
在在煥新焉夫人才不足者事一事欲其無缺且不可得
而况兼之他乎縱有能兼之者而又不能樂於爲欲事之集難
矣公之才偉矣又曰皆吾分內事也樂然爲之使今之有才
居要地者視天下事皆分內亦何所不濟哉彼欲治理者孰
不曰學校爲政首務宜重而不宜輕至臨政之際親爲經畫

其財費而盡心焉者幾人此公所以高於人也遠矣或曰公
憲臣也軍政之是繼學校有司事宜無煩公於戲為是說者
何其不知務之甚也軍政者一時之急務學校者萬化之所
原上而天子之所以治下而民生之所以安廣而萬物之所
以育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斯道之通賴
之以育傳而不絕者皆學校之功也學校興則人材盛人材
盛則風化淳風化淳則治道隆唐虞三代之盛可及而道統
之傳有在矣是則學校之在大地間不可一日無也道統
飲食之不可一日缺焉者我國朝法古為治純用儒術倦倦
考業於學校以故百餘年間賢才之盛治化之隆曠古莫及
公當風紀之任百度惟貞而學校尤加重焉可謂深知大體
者與公名溫字景和長清人登戊戌進士出知某縣著廉能
蹟擢今官成化末年被命而來宏治改元春修府學廟廡飾
之易棹星門以石代木改明倫堂二棟為一皆可久而不壞
者至於齋舍垣壁一皆新之氣象明麗人心興起由是諸生
莘日以修行日以飭文風丕振焉惟時專督學校則有司馬
公相繼接治則有胡公趙公皆一時名臣學校之興有自求
矣諸生懇走願末吉以始至未及効力仰觀成功悚然而愧
卷了解而
為之記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九

重修儒學記

謝綬

邑初創嘗並建學宮於其西一聘人才漫不可考至宋嘉祐
中孫先生覺以一代名人來知邑事乃徙其左而稍前之背
通衢而秀嶺黃山三十六峯如列戟然於時廟貌尊嚴制度
一新仕宦有焦炳炎煥炎輩出焉茲學遂為屬邑冠至正壬
辰以兵燹蕩盡國朝混一六合漸次恢復令尹李簡蔣忠嘗
留意於此科第又有王槐王良程鵬輩五七人出焉為邑以
來日就圯壞宏治壬子進士博平張若來尹是邑與噴久之
曰此吾責也乃以義倡邑民有力者大修之方度材庀工而
予邑新尹賜適來長亭事懈然有志於振舉遂聽其言地之
宜去汗就膏經始於癸丑十月訖工於丁巳臘月明倫之堂
分教之齋肄業之所皆饒漫則密繕藻剋炳惟大成殿戟門
仍舊則有撤而新之復易棹星門謀為二廡坊以翼之
由是規模氣象倍獲矚昔地謂之聲且暮洋洋過者稱嘆以
為前此所未有也司禱王冀何境且先協贊者相率走書
徵言為記予謂張君作興庠校如是不惟施教者得所因而
受教者亦有所嚮止感發而發其效習宜其振科有人易易
耳雖然撥利常事也佩服忠孝砥礪名節實朝廷建學立師
之意亦張君怡然振作之心後之良有司倘其心張君之心

嗣而全之俾凡教於此者亦得以賜等之心為心也然則茲
學之興其可量乎張君名瀚字克容惜財便民量時度力多
美政云

黃山紀行記

姜 綰 同知

綰初至寧國郡便聞太平縣界有黃山根盤幾百里而新安
以南皆其地也最高而秀者三十六峯一峯一狀古今詞人
高士目為佳境而方士道流又或以仙境稱之故奇得造
則為勝遊宏治丁巳春闕公事太平事畢當行縣令張翰岸
正鄒鳴手新安舊編黃山圖釋請曰是山之派起自太平唐
李白曾遊焉寥寥數百載未始有追芳躅者蓋往登眺使是
山之勝不終落莫綰亦欲償夙願遂諾之明日從二人騎由
縣南行二十里至山麓有一徑隘甚上偏於山下臨峻流乃
下馬易籃輿逶迤二里許有峯屹然為芙蓉峯由峯下盤旋
八九里適松谷菴其間懸崖絡青斷澗紆碧奇禽怪獸出沒
於烟霞佳木異卉芬芳於溪澗皆種種可愛自庵上攀緣入
百級始至天都峯絕頂視芙蓉峯咫尺爾芙蓉以外有仙人
上昇仙都又有聖泉采石松林立者為人翔者為青鸞蹲者
若獅子起者若飛龍方若甚石如若鉢盂因其形而相類則
有浮邱軒轅容成以其色而為號則有朱砂丹霞紫石至於
九龍石門紫雲桃花石牀各有其象疊嶂青潭翠微雲際雲
外皆有取義然而前後左右相為高下其下者六七百仞高
則未有過於天都峯焉峯頂清明秀爽却立四顧直與天際
九峻芒乎一家滄海渺乎一勺真東南之佳境也須臾金烏
西墜暮色逼人乃下宿庵中暹明雪花飛墜弟見山水改觀
草樹變色綴瓊削玉蕩目洗心恍然如脫塵寰而遊方外因
笑曰是蓋山靈重客粧點仙境相留耶乃倡為律詩三章張
令輩以次和畢遂東
歸於是紀其茲月云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十

阮翁橋碑記

劉廷瓚 知府

寧國之為郡阻山帶水四面皆大河東有東溪北有水陽黃
池西有青弋江南有夏家渡宛之水皆南發萬山於夏家渡
為湍急水漲則浩淼無際水涸則舟楫不通平時架木復土
為橋一遇水漲衝激震塌頃刻而盡故屢修屢壞民甚苦之
予規心其施用度形勢非石橋不可方欲鳩工庀材經營其
事而新安之阮棟阮葆善然自任其責不數日木石兼運工
徒畢集而輝煌噴噴冲冲乎許許千無虛日矣始於己未之
五月畢於辛酉之四月總會其費以兩計二千五百有奇橋

長一十六丈濶一丈九尺高二丈下空五洞卷然虬龍之引而伸穹然蟠踞之垂而欹也既成爲上其事於巡撫彭公巡按即公二公下台備禮勞余奉命式輝傑之廬舉行之於時共事者同知吳君爲通判李君枚宋君守約推官鄭君瓊宣城知縣王君璠咸推讓曰此太守之功也蓋記諸子惟人莫不愛其名至有棄千乘之國與人者千乘之國豈不重哉誠有見名重於國一朝舉而與人者不難耳今阮氏肯捐千金以興此役非出此以取償也予不歸其功而與之名是孤其用心矣然則是役也予豈得而專之耶且橋當四達之衢往來乎此者徘徊瞻顧其君子必能發諸咏歌而庶人亦必咨嗟嘆美蓋將播諸四方顯各於時矣西漢卜式出東助邊東都八厨以財救入班班史册考其言行他無所見其所以得名者此耳使輝傑自此克而大之見美勇爲無改今日其顯名後世不與古人媲美乎予聞郡之士大夫稱輝父永昂傑父永聰皆以忠厚世其家他日新安之士接跡而起者必阮氏之後人也夫工人掘石得古刻漫滅不可認隱然有新安二字今阮氏新安歙縣人也其事苦前定遂更其慶之舊名而名其橋曰新安然里人言贊或呼阮翁橋云於是乎記

李公橋記

并銘

貢汝成 宣城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十一

宣城虎節國也右絡以三溪導滯而流惡重開而累帶純壩曰宛溪次東十里而弱曰東溪次東二里而強曰雙溪並自南經北擊厚絕維亘東臨道之不通則是三溪之故也雖在昔制並建津吏主濟事然是爲萬夫孔道廬候比焉乘軌歸焉通閩粵引蘇湖人繁而舟特爭濟奔載什九逮溺時梅雨兼霖怒漲湍悍如奔馬响雷甚至水高波溢防泐險恍惚請變流不可亂亟而昌焉鮮不漂殞漁人爭來要需阻厄酷於剽劫夫人病焉天順二年郡守袁公勸歙造石橋宛溪名曰鳳凰宏治四年縣令方公勸歙造浮梁東溪迄正德三年縣簿李侯嘗以事抵雙溪嘆曰備二而闕一是推禍鍾崇也二公非惜屢而惡備將不欲專名擅美而以其餘遺後人也余次二公後不能歎終是圖奚以財二公府藏有主者吾卑不敢犯取之民是復置民又弗忍顧已先人微有遺積在縣車十餘兩歲徵值自殖亦長物可贖克費彼浮樵易成難久筭斷航破無歲不有卽不更與無梁同求永逸計莫如石乃再石橋凡爲竇穴五伏獸十有二礎基深淵兩端砥崖凡庀工具材藏事一切自己代之董者則其兄乎果也經始於四年正月訖工於五年二月宣民靡勞靡費相顧愕曰誰之爲也甫成遭內艱吏請琢石命名不朽侯曰吾分也何各爲去夫爲天下者非設險無以防守非達道無以同一二者廢一

不可是故周禮設官司險一職也。既嚴阻固而藩塞之復遠，道路而津梁之合。方氏專其達於天下，野廬氏專其達於國。縱蓋於防守，一國之中而妙同一。九州之術，是以過肩如騎。雖越裳氏在數萬里外，趨禁雷如家庭。不然，譬之人身，雖風邪莫奸，而氣血不周，不幾即病。此陳川不梁而車，與公知其必亡也。况今天下一統，幅員廣於周疆，九州萬里，昌商海，其衝要固有上蒼之官，給之民供之，且以自利而事莫之集。况無上命，委家為民，為國續絕，跨陷無幾，以道朝貢，商放曉發，夕馳候無滯，履塗無露，棲如氣血通貫，四體百姓利焉。官府利焉，朝廷利焉，牙明德其不遠乎，而且厚於為德，兼於取名，其視實不至而心侈焉者，為何如。吳克之，崑陽人名，文字載道，由國子生，典宣城簿，法官廉峻，公數無良，蔽之亦既。我邦族而克已，勇義出安，建規又能利我子孫，雖古循吏，何以先之。是以迄今，人競羨，嗟嗟，誦曰：李公橋，撫愛何異甘棠。予懼世遠，無徵名跡，湮沒也。扁名著，辭表之，崖端固因民心成善志也。銘曰：洋洋雙溪，東溪所，厥契我孔道，津斯亂，斯襟喉，蘇宛總統，杭粵填侯，益廬駢，膠德，純亦有官舟兩，崎首，紛爭，擠踏，跌，載，浮，載，沉，秋，霖，夏，深，高，濤，湍，湍，括，括，胃，頤，漂，淪，靡算，相，始，始，習，久，孰，視，我，私，乃，有，仁，人，憂，由，已，溺，費，民，如，傷，費，官。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掣肘業已委質，家亦何有。我有先積，為民散之。我有陸具，為民貸之。將浮梁，劫厥堅，易腐莫艱。匪石功，弗再舉。徐徐移，廊傑蹟，突厥官，坻微涉，孰寤誰營。長伐對，浩重剛，川峙伏，獸僞蹠，呀窺穹，啟楞平，堪闕，衿傲，墨灰，岸得端，傲牙，抱最，蕪廣，容三，軌長，亘十，載勢，消空，關力，興岸，敵，濇，漸，懷，義，社，財，備，瀟，育隄，恣，征，公，私，期，遂，凡，此，橋，功，惟，忠，乃，成，匪，忘，家，恤，方，沮，曷，勝彼，惇者，狼腹，壓，罔，足，其，孰，破，家，與，民，為，福，早，官，薄，祿，克，已，為義，位，副，端，大，又，將，焉，至，匪，且，無，亘，古，循，莫，京，休，思，成，利，相，顧涕，零，國，僑，上，卿，僅，以，興，濟，表，方，二，橋，通，邑，偕，康，聖，簡，假，名，高碑，擅，功，以，侯，例，之，趨，入，景，鍾，厚，於，為，人，廉，於，取，各，紀，缺，口，誦懼，遠，疇，徵，神，功，明，德，惠，我，無，疆，凡，我，後，人，如，何，可，忘，汾，河，橋成，絳，民，誌，德，勒，銘，崖，石，敢，告，宣，邑。

方齋銘

姜台 宣城

瞻爾宣封，厥壤惟良，有齊元暉，鹿守斯邦，修誦大雅，貞風穰穰，高齋休暇，委蛇倘佯，貌余蹇劣，亦令是疆，千載寥廓，標表相望，爰度茲齋，建號曰方，踴茲前躅，二字惟襄，方之為德，厥用惟一，友規朋矩，以同而異，和光伊噐，屹立伊志，厥醒獨醒，彼流我峙，余資孱孱，易為俗遷，表茲方銘，日用內觀，庶幾克之，與方同垣，蒸爨方齋，共勗斯言。

奏免雪梨疏

王 完 巡按 御史

畧曰按屬宣城縣每歲貢梨四十觔進太廟薦新又用四千
 五百觔解赴禮部轉進內府分賜各衙門食用此以下奉上
 非奈也第嘗考之會典上開南京供薦未有進北京之文臣
 聞前梨其色味固與諸梨同也士民備採其色名之曰雪梨
 實欲貴虛譽以罔市利聖祖定鼎金陵每歲僅採梨四十觔
 宣城近在畿服任負可至雖多取將不為虐則專取之我聖
 祖愛民之仁蓋欲節其力而不盡也於時如直隸河間山東
 等處亦有脆白等梨香美甲於天下而不以紀貢者地遠民
 勞無益而有損故也厥後遷都冀北於河間等處最近亦猶
 宣城之於金陵又何舍近圖遠尚爾取辦於宣城之雪梨乎
 况此梨者每二十觔計可一簍一簍之費雖百錢未了也顧
 船七隻支銀一百二十六兩官一員部支給盤纏三十兩園
 戶四名盤纏百倍於官較其梨價幾十分之一耳果何益哉
 幸而抵京則經該內官生事需索少不如意動輒指摘解領
 之失往往建繫瘐死於獄無所抵告吁以一梨之微偶因獲
 薦庭寶而其流禍至於如此君門萬里其誰赴想之哉臣思
 此梨專為薦新而設寧神之道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今以
 一肯而宜民疲於奔命勞民傷財為怨府伏望皇上遠祖
 辛未奉旨南京太廟照舊辦解其進貢到京既過時朽敗以
 後不必進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寧國門記

梅 鶚 旌德

正德十五年月日太平新前門成使譚子准來謁文辭不
 獲命乃為記之其詞曰惟太平寧國之屬而國於黃山之麓
 崎岫以為城流漉以為瀆葺葺以治夜游不束前政情窳民
 用不穀乃惟蒲陽宋侯之至被心為治蕪荒剔蠹修舉墜廢
 顯瞻南端迨無啟閉欲宇民宇培護風氣以遏姦暴行此宵
 士諮爾輿人九工奏伎役不民傷財不經費舊履一言高門
 以備崇崇閱門子男規制顏曰寧國因方取誼其誼伊何以
 旌吾志曰嚴大府如臨佑恃奉命承教周旋不貸巨會徵辭
 哨予以禱且夫勤者政祗廉者身禔慈者民靡勤則不城商便
 則不紂慈則不披三者備矣乃和於治雖然勤不可岐商便
 為之廉不可逐剝均為庫慈不可遺束濕為其是故君子思
 誠為師思誠之道以敬為資有如朱侯之才之優國之職貢
 民之嘽瘝其力既戮不以魁顏易我靈龜其清既修尊如此
 傷屏彼臘臍其仁既流而又表門大府作求赫然師保臨乎

離取盱衡堂皇肅乎如秋微哉此指允之齎齎苦心酌損愛
民如子之心之令必出乎是辯而不德悖戾積圖或競金天
或通象齒之俗之事不入乎是侯在在門善流階祀民在在
戶有萬其社一門之作所係如此其利雖遠其事則適宜爾
庶民和會驩喜舉酒落成勒
珉以俟祝侯萬年活我女士

鄉賢祠記

旌德縣故有企德祠在先聖廟東側門蓋鄉大夫鄉先生之
祀在焉而俗所謂梓潼神者像設巍然南面臨之宋元以來
名賢反為奇公耐食卒莫有正之者正德六年六月豐城朱
侯尚節以名進士來宰是邑甫入祠喟然而嘆曰有是哉吾
聞之陰陽妙合何本何化惟化能神惟本所以能神大哉天
德出而賢大夫入而鄉先生也偉人歿也明神余讀涑水
之志南豐之碣而悲摩天之直裕國之良也余讀宋人之雜
志而嘉儒官之競爽也余又讀道園之文而偉進士之能官
也乃竊觀之盛化一二豈弟有聲無辭殆類奎詩惜哉借哉
夫抱是清明陟降於上而乃筮之滯昏是謂不正鬼猶求食
不在茲矣又况門之先聖深慮不及一文官是神明與天同
運而弗獲專祠踴踏一室展禮無所是謂不敬吏之不力於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六

瀾民何用我則既言之矣敢有弗恭乃誠帥儒七閩黃君鑑
貴溪鄭君思南昌吳君沛推較前靈以定祭統乃詢著祭市
地橫東土石丹艸既成既堅乃易其名曰崇德以昭示民嚮
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廷顯儒彥數於新宮奉祿以入導以
威儀振以音聲我侯齋戒凝神潔承率醴小大執事靖壹無
爭盼蟹既通侯拜手言曰惟我不顯大神體德清明有功茲
土山河故宇威靈裴回民孰敢不祇惟是不佞猥承我先大
夫之後九原可作我惟其溫慈惠和而柔慎節廉文而有禮
而又能義言義訓者是師是慕是矜是式置以為像不敢失
墜以事大神惟大神其輔相余其陰騭民告祥止止用受大
神之休於是三獻成禮幽明孚格和會之籌悚慕興起二三
僚友大名肅君吉南昌曾君和鈞州李君闕廟刊諸石以詔
萬世余竊惟今之從政者非昏墨以達私圖則苟偷以道公
責其有稍知凡鄙之可恥則又皆役役於簿書期會之間而
古之化民厲俗之方貌不加意侯之布憲施恩豐規茂矩冠
冕列城而又能駿惠前猷表章尊顯以屬末俗微旨所被耿
既得此中正矣乃敬篆而垂之貞珉用告後世凡百君子鏡
考無戲

文獻錄後序

梅 鷲 旌 德

國家敷治百數十年內外奉職邇遐聽覽卓盛於郡縣布
褐釋於貢舉義烈著於鄉閭文章盛於庠序固已至治昭德
化成矣旌德顧最爾邑然建設既久密邇京畿是宜此數者
聲迹偉然傳誦人口而文辭不少槩見何哉豈果乏其人耶
抑有之而莫得人以傳傳焉者又復不足以取信於後故不
口於故老耳於天下耶昔虞夏商周之世聖人在上而其美
垂者亦必徵諸文辭故紀載若天地日星昭然共見至循吏
獨行孝子貞婦以暨博洽之士良史之才每多晦而不彰即
有宏博君子記其所見所聞所傳聞者亦往往異詞夫夏殷
之禮文獻無徵雖聖人難言之况後之學者乎吉水曾君章
秉鐸旌庠精思於經兩留心於賢哲課士之暇乃蒐輯旌川
文獻爲錄若干卷凡國初至今宦於旌者與邑之宦於外者
以暨科貢鄉賓諸生姓名具載而鄉賢名宦孝子節婦則復
疏其事蹟於姓名之下不使湮沒不彰其用心亦良苦矣書
成欲予序其後予以爲旌之人士鬱抑而不傳者賴君而益
彰君之手筆核實而有徵者因錄而可考則是文獻錄一編
之大有造於旌也敢不敬書以示後之人

上大僕劉公論馬政書

貢汝成 宣城

先王以國馬所以講武講武所以衛民不可以其衛民者而
害民也故牧之有地掌之有官或主馬於汧渭或領坊監於
岐豳涇原蓋以游牝得所騰駒有資水草可以牧養曠野可
以馳逐農事弗擾而馬性且宜歐陽公拳拳以置牧於威勝
平地爲言固有見於此也我宣廟初周文襄公來撫南畿跋
履山川躬視藪澤物土之宜而布之馬謂宣城爲壤高則岩
坂溪谷陡阻傾仄而豺狼虎豹之所居下則疆畷綺分園堰
牙錯而國稅民食之所出無平原曠野水甘草軟而可爲羣
聚牧養者故東侯於建平西表於南陵北俵於溧水而此獨
不及焉豈有私乎宣城亦惟其穡地之不可奪財用之不可
匱也不然則三邑者固猶俗也且連壤焉當時焉得熱然而
無少爭乎法制一定彼此各守百年於茲莫之或易忽去哉
有高淳甘惠萱者獨起而講之蓋彼嘗以其餘曠草場盡於
宣城劉賢六備墾而畝畝之復復思其所獲故以分牧悉劉
劉即捐價與工舉其田而還之徒締謀設議危辭慝狀祈哀於
與不知足之覬鼓其不逞之徒締謀設議危辭慝狀祈哀於
當道彼其深計厚藉而爲上者復堅主先入之見遂眩亂於
形似而有紛更之意夫論事當據其實彼之爲說不過以爲
地瘠而民貧差繁而賦重愚請核其實言之其澤則有丹陽
等湖而利牟雲夢者什九如蓮藕菱芡菰菰蘆菹淮蟹鳧鷖

蠶蛤魚蟹之屬一出而四方之商鹽貢布丹醜秦滂方州輻
奏澤澗一壘畢展一投不必括池滌藪而利兼數邑困則有
湖陽等鄉填高場沃幸以糞易鹽賦所謂江南之上腴而澤
數者又皆民收為利不入貢典田多私墾不登國籍故其俗
不知昏於作勞其民奢乎許史擊鐘鼎食連騎相過匹如貴
戚抗體公侯者不可勝計宿宗大猶累習獷悍結黨連羣實
繁有徒鄉曲豪舉游飲之雄凌轡州縣雖京尹之方莫之能
禁夫處沃而逸居境而勞據雍而強即豫而弱此其地不瘠
而民不貧之明驗矣若宣城則有大不然者地有山鄉圩鄉
之差山鄉則石硬而善旱故歲豐而不足圩鄉則纖雨而沮
洳故十年而九空幸而林麓塲圃僅有草木蔬果之出又皆
毛蒐髮櫛編之九貢而民不得以自利一遇風雨霜露之不
時圍圃敗落而復捐產鬻子倍市以填其額就使雨暘時若
上下皆拾十室九空里甲銷耗闕其籍有千畝之富家檢其
積無百金之中產是非宣民之欲富不如彼也其地勢使然
也昔周官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四曰藪牧蕃鳥
獸以九賦斂財賄八曰山澤之賦以是觀之則古人固隨民
所在之地以所出代賦初未嘗舉其無而兼出之彼高淳地
多藪澤養蕃鳥獸固其所也而我多山林園圃其毓樹果藪
亦何可辭若猶以為不足欲兼乎藪澤之賦亦何以異於驅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其

彼兼出吾之園場之徵此皆吾祖宗俾天憲古之制又安得
以其意便之私而輒為紛更哉且永民之死於捕蛇者或勸
之則曰與其死賦斂不如死捕蛇夫蛇已毒而猶以愈於賦
高淳之馬未必毒於蛇而宣城之賦不啻重於永既在我家
為當避而在彼者所宜慶幸也既免類永之賦又欲去非蛇
之馬坐擅數澤之利雄於鄰邑而抗乎官府此正所謂奸民
不可容者况可聽其詐而縱之若曰彼困於馬其勢不得不
借紓於我我亦以困於賦其勢不得不借紓於鄰自宣自歛
自池更相扳挽不至胥溺而無已也文襄以一代名臣定江
南賦役之法蓋將期知於來哲而明公以頌德雉才海內望
為今文襄者所為必期準於先正豈其不率周公之功而徇
小人以變舊法其若先正何公若惠顧畫一不縱其同矜哀
柔困而賜之舊則某等之願也公若不借我大患其無乃不
堪任命而孰為仇讐蠶蠶有毒某等不佞其不能以宣氓生
矣敢盡布之執事惟執事命之

上劉少卿論養馬書

梅鶚 旌德

竊見高淳邇來忽有推馬之擾已具公牘呈稟而尚未盡事
理謹齋沐教書以告於下執事伏聞太祖之初為馬政也遣

使來宜省穀既而深水高淳有而宜獨免者非警彼而厚此也蓋以彼土平曠多草物宜畜牧而此則山川險阻無相草牧放之地有虎豹吞噬之虞故特免焉當是時定鼎金陵以掃元穢刑亂國用重典所遣使人雷頭比頸豈肯飾非以移宣蓋傳所謂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宣城既不可畜爰增其賦徵加其貢辦而深水高淳則否蓋傳所謂稱物平施仁之至義之盡也八朝率由不肯輒改而甘惠萱者么麼蟻虱乃敢破壞太祖之金科玉條始責其不當賣之草場以肥已終則推其不當推之官馬以瘠人變亂成法罔上害民惠萱之罪大矣今之議者乃曰高淳之民勞矣迄可小康夫知其勞而欲康之存乎減其筭調去其科率免其需賦或為明主一言焉而復唐人四十八監之法可也奈何如宣之未毀而嫁禍焉使同歸於覆敗哉且高淳與宣鄰也而有甘惠萱焉則足以違制而虐宣使宣而復有甘惠萱焉亦足以違制而虐杭虐徽虐池若許高淳之甘惠萱違制而不許宣徽杭池之甘惠萱違制而率天下而為制其各不祥而訟牒紛紜亦且盈於肺石為政者其將大有病於此乎伏觀新天子其仁如堯方自陶唐而登帝位凡天下昆蟲草木悉仰惟新之澤而寧國者太祖興王之土地明詔反復褒哀萬古不磨乃為甘惠萱一言之擾而屬抱向隅之泣曾不得與昆蟲草木齒誠可痛也昔王荆公為相創戶馬保馬之法民皆鬻妻賣子水死雞經以償馬怨毒之聲盈於海內終後血嗣遂剿捨宅為寺以贖冥誅慮祀為號州刺史奏官豕三千為民害僖宗命徙之同州紀曰同州亦陛下赤子也彼何罪焉帝甚嘉之竟與其子攜接武爰立何則一身之賢不足以償萬民之命故介甫遂遭作俑之罰而死雖不賢以其一念在民上帝監之不惟脫其罪悔而且延慶於後裔天命不僭如此韓魏公世之所謂賢者也其判陝西義勇則司馬溫公以病民評之司馬溫公又世所謂大賢也其除差役而復僱役則蘇子瞻以各有利害評之夫以韓魏司馬之賢而專裁尚未協中是故為政者必依於民利而樂乎篤者之以道相正敬惟執事以清文遠識進為訥聞之儲駕行高材出董江浙之學雅志偉望佐古御之政左右或非同儕之良馬政或非祖宗之舊以至衮職之當補皇輿之導先海內之人皆於明公乎是屬而況今茲之所爭生等不敏不於明公而誰叩伏惟考馬蘇之規正較王盧之得失無徇私議以堅鄰國一尊太祖之制以活官人則明公之德口碑六同金社五祀子子孫孫將與聖世相為匹休矣不滅之名可不勉哉其

等不勝惓惓瀝血哀祈之至

奏免旌德養馬疏

張鳳神 旌德知縣

奏為乞恩分豁妄派馬匹以安黎庶事奉巡撫部御史吳廷舉劄付為修舉馬政以蘇民困事行府到縣旌德應養馬二匹取遵依等因臣奉依出給票帖拘到都置里長方揚等據稱僻處深山自國初以來額設秋糧夏麥又水夫糧米及派辦等項物料銀兩逐年徵解兼有重則糧田每畝九斗六升起科每歲登路擔往南陵交割往復四百餘里崎嶇萬狀又南陵先次養馬累經踏勘得本縣山多地窄並無草場逼令每歲加增二硃麀皮等項解戶該銀九百餘兩并增蕪湖抽分廠南陵荻港龍江大通三山等處運木水次遞接等項各色差役每歲用銀三百餘兩前項又分外坐派銀一千餘兩俱抵養馬之數節有卷案可証今令各都置派丁養馬切緣本縣既無鄰縣告舉且與高淳隔遠五百餘里又無官員踏勘巡撫吳廷舉並未巡歷不知山川之險易人民之貧富為解宣城高淳之爭遙想遠料飛派馬匹劄付明言一害五縣均當非敢不遵竊思本縣東南一十里西北三十里俱高山峻嶺虎狼出沒並無湖灘草場民居尚且無地豈有牧馬處所今驀然批拘領馬其實變亂成法大小人戶遞年辦納前項差糧已屬十分艱難又添養馬匹差上加差實難存活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六

自劄付到後府縣查刷了田編立馬戶富者舉家悲哭貧者挈家逃竄十室九空且旌德縣先年八十一里後因地窄差繁人民逃亡見存三十八里并兩零圖差使萬端奈何復令養馬若論里分多寡蘇州上海等處俱七八百里若論人民富實徽州六縣客亭徧天下家家距萬若於鄰近廣德等州俱係切近地方劄付前言普天王土便當一概編克豈宜偏累山縣小民等因具告到縣臣見民情不願申本府并撫按議處外竊思為政以得人心為本貢賦以任土為先臣今奉命官旌已逾一載山川田野皆所徧經各民所告之詞亦皆有迹可據且高淳土地平坦數倍旌德高淳止因養馬以致銷乏况旌德之窄隘日後民窮事廢恐更有甚於高淳未免勞九重之憂也且今各縣俱係祖宗根本之地切近南郡尤當培養不宜騷動臣所居者朝廷之官所治者朝廷之民職在撫安百姓奉宣恩德茲者親見民情不便不敢坐視巧免為此昧死上言伏乞皇上再勅兵部轉行撫按親詣該縣踏勘地方寬窄草場有無山川險易從常議處使民心輸服邦本又安不勝激切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老人呂奎親賚奏聞

新建外泮池記

鄒守益 江西

泮池古諸侯之學制也寧國為邑視古子男而規制弗備無以復古嘉靖三年吾友王君紳分教以往學率持古道訓諸士士知向方矣則謀於邑丞魏君純議遷學弗果迺請於當道宏泮池之規當道恐其勞民而費官也止之君復論於諸士之父兄丞諭於耆民等咸欣然協力以助始得請於當道以四年三月丙寅鳩工畚上市石而堊之練以崇墉中為泮宮坊外為周道甫二月而上成君嘉其俗之可教也遣施生活揚生嘉慶來廣德以記請予辭不獲則復之曰古制之復諸君之績也古道之行二三子得無意乎予觀於水而悟學之方也泮池水之聚也請以水喻予家居之東有泉出於山清鑿毛髮其一流高邱以達於河猶其在山也其一行於溝渠則漸濁矣其一行於叢莽以出積壤則愈濁矣然予挹三孟而置之凡忽加葺焉或終食而清或日中而清猶其達於河者也予於是而悟吾性焉性者天之命也天無不善則性無不善而昏明強弱錯雜之不齊氣稟使然耳善學者變化氣稟之異以反天地之同何以異是變化之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其獨而去慎獨之功密睹與不睹聞與不聞雖兢兢業業而弗息焉則道無須與之離而天命之性全矣故窮然而大公者性之體也物來而順應者性之用也若止水之無波物之未臨湛然虛明而已及於妍媸長短隨物必照既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九

去而不留也此自明而誠者之功也後之學者不知修身以道而以文藝相雄遠欲持是以為致君澤民之具是取昏濁之水而思以照物物其可照乎間有啟之以先王之道則循墻以為為登天然甚或從而警之嗚呼水之可澄而清也三尺童子信之非有古今之異也至於人而獨疑之尚為善克其類乎寧國之俗民淳而士樸有適道之資焉聞恢宏先王之制欣欣惟恐後充是志也足以復行先王之道矣抑斯役也力不勞於民財不費於官故成之若是其速也二三子行古之道且將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其何憚而弗為乎若祇以備美觀而崇靡文則豈司政教者鼓舞之盛意而予言亦已贅矣

奏止宣涇養馬疏

楊 紘 巡按

為乞復舊制以安人心弭禍變事據太平推官朱孔陽安慶推官李欽吳呈稱遵依取寧府屬并高淳瓜馬始末文卷及拘宣城應番民人劉賢六等逐一查勘明白并督同知縣宣城方一桂高淳劉啟車各從公會處隨據各結稱洪武年間因宣城民劉漢價買溧水縣分撥高淳民卅一等相國野田二千一百九十餘畝又鱖魚毛二嘴馬場田地二千六百二

十三畝八分買後自用工力於前馬場內開墾成熟田地一千五百三十三畝六分又唐巽三等各原買該縣象場一千三百七十五畝認佃象場三百七十一畝及唐正六等各原佃室差以致該縣民甘蕙萱等妒買結讐於正德十三年設端呈告該府縣申奏要將高淳領養象城等額定馬匹改派宣城分養士民金璉等不甘具奏蒙行巡撫吳委官於嘉靖三年七月內親詣彼處查勘宣城縣坐落山嶺無草場開闢以來卽無養馬及驗太僕寺主簿龐先年倪給事中等官會議定派馬政手本並無來歷相應分豁及踏勘得劉賢六等前項開墾田地草場已經盡數退還該縣管業因該縣人民意欲推馬故不取籍延至嘉靖四年又行申稟本院照彼情詞詳伊額領家城等縣馬三百十九匹神說本府先年虎狼爲患寄養家城等因奏派宣城等五縣領養因民不服將情奏行撫按尚門會委推官朱孔揚李欽吳同應天府通判夏元推官趙議寧國府推官周憲逐一查勘得宣城等五縣委坐落山嶺無草場又查本寺手本洪武至今並無養馬并寄養家城等縣情由蒙將前項議派馬匹仍令該縣照舊收養但稱該縣民疲差繁議將該縣遞年原出辦驛站銀共一千四百五十六兩三錢改派宣城等五縣出辦每年解赴應天府交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割各遵承領應付以後再無致累該宣民劉賢六等原買相國圩田地鹹魚等嘴馬場唐巽三等原買并認佃象場俱照數退還高淳縣徑自召民承佃應納糧差唐正六等原佃當塗縣無干象場仍聽各戶照舊承佃辦納錢糧不許各縣指此告攀謂馬如違各甘重罪因據此隨該各職會同夏元趙儀周憲勘得退出田地肥瘠不同台該縣落酌均勻徑招無業人領種先儘先年養馬人戶次及近便居民不許奸豪攘奪又劉賢六等產案所去既多情在可憫合行宣城縣查將各戶雜泛差徭量免十年以示優恤以後不許指此爲田再與高淳人民結構如此則寧國雖不養馬却分養馬之差賦掌又復易舉高淳雖仍養馬却無養馬之累差科似已盡除實爲彼此兩便等因據此會同巡撫陳參照得爲政以安民爲先聖意以便民爲訓今觀各官勘處情節於事體頗亦周詳及據各府呈報緣由於民情又已承服彼此既便似在可行乞勅該部查議上請俯賜施行兵部看得巡撫應天陳巡按御史楊具題稱先任巡撫吳議將高淳縣官馬分派宣城等五縣均養雖是少蘇高淳一縣之困苦而未足以服官查勘明白又經再行各縣人民承服無詞是亦通融拘處民不偏累合無依其所擬仍戒飭各該府縣官毋得偏私再

啟肇端及聯諭所屬百姓今後務要安分守法毋干刑憲等因嘉靖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本部尚書李鏞等其題二十九日奉旨是

鄉賢祠記

鄒守益 江西

國家彰善癉惡以化民俗制自守令擇郡邑之德行道藝者生以鄉飲酒禮之設以鄉賢祠之昭榮辱別言罰其嚮誠至精也人之情不甚相遠世而實禮而俎豆則泯然莫之矣其所擯斥則戒然棘之矣故咸俛然修其德行道藝遷善遠罪而不敢懈及教之敝或華於女采或顯於爵位或席勢於子姓冒焉以居之而山澤之敦龐純固其世浸微者或蔑焉以低於是俗始靡然易其視聽則亦相競於華相構於顯相軋於勢而已嘻張官立法將以納民於軌也而顧教以偷成端使然哉東廣區君越之守寧國也晉謁郡之鄉賢退而考其世無有紀焉曰是無以詔我郡人乃礪石以來微言予愛而稽之自晉孝廉何公琦至我朝中丞董公傑合三十人有孝友者有廉潔者有鯁直者有宗正學者有履相業者有勸吏事者有敏訓迪者有擅文學者講然足以稱俗矣自晉迄於今世之相去也遠矣民之生其間也亦繁矣或為世俎豆焉或擴年而不預焉有志之士獨不可以泯然而與戚然而改乎故章其孝友而俗知篤親矣章其忠義而俗知報主矣章其廉潔而俗不貪矣章其鯁直而俗不詭隨矣章其正學而道術一矣章其相業而履鍊者傑矣章其吏事而奉養者慚矣章其訓迪而樂育者奮矣章其文學而通今學者出矣茲區君所以風勵郡人而詔之之志也吾友汪君佃方僚於君尚相與覈之其有冒焉而居者乎思以草之其有喪焉而民者乎思以闢之然後別其姓氏正其德術使百世之下勸誠者有徵焉則所以宣上德意而正民俗者且將百世有光矣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記三溪摩崖書後

谷鍾麟 旌德

今上登極改元嘉靖歲甲申滇南張公鳳翀以正德辛巳進士來知旌德縣事越明年應天府高淳縣以養馬之累累及寧國諸屬縣而旌邑與焉於時張公抗疎以旌邑山谿地狹不堪勸牧陳奏賴天子明聖特賜俞允公恐旌邑人不知天恩之浩蕩也序屋大書欽免養馬四字以示不忘又明年丙戌仲秋公以材堪治繁調任鎮之丹陽鐘麟無似叨繼公後席公之舊履而公之遺愛於民者錫之如右以昭示於人人亦以使旌民知感戴天恩之有自云公今陞為南臺御史其名

位方日盛也時
嘉靖七年十月

及公生祠記

黃訓欽縣

太守及公去寧國之三年寧國六邑咸生祠公太平祠既成
 訓門人焦九齡走新安謁記訓雅知公公可謂名臣矣以正
 德甲戌進士官給舍有直聲乃出守始來妻道卒攜一子至
 蕭然獨處齋閣如楊公繼宗日蔬食三日一肉同僚寡或後
 輒不終凜然獨振水漿如軒公鞫御史不惡而嚴吏至不能
 舉火不色怨隸無野跡民相告曰前無我公政聲四達使者
 行部至必稱賢太守云逾年高淳豪響宣城民買牧地奏分
 馬於寧國下撫部者判歸牧地奏高淳病宜分寧國南陵故
 有馬宜分五色五色之民蟻入邑城大謀曰寧國高皇帝龍
 飛郡且五色多山異南陵除牧馬令今乃為高淳牧馬耶死
 則死敢不守高皇帝令公懼急爭按部者卒得覆奏如令
 公竟以是調懷慶去去之日六邑之民動而送者聲震野既
 去思不置咸生祠公嗚呼祠之者德之也調之者罪之也德
 之者南陵與焉豈惟以是罪之者其以是或罪也公何罪
 私賣買牧地者罪也買之者宣城也賣之者誰也此病源也
 不知其源徒曰高淳病宜分寧國寧國病又將誰分所謂以
 鄰國為壑者耶今也寧國不壑高淳高淳不壑寧國公心也
 公以民之心為心其以吾之心為心也人知公之仁也而不
 知公之仁固忠也忠也獲罪罪也一時仁也獲德德也百世
 一時百世公何擇焉盡其在我者而已矣雖然寧枉我以事
 上無罪目前無寧直我以字下有德身後今之人皆曰智則
 公所謂愚者耶嗚呼其愚不可及也夫公名宦字仕顯河潤
 人交河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五

陳靖獻祠記

明莊烈時
改益忠烈

李

默

通判

昔我高皇帝親御戎馬締造家邦每以扶植綱常培養士氣
 為務故雖殘元黨築吠堯猶示曲宥以存萬世人臣之義古
 王者大公無我之心不是過也厥後再傳北平師起鐘簾不
 移市朝安堵文皇帝有再安宗社之功而齊黃諸人自以身
 受國恩不敢懷二駢首就殲宣城陳公迪與焉予時讀公事
 狀未嘗不掩卷而悲也按公以洪武乙卯舉京闈辟本郡學
 訓導嘗為部草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召拜翰林編修累遷
 雲南左布政後徵為禮部尚書同文願命適兵起國勢艱蹙
 公等力陳計畫南北相持者五年事既弗就公益抗節不遜
 遂并其子丹山等磔東市臨刑猶作五噫歌并詩至今讀之

使人潛然淚下豈其忠憤所感思以頑民自待者歟子糾之難忽死而仲請囚人固各有志不能以波易此文皇日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後錢習禮以陳氏親黨不自安楊文敏諷上上曰使子寧尚在法當用之聖人所以扶持培養之者寧有已時哉公死之日子孫無唯類百餘年來宣城始識其事成化聞郡守涂君觀備祀公於故里尋卽湮廢使英爽之氣盡而無所依予甚悼焉嘉靖壬辰予亦以吏部郎誦判是州亟求其後得公五世從孫太學生大林者而問之故乃謀請前守餘姚邵君唯具以狀白於巡按御史虞公守憲督學尙史聞人公諡請復置祠春秋薦事如大司馬深少齊公故事二公嘉許大林亦率地來獻地當郡學之東公少讀書處也予曰故祠以敝陋速壞今宜爲久遠計乃旁請他地益之中爲正堂奉公像以居又北爲浩然堂各翼以甬甬浩然北有方塘塘畔爲水央亭其東有井最前爲大門門東十餘步爲宛陵大節坊凡籩豆袍履几榻百物畢具歲給掃除一人繼今而往庶幾其無速壞矣祠成郡中學者咸嘻呼慕嘆相與致私愛於公而諡之曰靖獻先生遂因以名祠會予有持憲廣東之命乃大會郡僚鄉大夫羣執事以中牢詣祠寧神而告成事嗚呼殿有三仁其志不同其心安也故足以獻於先王不然死者復生者愧矣由是以觀諸公情事夫又何疑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是役也肇於甲午冬十一月甲申記於明年夏六月辛亥其費與力並給於有司不以煩民而綜理出納則悉委諸邑民貢汝舟吳孟學二人者恪職靡懈又使太平吳琪佐之大林周旋其間多所規畫是用能集事以昭丕績均可謂勞也已矣通判李默撰

石壁亭記

海涇而南九十里曰三溪又南一舍曰旌德奔岸激澗道出石壁居人煙火窟在林樾蓋噫氣之所凝巨靈之所擊者也故夫災暘苦雨涼月秋陰時則鷓鴣驚兒怨猿嘯詭与勞歌屬路未聞憇所爰有比邱明鞠卓錫陽灣錮金鞭石亭彼周道宏麗劫慮不泐不騫固將崇象構等峻陵引慈航於漲海里福利於眾生今天子命吏擁跨州邑星聯棋錯凡以爲民饑仰其哺寒恃其煦男女耄倪咸效厥欲茲所併曠奚啻一亭嗚呼孰有用意其勤如此者哉孰有用意其勤如此者哉嘉靖十三年冬觀風使東陽虞公按行州部嘗過亭下周閔人勞顯瞻嘗異屬吏李默退而記之其殆有微意歟

政通橋記

宛水故有橋當宣歙孔道歲且圯遭太守去郡前司封郎中
建安李默謫判是邦方秋攝事召吏民間今政孰先眾曰橋
先即日為出祭羨金使宣城尉彭仲春督治之別駕南海洗
君滌以十金來佐役役興而廟守餘姚召公煜三郡丞貴溪
葉君尚文司理烏程王君演並以事自外入成樂相焉浮
驅鵲民罔時勞輪蹄交道如從枕席默乃言曰二氣歡忻品
彙滋殖山川蒸注雲雨降輿舟車會同物利四達有如橋圯
道弗不可得而達也故君子作政以通民也帶則民壅揆物
考義橋名曷宜邵公而下皆曰其惟政通之宜明明嘉靖歷
逾其紀闕逢敦梓春王甲子伐石銘功宣民所履我邦有政
騎橋是視通
判李默撰

府題名記

雷禮推官

寧國本吳越之地自古鄣歙郡籍屬中夏孫氏開基屹為重
鎮江左以還聞人秉麾相嬗彬彬稱盛美矣明興定鼎金陵
登列歲輔列聖又建極於上匡飭郡吏以尹天下者百八十
有年流風善教洋洋乎颯颯乎至今為烈其官於斯者皆邦之
良也苟有休德誰不為依迺歲次己亥鳳岡曹公繼荷謹身
砥行務廣厥益於是陟陵陽眺敬亭憑覽峯障而謝李之迹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雷

猶多存者俛仰而歎曰美哉江山弗改世代遷矣其稽俗哉
既而深喟曰官不有績警罔攸垂心不尚友風罔攸勸考則
究慮吾茲試哉乃繙故牒蒐已施之宜利加决擇馬因章牧
守以下銜各邑里歲久近與所終鏤之石屬雷子以言雷子
曰遊哉國之典也是古今之慨也政得其紀矣夫彰往者聞
來鏡古者影今凡以宅心立準也東郊之治周公處殷始之
君陳有容中之畢公不剛不柔終之雖政由俗革而道若畫
一其心協也故圖治有幾弗徇則通其化育要弗倚則裕子
太叔代子產張如猛之訓謝方明不易前政義在必更務秘
其迹庶有得於三后然者概諸先達前後異時行事殊議苟
監戒昭而勸懲繫焉孰非吾師也哉且君子為不可朽者而
已今勸懲所在榮辱判然諸家曰濯矣乎鳳岡暨諸宗曰濯
矣志
之哉

蘇公別業碑記

鄒守益 江西

昌黎韓公家鄆之南陽幼孤隨兄會謁嶺表卒從嫂歸河
陽建中貞元間避地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我
朝正德戊寅督學石崖林子蒸公之風而舊址莫稽乃擇敬
亭之勝撤佛氏像為公祠乃置僧守之而翠雲僧徒私崇其

敦爲徙公於殿傍小亭嘉靖己亥白坡何侯以量移至惘然
嘆曰公力排釋氏而顧寄釋氏以居神其饗之手遂捐俸鳩
工相地甃基而南岡曹侯適來協圖厥成爲堂爲門爲垣顏
曰唐昌黎伯韓先生之祠祠左一徑夾竹而行宵然出祠後
講亭其上曰敬亭仰止門右循山麓而上松泉迂曲南半里
許設緯榭於橋大書曰昌黎別業郡之人士來遊歌恍然
若韓子之復見也戚生哀貢生安國請記成績以訓於來茲
東郭鄒子曰嗟乎是可以訓矣當唐之世廣廈名苑飛廡
壁列鼎重茵眩視而駭聽者何限如林甫之偃月載之芸暉
呼吸風雷鼓弄日月會幾何時而枯蒿栖鶴東雨浮埃徒爲
啞匪之資若公以孤子羈客迫寒饑水火一時蓬茨華門誰
與比較而七百餘載諸君子剪鬮典頽竭虔妥靈而俎豆之
使沐甫與載而有知也潛伏闕闕會不得一染指焉天下萬
世之得失卽是可以定矣方公之論佛骨而謫潮也皇甫縛
沮其復進迨入而向用也李逢吉忌而欲出之蚊雷市虎捷
捷幡幡內結羣黨外建八闕好莠自口矣然直筆所評以逢
吉之流爲蝮蛇野葛而公譎然泰山北斗之望南陽祠之山
陽祠之溟祠之袁祠之孔廟祠之雖別墅荒基猶閱閱恐其
弗傳焉天下萬世之真心卽是可以定矣正學弗章往往棄
真而趨妄以祿位升沉爲得失以毀譽異同爲是非如吟
雲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十

五

中恍若無所適諸君子之是舉也其醒寐藝而俾自得師乎
師善而齊師惡而自宏獎仁義興起名教是人人可爲昌黎
子也故師其忠可以輔主矣師其惠可以利民矣師其信可
以交友矣師其文可以翼典誥矣師其學術可以闢異端而
開聖道矣而欲爲紳與達吉者亦可以懔然愧勃然立矣是
績也豈獨以訓宣城民之秉彛好是懿德伊二侯思敷訓以
被士民其訖碑諸祠下以
同求於天下萬世之真

新建名宦祠記

毛愷 推官

寧國古揚州之域自秦置軹郡歷世沿革不常要之固上國
也我太祖定鼎金陵隸諸畿甸屹然稱三輔部矣昔之吏茲
土者暉暉矜績後先輝映彬彬乎不可殫述求其施法布政
效勞勤事禦災捍患稽諸祀典而協者自漢太守張公鍊至
國初陳公灌凡四十人永樂間知府事袁公旭於部治後刻
樓三間顏曰正心置主於東西二夾室歲春秋二仲月釋奠
先師後合而享之中堂後稍增祀十餘人相承百六十年餘
未有易也嘉靖己亥南岡曹侯以給諫出刺是邦甫三載政
平代理百廢具興次及茲樓請凡祀先賢宜在黉校郡樓非
制也且或設宴張樂而或閉主於室不虔盍改諸乃卜地郡

庠之左可畝許命工鳩材中爲正堂以栖羣主堂前構亭三楹並離向亭西出十餘武爲坊門題曰名宦祠肇於辛丑秋九月丁亥訖於冬十二月辛未費出公帑不煩於民壬寅春二月九日合僚案諸執事遷主而告成儀章孔秩邊豆靜嘉蓋有赫其靈矣教授王子寵謁予以徵記予嘗讀西漢書至孝文元年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而史失其名未嘗不掩卷低徊太息也夫治平考上上史且失其名則其次湮沒無聞者當時固不可一二計矣昔周盛時稱百僚師師又曰藹藹王多吉士夫師師藹藹庶事用康而祇曰百僚曰多士曾莫得爲某某也蓋隆古吏治人人雅修不可勝名有若此者前漢去周末遠最績之臣并其名而失之豈實勝者居多而史氏勢亦不能徧悉乎降及嗣世國多曠官繁擾弛怠靡然無所爲與夫墨濫賊民者紛布錯雜於其間於是始有曰廉曰寬曰勤曰能曰簡而易曰忠而貞赫然聲稱於前而垂於後若今之所祀諸君子者吾嘗悲其不幸而不得如古大夫之忘其名也雖然名實之彰也沒世不稱又聖人之所疾諸君子實大聲宏繫士人去後之思而俎豆之使後之吏於茲者春秋展祀循名求實動仰止焉又未嘗不幸其遺聲餘烈炳炳猶在人耳目彌久而彌彰也若或違道以干譽竊似亂真情焉莫知所以秩祀之意豈惟諸君子不泯之靈之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五

所羞抑亦我侯尚友之心之所深憂也侯諱邁字仲德西野間人登王辰進士南岡其別號也廉靜有爲雉尚風樸惇本黜浮蓋幾乎古之忘名者

儒學記

唐順之 蕪州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師至於問胥族師什伍之所教箴而從焉者亦無不命於上是以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列國學校不過粉飾問色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禮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栩栩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於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觀於洙泗之濱訴侃侃而絃歌鼓琴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而徒觀者徘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替宗之祭而絃歌數千人者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以後西河鄆嶧傳易授詩紛然彌眾要皆與庠序無與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爲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

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瑯琊干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
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工教興則道德禮樂經
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為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
在山澤而師道為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繁之
矣今國家建學徧宇內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
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章
句估舉所志者不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惟驚文詞之
博而祇以為溺心滅質之具矜廉隅之飾而祇以成詭激矯
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講學考
業於岩居燕處之間先王之道禮樂經術亦稍稍頓以不
墜然庠序為虛器而師弟子為私名論世者亦太息於斯焉
涇於寧國為屬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午山馮公前為提學嘗
欲新之未克也已而再為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侯宇葉令
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
其役於主簿郭舜臣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賜曹為
於是戟門壁池龔篋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
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
天如之宮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
樹風聲其於為師又非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
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於修身治心而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七

深病乎估舉聲利之為陋者固且有人為在乎庠序之間自
是濯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至乎
精微相噓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禮樂經術之
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
京師故司樂冢胥之教尤詳於閭胥族師涇為甸服去南都
三百里而近是國家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
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方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於
庠序者自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於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
與諸生張鑰來請記余樂為之記以告於多士而勗其成云
於次年
八月

縣令題名記

范 鎬 寧國知縣

國家設立內外大小官職故事輒得題名貞現以垂不朽前
此令於寧國者志載雖備未有題名於石世遠遺亡正德間
浚川王公以給舍在遷寧國令善圖題名會遷秩去及敬持
鈔君亦遷石儀門未就而去不肖承之茲邑居歲餘考諸記
載復訪諸長老自吳思唐宋至今得若干人乃用前石命工
勒之以紀二公之志浚川公令之至賢者文章政事著於邦

家寧之民沐其澤於今稱之將爲後人之式願予所題於吳
得一人於漢則無於唐得一人世遠莫考也於未詳矣得四
十四人元世志載未詳乃二守楊君嘉慶別駕胡君廷玉大
尹袁君澤諸縉紳先生加意考訂寧邑自皇祖親征駐蹕底
定城垣存神過化之後山川爭勝精華相襲文治聿興有司
代出賢哲良有以也夫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不肖卽惟前修夙興夜寐圖爲寡過而未之能但一念靡
靡之戒緇衣之好不敢忘也令於前而賢者從而師之不賢
者從而戒之著龜鑑銜若在左右故茲勒石匪以列名爲崇
將凜凜焉恪謹官箴不負所學以行其志凡後之爲令者可
以我師弗以我戒庶得附於賢令之列斯不亦甚是懼哉是
舉也限於石若丞若簿若幕均不能及然師賢戒不賢之責
未有所不同且以遠望於繼此而令而丞而簿而幕者又題首
唐令范傳真故鄧州人列諸名宦韋璿稱其肅廉和敏柳子
厚有送范明府之寧國文且言其季弟有爲殿中侍御史者
子系出鄧州南渡家鄴譜有傳真公名而官職莫考矣今聞
志知其爲寧令焉數百年而鑄復叨寄此城固曠世相感者
乎然予師其德政非有附會之私敬述以俟博洽君子云

河瀝溪新建橋亭記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天

河瀝溪在寧國縣治東三里許其源出杭之天目山東北匯
於宛陵諸溪又東北會於采石入大江溪既廣大橋橫九洞
跨溪數百步高阜如垂虹實一邑之偉觀也然賔使往來商
旅車載由舟楫者必於橋側棲櫂焉今歲客戶汪綠呂永昌
朱明鮑巖等始捐資構亭三楹列石壺以便賔使商旅亭成
鄉進士吳子深饒子瑄太學生陳子嘉樸袁子沛相與丐縣
官南海范子紀其事於時范子爲書畫橋流水扁其亭而慨
然曰予觀於溪而知治民之易易也夫治水以順爲道治民
以順爲方亭以依橋橋以濟水橋弗能違水以爲形亭弗能
違橋以爲址卽茲橋構茲亭而拭目於溪流源泉混混天下
之順也宣父之川上莊生之濠梁非歟雖以觀大化可也何
有於寧民哉且心爲源委仁爲恩波義爲砥柱曲折以盡其
變周旋以沛其澤風會以疏其流觀水有術於茲盡之矣寧
之爲邑雖賢哲迭生而小民黠梗不習禮教實稱難治然三
代之民直道而行何寧民之獨不然耶有司者順以治之弗
拂其性陳以藝極章以軌物民自無拂於政且揖遜以歸於
禮教矣予故有感於水以知治民之易易焉噫爲吾民者使
達於溪水之理知夫順治之說亦古者十室忠信之邑矣有
用者不可以免於過乎
故紀其事而申以茲言

西津同人橋記

羅汝芳 知府

宛郡屬寧邑界在東南山間嶺岫叢盤水泉迅激至於其漚流深廣而去邑切近者為西津津舊無梁惟亂以漚後每春夏彌漲往來阻絕聞或馮犯之者多橫弱焉邑縉紳亦吾楊君夙負才望雅志修潔三任名郡俱樹循績以直道不宜於時遂勇退急流徜徉白社日擊是津之病涉者欲易亂以橋乃糾社中耆年悅義饒清袁袁樸吳煒楊桂輩白於前郡守東流朱公公方營度經如尋以河南督學去宛歲餘山蛟發初址復遺邑人士遂謂是津終不可橋沮者交至楊君毅然自矢盡捐所資誅食露處以倡同社同社者翕然應之鳩匠於斯處善穴津底者定基礎流術合天巧三載而橋柱屹立幾奏成功然其費將踰萬金眾力竭竭予時奉命適至且受檄於巡撫觀所周公督修境內津梁邑令賴子以是聞予予謀諸郡寮二守彭公節推李公各相協從堅砥驟建不踰時而工告成焉中高四丈有奇旁分二門門廣三丈有奇高視中漸殺抵岸亦不一之二六邑津梁莫是過嗚呼予觀茲橋之成乃知人道之勝也夫臨流望洋川壑維險蛟孽震發時且告艱量力既難其不墮成績者蓋鮮矣楊君惟初志弗遷貞盟益固以致上下僉同橋成不日險且履夷而觀復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五

致順推此以及諸天下可也而况於茲橋已耶楊君諱嘉慶由鄉舉歷任河間府同知致仕求吾其別號云

重修文筆峯記

崔 涯 太平

太平之有縣自唐始也縣必有學學必廟孔子崇文教也然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則青烏氏之術要未可以盡嘗者太邑後枕碧雲前挹黃山三峯龍門峙於左右富溪麻川匯於東南而黃山之支迤邐而下拱揖而朝於前者舊名童子尖也山川毓秀賢才篤生始於唐盛於宋於元而反縮於我明議者謂宋產之未明也宏治間教諭蘇公賜者因高築峯取名文筆蓋取離之文明而鏡凌上台也由是文學實與較駁然起矣然巖土帖石旋修旋潰前大尹洞率易公道談議易以石為永固計規畫始工而云即調去至是學博士王公佳士沈公寰閣公巨續又吳公光晦暨率弟子胡子煥等僉議曰此邑庠之巨瞻也學校之隆替人才之登耗胥此焉繫而顧惜一時之勞費非莽也復請里中敦義者譚君慎胡君柱與余男惟槐共董其役費勸於義石琢於山先規其趾拓之使廣暨之使深於是表裏皆石周匝四重巖旋而上之未不可石戴之以土而峯成端拱若人卓立如圭摩星漢耀日月巍然一大觀也雖然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諸士子遊息常新仰

備具在其徒炫外觀而已哉吾願其有思也躡其趾則思致其廣大陟其巔則思極其高明而積翠中天獨立不倚則思履中正堅樹立參造化而侔天地以柱石朝家者亦可自考矣此外內交相贊者也如是乃為不負此峯之秀凡從事於斯役者皆與有光榮焉故吾願諸士子之終思之也爰不辭而併告之以此

熙光樓記

羅洪先 吉水

詩有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緝之言熙何也人心之明不能無間斷必緝續而後底於光明是光明者由學以得之固未易然也而近世陽明王先生之教若異於是其說曰良知之在人心至虛而靈至近而神幽獨有所不能敗細微有所不能掩故雖夫婦之至愚亦可以與於聖人之成能而所謂君子之中庸卒莫逃於百姓之日用不啻日月行天萬古不息非若燭火乍明乍滅可彷彿其斷續者有以致之而使不失則蘊之而合神明廓之而配天地放之而被四表傳之而垂後世而又不假乎纖毫之力故曰此天之所以與我也自是說山凡與問者莫不爽然知吾心之良知乃其固有而無俟乎襲取義外之徒勞亦莫不克然即吾心之良知可以泛應而不慮於酬酢萬變之無據蓋嘗竊疑於詩之所云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又何難易相懸而古今之不相侔也則又自反於吾心方其爽然克然於乍聞之際吾亦自信良知之為固有足以泛應而不窮矣及其倏忽而得之顧且倏忽而失之吾之得失相尋於倏忽欲求萬古不息貞明之體以為酬酢萬變之用胡可得哉於是悟曰詩之所云光明者其即先生良知之謂詩之所云緝熙者其即先生致知之謂歟今夫日月之照臨人之所仰也至其所以生明未有翊其然者蘊燭火而晷之薪可以燎原否則曾不濡乎飛燼是故藏不密者用不張蓄不極者施不善天地萬物且不能違而况人乎悲夫至性鑿於七竅正見轉於多岐執識解為通微任作用為生理而良知所存亦已無幾致之者蓋亦從事乎收攝歛聚而無以爽然克然者自畫焉是即詩所云緝熙光明之旨也蓋不辯於義外之襲取而昧良知者不可以語緝不厚夫光明之所以斷續而過信而談良知者不可以語緝不厚夫光明之所以斷續而過信良知者不可以語收攝歛聚初泉劉大夫學以致良知而有得也作牧寧國即水西僧舍之旁別為書院羣六邑之士於其中既督教之復延先生高弟弟子緒山錢君龍煥王君更往來以主其事且擇亢爽據軒豁結樓若干楹署以熙光俾遊息而登覽者得以新乎其耳目如出蔀屋縱大觀庶幾傾汗否而升之於高明也至是遣諸生翟肅俞堂王汝舟不遠

千里委命為記竊窺大夫之意將以緝熙者啟其端不徒良知云爾矣於是遂以收攝斂聚之言進蓋昔之文雖於格物也先生既不忍其迷習直指所固有以為之說然而玩勉於泛應者近亦多矣使先生而在有不易其說而矯其非平聞之先生嘗比持志於心痛聞者病焉先生笑曰姑藏之安知此非美劑也嗚呼今之聞收攝斂聚者有不相病者乎其有視為美劑者乎不肖神交大夫有年無從受其切磋茲為寧國平賦以為民節用以約己志行尤矣倘因言而發其家固猶分席茲樓之上日接其德輝也豈非幸哉樓高二丈有奇廣倍之深不及其廣之一其役在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大夫名起宗字宗之舉茂茂進士蜀之巴縣人翰林院修撰吉水羅洪先記

水西精舍記

柳守益

江西

嘉靖初益判廣德與諸生切嗟斯文宣州戚生袁貢生安國首學於復初嗣是周生怡梅生守德沈生龍威生慎童生景孫生潛翁然學於金陵日章有位矣歲戊申縉山錢君龍煥王君赴會青原諸生追隨於匡廬復古之間議借水西三寺以訂六邑大會迺三君送主講席益偕師泉劉君衡雪臨之每會逾三百人僧房無所容乃諸生斂金構居於寶勝之左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而當道病隘也拓於野之右義民童生欣然各助費焉王子之欣初泉劉侯亦臨佛政益辨訊以慶曰宣州勤於學而上鼓其機良牧勤於教而下濡其澤今古所稱不虛而成不戒以孚其身見之矣逾年而虛賦廢巨猶摘窹獄雪道授法守翁然相感而精舍煥然以成劉侯遺俞生堂翟生祐王生汝舟以徵言曰是役也翠崖黃公肇之濯溪岡公宏之方泉趙公成之三侍都古文之功為至崇也掃石焚香以祝聖天子作人之休而徑邑邱尹時庸蔣丞懷行孫簿鏡賢督之計財之費出於官十二出於諸生十三出於尚義十五田之勝出於官十四出於諸生十二出於髮婦十六古稱直道三代其果無二矩乎益也聞諸陽明先師曰孔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旨哉其言之也上帝降表而蒸民受之其知良能虛明真純若耳提而命嚙吸一體無智愚賢不肖舉良是矩忠在於踰之耳殊謂之與忘食忘身老至不知死曰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全坐而全歸之故立者以言其定也不惑者以言其純也不忠不允抑我其天則與天為一而帝則在我矣帝之則其神乎明目不履其形傾耳不聞其聲而範圍曲成于變萬化充周不窮其用故本諸身以徵庶民則可質鬼神俟百聖而所為不起則州至妻子齟齬不可行故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言至一也二三子之切嗟於師友熱矣其亦思精

於一乎孺子入井休然弗忍帝矩之形也納交要譽惡其聲
三者一不絜焉則踰矣萬鍾不義悚然不受帝矩之形也宮
室妻子識貧乏三者一不絜焉則踰矣自戒自懼自濯自暴
事上使下從前先後交左交右三千三百無非恣伺之彌綸
是為下學上達一以貫之之正脉一或踰於是則聞斯行之
猶不知德億則屢中猶為不幸克伐不行猶未可語仁體雖
與不能居仁由義有間然弗著弗察終無以立三極大中之
矩昔在緝熙之聖亦臨亦保壽考作人有德有造至於兔冒
漢廣融液化機直與於穆不已同流我聖天子敬一之化久
於其道先後疏附皆榛櫟樸械之積宣州首善地也自耳目
殷肱至於庶僚至於羣彥至於義民孺婦罔不崇教敬學鼓
舞道術以會歸於皇極是非與孝與弟好仁好義可行之兆
乎蓋雖老且病尙能扶杖擊壤以歌絜矩之休諸生所創堂
五間曰明德樓五間曰退省義民所創堂五間曰明道樓五
間曰熙光門三間號舍東西各十三間合而題曰水西精舍
其田界稅米具物於碑陰嘉靖甲寅秋南京國子監祭酒安
成鄒守
記

建城碑記

何 焯 南陵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南陵故無城嘉靖乙卯倭寇流入民率走山谷比臺臣建議
自今要害處所其築城捍禦制報可南陵地四衝築城宜先
而工鉅費煩相視莫敢發及己未春山賊嘯聚青南之間楚
掠尤慘余適以使事抵里中避居縣之後街縣無守望職輒
窺伺吏民洶洶相告曰有城曷至此已而賊解去輒僥倖無
事不復及城事矣歲癸亥夏長垣邵侯以進上來知縣寧心
獨憂之曰嗟夫無城無縣無民茲非守土者責歟會冬十月
巡撫都御史觀所周公郡守近溪羅公會然贊之侯於是集
境內士庶籌厥費僉曰是役也非數萬緡不可其請當道倍
發贖金庶有濟侯曰贖金解內帑矣或曰其舉報富戶乎侯
曰勞逸不均怨將作且里老因之為奸孰能詰之或曰科派
丁田乎侯曰水旱頻仍民且不堪或曰無已其取諸詞訟贖
罰乎侯正色拒之曰臣公科罰人其謂我何乃塗夜熟思曰
天下不有患而不費勞而不怨者乎吾試為之遂下令每里
派土工一十三丈里十排分之各一丈三尺以十二月望
始事各負儀糧各荷鋤各完分地工完者聽歸農民方喜
不出一錢又工省易辦及期無一後至者郡守羅公馳往祖
曰吾民奮義若此吾無憂矣眾言物以勸諫旬而畢越明年
甲子正月更事巨室相謂曰侯方急吾民無寧居又不忍重
困吾民吾儕不請命自效非人也進而告曰包砌磚石為久

計惟侯命請至再三乃論之曰爾其量力認造弗強也不終日認者三之一矣通縣里排復相踵來告侯曰土工方勞爾力今并勞爾財乎爾其量里肥瘠為多寡弗強也則認者又過半矣其四門城樓諸工尙有遺者侯曰民力竭矣乃申請撫按量省驛遞之費免官舍一歲鋪陳之製令各里無輸錢自行砌造又不足則贖重犯清詭寄查脫漏多方補助終不忍以煩民甫三閱月而城成羅公馳往落之日詩所稱靈臺之役何以加焉名之曰靈城城周六里有奇四向為門門之上有樓西南二水穿城南北為木關二又為月城四父老來聚觀者肩摩踵接咸拊手嗟歎以為不圖老且死獲觀此云鄉士大夫登城踞樓喜曰往乙卯己未之慘言之尚心悸今而後吾老者少者可帖席矣明年正月嶽歛礦賊報至各邑皇皇而吾陵獨晏然無恐蓋藉藉頌侯先見來請記夫古之君子任天下之重苟利於民卽捐其身為之不惜吾陵一城之役乃邊巡畏縮莫敢發者十餘年竊歎以為古今人勇怯不相及至是不歛一錢不請一金倏爾金湯豈非任重而有勇者乎方今知巧之士不少往往袖手自便於地方何賴焉侯雅負奇氣不屑屑簿書城工甫畢復以其餘力建義倉數間以貯穀丈量以均賦必欲一時為萬世計者無時而已也余無能揚厲萬一聊譔次建城始末俾刻之靈應門月城亭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中庶無忘於世世云侯名永春子元其字人稱仰遠先生

文昌閣記

升臺侍郎

寧國府學舊有文昌閣特祠文昌之神於中其閣之建不知所自始文昌之神之祠之也亦不詳所取何義然邵初志載之其人士咸曰吾學之建斯閣之崇斯祠也神欲人祀之專則降祥贖祉而各材輩出故學之教丕振人獲神祝之流則躡榮趾美而賽報歲修故閣之祠益不廢乃今代吏而閣圯閣圯而祠莫復事荒人意神弗資臨賢才茂於住代斯效之較然可觀己長民者孰能與念使閣祠並新人士作紹於曩昔乎於是前守郡數公耳其言莫不慨然思興建而或以時訓或以事厄迄無有能竟其功者乃建昌朱侯太器既蒞國家治安託重於人材自昔宛陵士俊民秀皆賢著迹今人士彫休在學宮乃聲實難不能無相違焉苟可以振起之使不懈而滋民之福也謀所以周善其役者會有言廢寺遺閣僧去而莫為守其材高壯可易建焉相學東南隅宜闢遂度其址築徙其棟栌榱桷甍瓦之殖更其腐朽而悉新之又因閣

旁地增建學舍數十楹集諸生講肄絃誦其間材取於寺之
際壤售其直得百金足用簡於民之占募焉為兵者日役人
十百不為病民未知有工而閣翔如歧如學舍旁翼完且秋
如凡為旬僅十有二詣終始落成之績咸談矣於是郡學生
陸律吳禮卿走數百里至白下介其同學友戶部主事許君
汝驥書執幣詣余索記余考星經斗魁上戴六星日文昌宮
其四六兩星曰司命司祿世多言其神主人祿命貴賤上下
之定品道家者流因附會其辭乃謂梓潼真人實掌錄是宮
之政令其說既荒惑無據儒者所不道然爾雅稱星象曰布
而古有祭星以祓妖祥者斯閣之祠義所取類余不敢深論
也獨善朱侯能興學作人不怠其過今之為吏者違矣夫順
士之所悅趨以致吾之所欲成古之人有行是以著功者不
必泥小而遺大也昔晉人喜田獵文公因大蒐而教之禮吳
士慕野鬪闔閭乃合車徒而授以陣法二國之伯卒賴之彼
其英果專決之氣方抑而有所奮迅吾順其悅趨以致之則
吾所欲成之效豈不入之易而獲之速哉朱侯斯役固教士
之微權爾諸生日眺斯閣仰天之高而觀星辰之遠退而考
業學舍之中求聖人之道之大有以實見夫天人之一致將
反諸吾身而自足則上企往哲不徒羨其名位之盛下服賢
邦侯之教真可無負所作成之厚余見茲閣祠之建其於興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學作人之效相裨助誠多抑何必拘義之有出然後為事之
善也余既以告二生因遂書之俾刻為斯閣記

府學門記

羅洪先 吉水

聖人之學在古易成而獨難於今者何也古之志學者專一
而所從入者恒不一今之專一以志道者既鮮而問其所入
者恒以一言蔽之夫以一言繁入而不俟其力之所及則入
之之難無足怪矣蓋嘗讀魯論而疑之孔門以求仁為教宜
其言無異同也考弟子答問乃有大不然者克己復禮惟顏
子得聞之至仲弓觀易其語此猶二人耳若夫樊遲則三問
而三變抑又何執譬之於路其至一也而人之居處不一則
亦不得不時其進而善誘之而後無扞格齟齬遠越不達之
患資稟之於道亦猶是也各得其本心者謂之仁此聖人教
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為心與即其資之所
近以各得其本心非徒師不能以授之弟子弟子不能得之
於師也即吾一人之身自少至壯自壯自老亦有不可得而
必者非徒一身為然也即吾一日之間自朝至晷自晷至夕
亦有不可得而必者而况於人人哉故經常不周則政過不
密賦履不久則質際不純非忘成心去故習絕多歧而歸一
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其亦可謂艱難矣雖然不如是不

足以致曲而極深也以吾之資去道固有遠與近也是知魯論各問之不一乃其所以為致一而欲以一言樂人下計真偽不量淺深即見成能應聲釋合求簡易者未得其初而先失之輕務徑直者未得其速而先失之肆矜少得者不能內固妙元解者不能厚終其亦異於魯論之所載矣寧國府儒學在凌陽峯之前其形勢右昂左傾而道出於子形家思之建昌東傾朱君自秋官大夫來守是邦潔己愛人治行稱最既多休暇乃日校視諸生課業而日授之尤拳拳於藏修之地築臺崇宇補其傾仄於是有文昌閣辨志堂龍首亭既而嗟曰形家相宅數起於步猶學必有所從入之門也而向背錯低於法不可乃毀舊塗立新門於震方若曰庶其有振起者乎工始於戊午三月又幾旬而告成遺齋書帛直走敝廬委之記且欲有以告諸生俾知所由以入聖人之門者余觀朱君不憚更置哉夫不捐其故不可以圖新猶不改行不可幾於修業也彼可以力致者若易然矣吾之於學不有甚難者乎談聖人之道之所從入若易然矣反其身求與道合不限於資之所稟而各得其本心不又有甚難者乎不惟其言之一而求其所至之不一歷艱厲而底實際必自致行治能改行者可以由是路出人是門不負於朱君也已朱君各大器舉嘉靖甲辰進士是役也時誦而用不告賈事集而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書

力不却發其勞宜持書而是時虞君韓君為郡倅江君一川為司理皆舉其成未與江並余同鄉而余於寧國又多故交故妄記也

奏除南陵養馬疏

周詩

南陵知縣

奏為乞查舊規祛偏累丐聖澤以甦民困事寧國一府轄宣城涇縣寧國旌德太平及臣南陵六縣地界萬山之中原無草場額不養馬止立織染局一所六縣每年織造素緞八百疋三年改造花緞一千疋又科六縣田地每田三畝起馬草一包除宣城五縣外本縣田地每馬草一十五萬四千三百包零每年折徵銀四千一百七十五兩亦緣不會養馬之故比有隣界太平府所轄當塗蕪湖繁昌三縣額有牧馬草場瓜養駟馬匹以繁昌一縣言之今養馬二百四其應縣草場共七千一百九十畝大約草場三十六畝養馬一匹緣此太平一府並無織造衙門及馬草漲兩此則哀多益寡以有產無萬世無雙之制也先年以繁昌裕源大江流為衝棧亭國存六縣稍辦每年封賠繁昌江夫二百名二山巡檢司弓兵二十名共二百三十名每名工食銀四兩共銀九百二十兩此亦以逸助勞以解濟衝萬世無雙之制也洪熙年

間繁昌縣將種馬六十匹借與本縣寄養議將新林草場
四百五十畝零分與本縣管業改時認是公家之務馬匹不
多承領喂養料年復一年將駒作種迄今添成種馬七百
五十匹照丁養馬馬頭喂養貼戶幫貼草料每馬一匹每年
出辦草料銀六兩共費銀四千五百兩因江南馬匹矮小不
堪起俵每年起解備用馬銀三千七百兩又騎操大馬七匹
半例於江北買俵每年費銀四百兩共費銀入千六百兩而
每年解銀官吏之盤纏管馬官吏之查點科罰南太僕寺之
比較印馬察院之印燈退補不在此數向所議撥繁昌縣新
林草場四百五十畝本縣隔越不便執業仍是繁昌豪民坐
占收租是養馬一節本縣歲費不下萬金矣近者江路險惡
公差使客俱由陸路繁昌遂成僻地本縣東接吳浙西通楚
粵南會關受北達兩京殆無虛日因之每年編派接遞人夫
四百名每名工食銀一十二兩通共費銀四千八百兩所養
官馬不敢入遞另編接遞馬六十四匹每匹工食銀三十六
兩通共費銀二千二百四十兩以至協台火牌應辦廩給口
糧中火下程無時休息是本縣衙要一節歲費又不下萬金
矣近年宣城縣於額外那派本縣糧米七百石軍需銀一千
九百兩大前陵一縣始之以以額不養馬因共宣城五縣共供
織造馬草宜矣今既養馬而織造馬草之供尙存也始之以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申

三

僻靜不通往來因同五縣協助繁昌江夫弓兵宜矣今既衙
要而求如繁昌昔年之得協助於他郡未有也昔也止受寄
繁昌六十三匹之種馬而議分新林四百五十畝之草場今
種馬加至十倍而其向之所給草場無有也宣城以額外
那派本縣糧米七百石軍需銀一千五百兩乃本縣養馬衝
要二事宣城等五縣所無獨未家有憐其偏累者是以利歸
繁昌書鍾本郡富在五縣貧果南陵膏脂竭於官馬筋力罄
於接遞富者日貧貧者日散問閭凋耗盜賊生發職此之由
如蒙皇上憫此一方之民獨受偏虧之累乞勅兵部轉行撫
按多方區處事各有原物終歸本不受繁昌之草場則以本
縣馬匹全歸繁昌牧養可也如謂莫非王土不宜獨累繁昌
則當以原寄六十三匹種馬歸之繁昌而餘下六百八十七
匹之馬均派宣城五縣可也馬草之徵織造之設凡以昔不
養馬之故今馬不可去則是二者之供調宜獨免南陵而均
攤於五縣江夫弓兵之銀昔以濟繁昌之衝今而歸本縣則
是五縣江夫弓兵之力謂宜輟濟繁昌而獨助於南陵仍乞
大語行勘衙門毋拘近日之成案而做國初之舊制毋憚一
時之更張而酌近日之勢勢每年千多二萬之費則宜損益
於一府之中而使之得其平則庶幾齊澤均沾履益蒙照矣
奏准行查是否繁昌權寄即今應作何處分

保豐臺記

朱大器 知府

寧國古宣城也據金陵上游山環而風萃水曲而氣結是以士多四方之志而民鮮百里之游攝沃饒以為利修露積以為富挾膏腴以傲乃鎡即良賈資斧弗讓蓋東南一樂土也郡城肇自晉咸和間民俗敦樸尚里居不樂雜廛市闕城宅著姓無幾惟城東越虹橋夾宛句澗水而居多巨室大賈即土人亦僑寓焉生齒之繁息泉貨之殷盛物產之滋殖棟宇之輪奐甲於一城獨稱豐里歲乙卯予籍雒堞乃作臺為泰和重門仍樹數楹於上其勝槩正當斯里之最盛處也田疇而名之曰保豐臺夫物以豐為貴豐必有所養而後致亦必有所保而後承是豈一朝夕之故哉其幾固在上而不在于民也噫世豈有不樂豐之民而卒不能豐也亦豈不樂傳之子孫而卒不能傳也又豈敢以尤乎上之人哉先時郡大夫不聞有賢者歟必其能仁含惠育而不戕其命必其能用約取而不傷其財必其能平秩茂對而不繁其命必其節時必其能夤麗受屢而不苟其政以墮其業是以繁息殷盛滋殖而輪奐若是彰彰也雖然民豈敢曰茲豐也是吾之固有哉適有厲民者肆於民上其濫刑以逞也蒼鷹乳虎酷若在噬則民命皆草菅矣向之繁息者將不為墟里乎其貪墨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自便也惟朋勦隨肩越而不顧則民力之普存者皆溪壑之資矣向之殷盛者將不為荒郊乎其縱耳目以窮民力也疾馳迅噴鞠若雷霆使民釋鋤弛擔奔命之不暇而不知民事之當急矣向之滋殖者將不為委土乎其微歛無藝轟然橫索也先數未盈後數旋繼慘澹臙嚙追呼日及其門而坐視吾民揭瓦斷垣發屋而驚諸市而不恤有殍且離矣向之輪奐者將不為敗垣乎是民之豐不豐也孰使之然哉吾為是懼役民之力不啻若自其已勞也用民之財不啻若自其已費也三宥可從寧為鸞鳳之過而不敢效鵩鴞之擊一分可賜寧存保障之心而不敢求繭絲之裕於訟陶必教之忍於忿爭必教之讓平其情以完其家於寶供寧禮文之不足於交際寧問饒之不行而不欲浚百姓之脂以要一人之譽凡所以殫心役志惟欲保吾民之豐以不愧前聞人而已噫前之豐是郡者吾得而師之也後之保是豐者吾將以俟之也苟削崖竊恤予言為不妄則宣民其永有利賴也夫作保豐臺記

重修府城碑記

汪尙寧 宣城

宣城郡之有城自晉內史桓公榮營之增於梁拓於隋新於南唐覺甃於元以入國朝正統間前守葉侯錫飭治之迄今百

年浸以陵傲垣堞缺可援可踰諸城門緘落柵啟閉實
艱且警舖燐無戎兵不設寇攘時作城中人屏側以處衙官
費鉅輒止歲乙卯夏朱侯東源膺朝命至郡旁行顧瞻戚然
動容檄宣城尹姜君倣估工費而發其數約銀一千二百九
十二兩有奇於是郡父老相環舉下願賜生成侯顧而歡曰
以千金之費保民誰當勦之爾民無憂也眾皆垂涕乃聞諸
臺乃戒徒旅滿三之費府代之而後補之爰查屬邑原派可
田金之贏日久未輸不徵將侵於是乎取之屬姜君總其收
納之數縣丞崔璜主簿勞詔相等分理其緒既篋日分財用
飭器具平水土議遠邇量工作侯間出以程能糾惰別駕虞
君俊判周君尚忠節推江君一川克相厥功於是早者以崇
頌者以緝薄者以裨缺者以完朽者以堅無或不周樓櫓雉
堞門甕鋪塹屹屹將將玉闕金甌也工興於是年七月迄於
十二月費金僅一千三百有奇建盤詰廳爲問者六又濬余
家蕩井一井東偏外北城河城中地高艱於汲計至豫也又
檄衛修其五兵嚴其晝夜之禁乃告成於諸臺時瀕海後警
烽傳無何逸入浙徽虐熾數千里侯樽俎折衝民恃有主固
以城之巖險况其疏附後先之譽一方之藩垣屏翰攸在惟
寧而無斯畏也固宜於是郡父老欣欣叩階下陳謝功德因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合詞謀紀侯績夫掌固司險列於周官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乃自古而記之卽墨存齊晉陽安趙虎牢阨楚往鑿明也王
公設險豈其能外是哉古之君子榮其寵祿任其休戚吉凶
與民同患懷其永圖修其城郭以待來者卒有事變可憑可
戰而無意外之艱異哉從政者有漫不事事非因監司泚止
則圍閉莫由履其武也而侈然自高者則託於城郭之請曰
吾方設險於無形不屑乎此以其偏見虛聲厲天下豈若修
其本而不弛其防備其患害而享其至安如侯之爲圖誠遠
哉然吾尤有喜於侯之學道愛人而斯民得見君子之澤也
孟子言之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不濡阻於軍衛不偏累於有司以惟正之供勒必不可已之
務示其安而不欲傷其力何其功之敏而籌之精也侯勒檢
正直二三年間雲施澤流凡所明作悉類此能血民以舉事
直右羔羊之風子不佞比於春秋用民合義亦書善之於篇
以告夫後之爲政者侯諱大器江西之建昌人以名進士刑
曹郎中來守是郡云

高齋記

方逢時

知府

齊謝元暉之守宣城也建齋以居以其地踞陵陽之勝故謂
之曰高齋及唐獨孤霖登嶂樓之建而高齋之名廢也久矣

愿世既遠堯舜盡山川不易流風若存君子慨焉庚申春
余不佞辱命來守是邦幸獲次諸公之後余惟大者不能繼
其政又不能於其往迹而新之非所以崇先哲而昭遠烈也
惟茲不自是懼爰稽其故址鳩工始材重斯宇夫君子之
欲平其政也清心爲本於是手有崇堂廣庭以泚其民亦必
有離宮別館燕息之所以休其身朝夕游焉以頤其神怡
氣舒心和政平而民且安樂之矣元暉高齋之建吾固知其
必出於此非徒侈厥居爲安逸之謀而已且元暉之政今亦
無可考見意必廉靜寡欲能清其心而平其政者也夫晉宋
之衰也風俗頹靡士大夫流連光景沉酣富貴浚民膏以自
澤者武相襲也元暉獨能清其心以沐浴之茲其名所以垂
不朽而高齋之託以有傳者耶今幸明天子在上嘉靖海內
四十年深仁厚澤漸被遐邇宣州爲留都右輔視周鄴編民
之休沐膏澤厥惟舊哉邇者海靖之不戢箝言之不時於常
其頤增益之非不優也而民或蹙然居瞿然視矣余惟是安
集休息之術竊比元暉而未能也乃於其所建立而圖之庶
幾曰其迹而得其心云幸始於初冬上旬癸卯三旬而畢工
費不厲民制不逾式樂與諸君子共之乃追述元暉之事而
爲之
記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五

新建鄉賢祠記

歐陽超

涇縣教諭

涇故有鄉賢祠記唐左戴國而下十有三人禮也而僻在學
西南隅地稍卑下僚友劉君諫楊君介以兩潦之爲慮也率
諸生左鑑趙恩張問政鄭文瑞沈麟等請諸邑大夫槐堂蕭
侯濂相與遷之儀門西室而加廣焉爲臺以棲神爲堂爲序
以式禮時惟仲秋祀事有秩於是涇人士舉欣欣然謂庶幾
揭虔而妥靈矣踰旬工畢超於展謁之次載瞻載詢即所稱
循良如竹岡徐公猶弗與焉盛哉涇之多賢也翌日諸賢請
志歲月強辭不可則進而語之曰郡國之必祀鄉賢也非報
其立德之在躬立功之在國立言之在紀傳足以垂不朽乎
此在先賢當日特以自盡其性分之富然而摠洩其心神之
蘊非以冀乎後人之祀與否也乃秉彙好德在國家有台典
之規在所司有馨香之薦何哉隆賢者於旣往正以望賢者
於將來也天命在人純粹至善非以古今聖愚而有異其所
以異習染之累乎才也昔之人有自秀才使以天下爲己任
者有爲見謁祠謂不翅豆其間非丈夫者卒以孤忠大節掀
揭宇宙志以廣才先得其同然者耳以愚觀於先賢有用之
弗究其才者焉有位不滿其德者焉要皆豪傑之士無所待
而興者也而吾聞其風矣况其有水西之會以猖率之乎夫

輝草萊博堂宇改觀易聽使庠序之士同心而向道良師帥
之嘉惠吾輩至矣再會良朋四集其所與商榷講究諄
諄懇到因將以引以與進吾黨於聖賢之道非曰一鄉之善
士已也引其人之允蹈實履無爲而爲不有一國之善士天
下之善士尙論古人者乎語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
者善人之資今既見賢而弗克由安在其爲尙友也所願諸
賢以先賢之必可師也持之以不貳之志充之以不懈之功
孜孜汲汲不忍一毫非禮處乎身其幸而達舉其道以指之
天下不幸而窮修其道以範乎其鄉庶詩之無念爾祖書之
率乃祖攸行者將於是乎在幕山琴水之間彬乎可風之俗
異時稱鄉先生沒而可祭於其祠者史不可勝紀焉夫非鄉
先賢佑啟爾後人之心與吾守台師儒者之光寵哉敬以是
志祠之成并以致交警之義若乃矢謀敦事宜力効勞斯皆
有志於先賢者也宜書諸左方嘉靖辛酉九月

太平縣城記

崔 遲 太平

邑不盡城太平城乎城太平今始也議者曰環邑皆山四塞
爲固奚城乎曰備不虞也不虞而虞之者長慮也往歲正德
辛未石埭章寇起急無備空邑而竄卒不害天幸也是一變
也嘉靖乙卯倭寇零散者四十餘孽耳橫行於巖於嶽莫能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四

嬰其鋒過旌之三溪邑甚危議棄而避予力勸止之結寨以
待卒獲姦細亦不害天幸也是又一變也雖解限巖費不足
也結而墜等遂谷道亡依阻故易闕訛言驛駭鳥驚駭駭望
城以爲命且東去海五六程西去江一二程賊船上下乘虛
而入而謂太平可不城者非也維時撫臺周公如斗奉朝命
申令於上郡侯羅公汝芳力主於下予邑顧大夫任事尤謹
初下令民有不欲者財民財也力民力也絕意先事之防甘
心臨時之悔情則然耳乃我羅侯顧大夫下諭曰民維官之
副也官庸無民之副乎哉勞矣思節之費矣思復之吾借其
暫以爲爾家計子孫千萬年計使其安亦如城然特爲已衛
非已屬也是城也其城民心之城乎乃縮其區畫週而丈備
八百有奇基廣丈二高丈有八石爲趾居其七壁增之三凡
爲樓而門者五石而水門者二計邑之租與力多寡豐登定
爲限責之自營縣爲督率之時視其堅脆以示勸懲時臺使
與郡侯咸有助民見其費涼而工省也踴躍應事家自爲城
人自爲役不三月而言言之勢成矣迺三月某日顧大夫以
予鄉士夫咸與有力請共觀焉登亭于山倚碧雲揖黃山諸
峯羅立如聚米麻川富溪濤激洞湫走其下是誠一大雄觀
矣於是設酒於亭飲而落成邑父老子弟皆大悅予賀曰鼠
志成城太有之矣乃各賦詩一章以紀勝而屬予題請首

建城記

王廷幹

聖皇統天制極道化洋溢萬邦牧亭屢詔天下郡縣修築城池所以戢姦杜萌為萬世慮至深遠也嘉靖壬戌督撫申公姚江觀所周公行部寧國謂涇本西漢舊邑晉唐用兵以來戰壘多存為吳楚交會江左要區城池未建非所以安元元之意頃歲倭寇五十餘人自歙奔入居民走遁山谷間邑無留藏寇雖渡河猶肆創害而去參之時勢築城不容緩已眾心皆以為然而憚於財力未有以應癸亥秋再臨郡治申諭明詔聞者俱為動容郡侯羅公汝芳銳身為剛力排譁議請於兩臺協謀允臧授之涇邑陳侯廷芝牌行坊里卜吉與事東南北為陸城高可一丈七尺西傍河為水城南高二丈五尺北高三丈五尺內外俱以方石周九百三十二丈有畸始於甲子二月至七月城成為門而樓者四東曰迎暉南曰保泰西曰文明北曰拱辰又周為隍東北集福準為小門各一乙丑春水城因潦間有領北羅公同節推李侯惟觀躬視籌度時陳侯遷任授令劉侯崇理重加修治下用巨石橫亘者八尺甫四月竣事前後凡費自余為兩四萬有畸維樑星羅石障林立肅肅乎稱金城矣劉侯圖王廷幹氏為記竊謂設險守國思患預防古之明訓也每見倭寇所過之處無城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望

者慘毒不勝嚴險之邦特用丸封寇不能久持竟去城之有無其效至著淫實南畿望邑姦宄竊發無時自宋嘉定間遷基前元重徙大河寢逼學宮臨焉虛曠寥薄無以萃淳禮之氣故城之宜建尤亟於他方但自信不固者動制於昏叨當機不斷者多假於因仍曠典未舉以此周公明德壯猷文武為憲思創一代獨偉之觀誠心義聞足以鼓舞事機而齊一眾志羅公學道愛人羣情比附陳侯精思綜理督率惟虔相與覽遺邇之形定高廣之式重隴舍之犯畧水陸之基致庶民子來以一邑丁畝分業不徇貴近不累單寒稱畚築程土石皆自實儀糧互為勸勸而恐後也劉侯堅築水城不事操切而秩然有經李侯親為勞來既膺召而猶嘉惠故涇入闔藉鼓之聲而忘其修葺之煩過者見城池之完而不知其財貨之所自出涇之山水一時赫焉改觀萬有一警併力而守堅城可以坐制在外者收蓄聚入保皆可恃以無恐其為利溥已且風氣完固河流不侵衛茲誦之宮謹臧府之梁客贊化育得人又宣朗玉國干城濟濟為江南稱省其為利尤溥已登樓而觀者見城池之高深巖山之壯麗皆曰此我高皇帝重三輔以護金陵之地屏翰既同治教益隆忠君愛國之念有不為然而興感耶在昔城朔方者著薄伐之勳城東方者流清風之頌茲偉績責樹無命將出車之勞而紆常宇南

願之憂百世後賴視昔人殆有光焉故不可不紀也是夜也
同知彭侯准享通判宋侯民用呂侯堯卿或有等績敘論歐
陽超訓導楊介徐良賓彈慮揚楮而典史余筮相視不忘前
縣丞李唐林主簿馬伯麟分門監役令縣丞黃選主簿楊孟
春適觀盛舉
例得並書

志學書院記

李春芳 興化

志學書院在寧國府治北陵陽第三峯上知府羅君汝芳建
羅君發揮正學風動六城自遠來者肩摩踵接至無所容乃
請於督學御史耿君定向即廢寺址營之前為大堂五楹中
設先師孔子木主後堂五楹設陽明王子木主左右櫺舍各
四區區各五楹周垣甃砌竹苞松茂合題其門曰志學書院
厥後坡兩遠迤下垂一趾遠挹敬亭近襟宛水風景佳麗游
衍其間者有舞雩之風時釋子募建一卷名曰對亭越西隙
地一區嘗存屠之陰幽靄邃密風塵不入宣城台菱台建樓
二楹曰觀復亭一座曰詠歸小道三楹曰致道台題曰宛陵
精舍選始於嘉靖甲子仲春明年孟春工訖主其事者羅君
而協成則推官李惟輟也既落成郡之鄉大夫同志者貢州
守安國梅參政守德沈參議龐台祠致書徵余記之粵自魯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鄒而隆正學棟蓀宋周程二子然契道傳於千載之下光承
沐泗一代承文明之運晚宋逮元大道復晦明興累治重熙
元化既孚太和融液鍾為樞人陽明王子深造獨寤而百代
不傳之秘一時及門諸君子升堂觀奧如東廓鄒公先師南
野歐陽公緒山錢君德洪龍溪王君畿或留都蒞官或水西
紳會三十餘年間大闢遺言於江之南自是寧國人士風從
景附志願駘發而又有賢師帥如故郡推後任大司寇介川
毛公守初泉劉君暨今再君後先振作於其間微言密義敷
揚無餘真修顯證甄煉不二於是宛陵志學之會彬彬乎歧
伊洛之風綿鄒魯之緒矣是役也豈徒以飾美觀蓋為道謀
也三季之餘何幸際此猗歟盛矣然而正有不可不勉者今
時學士宗王子崇正學實繁有徒求其深造而自得者莫可
多見余亦負師友之訓茫乎道岸者願與吾黨之士共勵以
允升於大猷則於書院之設庶幾無負哉羅君江西南城人
由進士刑部郎中至以內艱去李君蜀之瀘州人由進士任
擢監察御史

涇縣題名記

劉世亨 涇縣

涇故宮南也環山而治有令有丞有簿有尉於制為全丙
寅冬余明承令乏入境乃稽前輩以列治卒無一石存姓字

者其人君子耶無以考賢也其人非君子耶無以考政也然則非徒闕典春秋之義委地矣章句之士釋褐而來持一萬之大體四境顧其便生民流其稱能存乎我治因乎俗雖研精殫慮不能不法其故而操縱之况任同此地流風善政不興起焉非夫也是題名石之不可無也會改歲未逮又明年諸條相繼罷去政事總總且當述職北上又明年始覲而歸亦未遑所為題名石者又明年丞海州王君尉蓮溪彭君詰余曰中外諸署題職名例也願得立前輩名石期不負余笑曰有是哉世太率非題名有二謂太上不好名名者衰世之事也且紀名表墜不免傷厚而叢議嗟夫名果可鄙哉有所為而為善鄙其為不之取則將以其無所畏而為不善也取之乎今任求其不擊啄不貪黷不遷就快意碌碌奉官相時上下可矣若彼奇躡是務諸凡趨避以事聘炫雖帶名焉不可也誠能中正不妨使民利之而不害雖名焉亦聖人所弗棄者矣必貴之規矩之外哉昔柳子以受直怠事盜若器皿為天刑人禍可畏書有之當於民監歷世無窮名在於石可監也監之而畏厚道孰加焉何議之叢余自少謫循吏傳未嘗不欲慕士大夫高義當如是今得一涇兒其風氣徭役訟理戒備雖欲避好名之名不可得也二君不以余為過師師蒸蒸率相淬礪其好名也而類余邑人士樂令與丞與尉之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聖

好名又秩然胥以理也而從余則余好名之心將益以篤承也尉也贊余於治而欲無忝丞與尉也益以篤承人土從余於治而欲自好以成其名也亦益篤是將符中外而一久暫以承矢於弗緩矣茲涇也不其彬彬古道矣哉然則是石之立謂之不好名亦可也乃因二君之請立題名石石立新海小泉尹君至於於是乎并得以書

學田記

王廷幹

臨川劉侯宰涇之二年於自理贖銀捐入十八兩置田地山塘五十畝有奇牒移學宮歲收租穀以助諸士會讀之資官為之備輸例免其徭役名之曰義田司諭崇德朱君司訓惠安陳君秀水塔君同心協贊荷茲盛事屬王廷幹記之曰義田者其古遺之遺乎天下有養士之人而後有仗義之舉有仗義之舉而後多由義之士考之在古井田之法計口分畝無甚較甚富之家然王制有士田以厚賢孟子陳圭田以奉祭大田之詩曰陳介故止蒸我髦士棧樸之詩曰周王壽考迨不作人明所以加惠於俊髦者可見己自秦燔詩書阮儒漸衰士之道廢其為士者果足而立至有歲和年豐不免於嗷嗷者信士養之厚薄而世道之隆替故繫也夫大學之道時教必有正業息必有居處其幾修游息俱無餘暇必有

代耕之田庶可以一志而專業故田者材以之生養以之成者也劉公政洽教行見涇士三百餘人時有文會思培植其風節昌大其運化訓衣食既足始可責廉潔之行而俯仰不給曷以養剛大之氣爰置田疇學以供需用而於諸士輪年長敦行者五六人登記出入之數免上官之稽覈禁勞豪之侵牟其經營周悉以俟後之君子聞風興起劉公之於涇厓可謂殫力作養者矣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天士者民之望也士之愛民也甚於愛身蓋養民者必擇士而士之自養者必擇道為學則先難而後獲從政則敬事而後食利不能回勢不能休居而靜專動而直方義之所是傳食不為泰義之所非一介不取此鱗折檻之風訓鼎補衮之用無不於茲充之俾其得志行道策勲樹績不大為涇厓之光而益著得人之慶耶則今日義田之置其亦有闕於無窮哉廷伶自少發迹於此且內訟存養之功未克踐履於身喜庠友之得所養也故以自養之道

縣令題名記

梅守德 宣城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器

庸無後時山谷之氓有至老不入城市者令一出則帖帖然若水就下罔敢有距行四方仕者皆謂為樂土願就焉至於今習勤者變之游惰淳龐者遷於機巧逞其私則輕於奸紀而不休其禍隱訟毒良侏倖感上之聽而緣以為利或嗜其欲輒敢於非議而謗謔朋興噫噉斯甚矣不穀邑人也竊聽夫俗之變至此未嘗不慨然太息焉比詢之故老則亦慨然曰是豈徒我民咎哉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同其好惡強教而悅安之誠若父母然不忍殘民而民亦安忍負其上後之吏則有不盡然者蓋難言之矣夫民生計日見殘蹙而上之誅欲復乘以煩苛苟且之俗既成於下上或從而招徠之以竝其操切抑何惑手奸偽萌起而莫之紀極耶孔子論治曰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蓋難易之勢因乎俗矣今宣城民之良者大較則循右本業而薄賈豎篤恩樸而重廉恥彼游惰機儂譁訐者相與羣姍之士人上者明孔孟正學陋俗儒次亦矜名飾縉然自厲或攻文雅彬彬見於世其亦春秋之魯乎變而至道是在良師帥爾武城絃歌仲尼莞爾單父鳴琴民不忍欺是遵何道哉變之效也宣之令長在昔有闕者漢法雄唐柳鎮宋李堅明孫琳蕭吉況子玉六公祠祀百代令問不朽後如嘉靖間金谿吳侯梯萬安周侯奎以惠政勤蔽芾之思在人耳目自餘諸公謹繩度修政令與民相安者

代不乏人而列其神明名氏將溷於簡策者抑多矣
今楚監利姜侯承命操刀宣聲製錦爰稽往昔思鏡遺風博
搜故牒中得王公文質而下凡如千人刻之貞民樹萱廳亭
修廢典也夫揭往以詔來則勸戒備緣名以察實則誠否彰
名之列一也或則頌熾或則訾毀或則隆隆或則庸庸後之
視今猶今視昔耳攬於斯者將不殫然起哉誠竦然而起則
必求如往之附循其民強教而悅安之誠若父母然者而我
民淳龐之風其庶幾復觀乎姜侯既日兢兢焉循理奉職求
無忝古良吏而復思以垂鑑來者焉意甚盛也詩云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不穀敬受簡而述之

釐革坊役記

縣之在城爲坊者六故事凡諸行臺使節暨官司公用器皿
類皆取給焉邑附郭而繁費且不貲凡憲役一年輒破產廢
家存者莫能什一嘉靖戊申間當途稱議蘇之而計畫未週
尋復如故坊民雖苦弗堪罔敢有言者隆慶辛未春郡司李
真定王侯藻來視邑事會臺使者以侯能動民檄委均平賦
役侯盡心經畫洞悉民隱凡諸病苦咸與釐革寧官任其勞
毋俾民累遂議以公用器皿約計合費若干徵銀在公咸備
供應秋毫不以煩民其收貯之所典守之人修造之期皆經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聖

畫得宜上下相安可以經久不易諮於郡長古滕王公嘉賓
躋而行之坊人百年積弊一旦蠲洗既相稱慶猶以更代不
常復滋宿弊爲將來慮乃請於二公勒石垂後永爲令典二
公可之坊之博士弟子爲其父兄乞予記言予惟天下有治
人無治法古語信然然君子爲政講求立法必思所以利民
者若苟簡從事取辨目前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且得民之道
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爲人上者孰不願以得民而蹈襲故
常因循積弊謂下奉上分固宜爾馴至拂人從欲而不爲異
焉者比比矣今既以身利民而立爲便宜之法又以同志屬
望於後而思永其利於無疆此仁人愛民無己之心也是心
也人皆有之繼此長民者果豪傑之士而事誠利民雖前所
因循爾將自我舉之矧良法美意昭灼於前肯甘心不趨之
蹈乎吾知其必不爾矣漢曹參爲相遵何約束民有寧壹之
歌書之於史後世兩賢之坊之士若民其何以過慮爲哉坊
人聞予言欣然
遂以載之石

重修府儒學記

余有丁

浙江

寧國儒學在陵陽峯南歲久弗治宮牆敝泮博士弟子都養
無所郡大夫病之登禱吏而告曰是豈養弟子是念繁化導

之務是必其庀材其鳩羣工務葺敝易患毋簡於時迺殿廡
 庶廼堂廼舍毋弗舉越若干月而幽翼翼而墟仡仡而弟子
 踏踏比面請受教郡大夫屬弟子而昌言曰繼自今度而居
 時而稟餼有司為政慎而章程以時教之不可怠博士為政
 不依將期二三大夫籍而記之多士勉矣於是學博石君率
 弟子謁史丁告成事屬為記丁曰嗟乎世所謂良二千石率
 學為理者曰程簿昔見謂習吏事彼文教之謂何甚且土苴
 粗豆弁髦章縫矣而大夫獨有意歟是邦人士之幸也丁嘗
 悼道之鬱滯士各私其所學不能別黑白而定於一道術從
 茲壞焉豈亦念先王所以建學意乎先王廣厲學宮之路詳
 延天下方聞者以友教弟子凡郡邑莫不有學著為功令規
 條靡不貫其講肄有業其指無視聽有節其奏有籍其一年
 二年至九年有等其教之候有明提有傲書有考不率者有
 戮有徒以閑其日耳善其手足之所涉使著於心隸於法則
 端而言蠕而動莫知其所以然而一於道德夫離教非學不
 可以維風會離道非學不可以列心體離師非學不可以監
 標表先王建學師孔子為鵠以示學者嚆矢故道然而然斯
 為正學晚近世去聖日遠非學日多摛掩冥行不適於正軌
 或妄意高深微渺遺耳目為知措手足為能謂糾鑿估畢間
 災區區為也是入郢而見冥山其不近人甚矣夫學莫便於

重建縣堂記

徐一橫

寧國知縣

王申仲春予隨牒來為縣令揆口上事甚樂其俗之樸厚而
 易理也顧視縣堂則敝壞已甚棟梁頽圯若將墜焉以巨木
 東西支持磚瓦解弛口色穿漏淋雨則行潦出宇下吏胥皆
 屨而趨事予起自白屋固不敢陋此而弗之安也邑父老旅

進於庭以更新爲請余謝曰堂之敝也久前令皆安之予范
官之初未有可以舒吾民者而遽疲以工築之勞矣其可越
歟曰邑之搢紳先生博士弟子亦皆詣予而言曰是堂也臨
史民施政致微陋乃爾豈所以肅觀瞻彰軌物哉公不忍勞
民以工築是矣他日至於傾而作焉固不能使他邑之民出
力以代吾役也且闔閭細民各有寧宇以安室家而父母視
事之所乃不堪處如比豈子民之所能安耶予起而答曰改
作非易事上力木石所費不貲今公帑既無可需則不免取
之於民令初至不能庇吾民而顧歛民之財以飾堂構有甚
不安者厥後奉郡符募民之富而好義者斥其餘資以佐官
坊造構之費乃民之所輸倍於郡之所徵徵發之外餘銀七
百兩於是搢紳先生博士弟子及父老復以爲請曰公昔以
勞民傷財爲慮誠盛心也乃今有助橋之美金如許若取之
以建是堂則民不勞財不傷而功即就公亦何憚而不爲予
猶難之而請不已乃謀諸僚案丞章君元杰簿崔君應禎幕
史劉君栢僉曰可從於是具以其事白於府達於撫按爰鳩
工庀材撤其故而新之經始於壬申十月十五日落成於今
年四月十八日其工費之浩繁董事之員役自當求鴻筆記
之以彰寧民之樂於奉上予不文非所及也姑叙其事之所
由勒石於堂右以志吾愧且以告後之長人者

藝文志 文中 畢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新建惠濟橋碑記

董傳策

上海

曩余爲郎謝病免出游浙之西湖宣城梅先生訪余湖上延
驩也梅先生時從給事中守紹興有聲今越三十餘年余起
廢官留都而梅先生復從里居來訪余因以其鄉建橋事屬
余記按寧國府城東五里許有東溪其源自徽界績溪而來
合句溪宛溪東北流二百餘里入大江東連吳越西通楚蜀
蓋江道要津也府附郭爲宣城分四鄉其東土沃居民繁諸
往來買販者交錯聯綿視三鄉數倍舊設浮橋常水暴漲則
撤而以舟濟焉行人殊苦淹溥更多墊溺之虞橋木且易朽
歲數繕治不勝費先是長民者咸知非建石橋不可顧以事
艱慮始人憚更役曠塲因仍固由興也隆慶辛未知府古際
王君嘉寶行閱江津慨然思爲已任告諸父老告諸士紳咸
翁翁樂從王君遂與宣城姜令奇方謀捐俸示倡而同知江
子漢通判陳子銖推官王子藻暨諸縣令南陵丁子應詔寧
國徐子一橫旌德董子彰明涇祝子宗支亦各協謀以助意
腕腕如也爰屬鄉人士疏募諸富室而擇其恪有行者程督
之事既集王君以聞巡撫都御史張公佳允巡按御史向君
程並報可且發贖帑金穀濟工役焉經始歲壬申春三月建
歲癸酉夏四月橋成會王君以憂去府同知李子可久代治

其事橋凡九券為高四十尺橫之廣二十五尺縱之長四
尺工役以數十萬計凡費白金萬兩有贏各其橋曰惠濟益
梅先生所述若此夫橋梁王政所重自昔徒杠缺而鄭僑致
議川梁墮而單襄興刺迺後汝官如傳舍大都秦越人肥瘠
視耳奚望其有民溺猶已溺心哉王君惻惻無華觀此舉如
循循修民事者也張公向君克主張之亦異乎託辭借費而
漢無聞於生民疾苦者與張公撫余境所修舉墜典尚多茲
余日親其風猷不虛矣若梅先生不忘澤物乃更總理是役
而善襄成績焉余尤多其人材足用於世也王君名籍前已
叙余會識之於南道御史梅先生名守德雲南參政在告其
他護作錢穀若募緣率先民者並列左方俾後有考義舉云
南京禮部右侍郎上海董傳策撰

新建儒學前城銘

沈懋學 宣城

惟王建國正位辨方戴墨履式厥有城隍居因業盛文以化
光法象錯陳華芳用臧震絡南遵吳維西倚星壁若違景圭
是紀大人造物百雉云始圖效一圓形潛陽軌高墉廓矣
翼巍巍旁兼登阜懸應翠微示瞻有象洪化方基雲興漸渥
日出初輝大作克襄一勞永逸襟帶宮牆表裏原隰仰協三
靈冥符四極休德嘉昭鴻明載緝告靈既饗孰建之常祉福
信賴希事備章五典敷著多
士思皇尚哉華觀永久勿忘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吳

奉林念堂督撫書

周怡 太平

海防事體重大不敢希望減免但太平小縣止十九里山多
田少凡寬平之田盡是新安衛屯田凡山間狹處磽确處乃
是民田故民田止八萬餘畝人丁不及萬餘丁依原派每
一丁徵銀三分每田一畝徵銀四釐正數太平縣止該六百
餘兩當時本院書算誤執何處丁田之數坐派太平縣遂多
七百餘兩本縣當即照算多數即申請本院時見海公亦查
誤了急云本院已經奏請如何可遽改減該縣且照平米數
通融均派俟後徐行改正見海公又以事同以後各院皆統
定議不得云有悞也彈丸小邑正數難堪乃以書算之悞竟
坐小縣十年不與改正其何以堪今不敢望減免但得本等
正數定派亦所甘心况本縣十九里消亡三里別縣之民買
占三里由地有餘太平縣甚弱所當矜恤今遇公祖大仁人
大力量而太平小邑之誤不以爲誤信乎小邑之誤無所控
訴矣池州府六縣共丁田銀一千一百八十四兩三錢太平
小縣乃有丁田銀一千四百三十五兩六錢四分八釐今觀
仁明公祖即籲天也故不覺言之諄複瑣瀆也長者之前賦

然瓊濱罪不可追伏惟察
剝膚之情包荒不罪幸甚

奉孫撫臺請蠲賑書

唐汝迪 宣城

頃者聖天子軫念東南民力靡瘁簡命畢公保釐江左凡我
桑梓之邦舉沐悃悃之澤迪不佞竊慶踊跂誠百恒情迺越
在西藩無由敬詢台候茲祇役齋捧便過里中顧日擊傲野
水患異常昏墊之災百十年來所未嘗有小民皇皇無與控
訴不得不哀鳴於左右以丐拯援惟臺端乖察而俯視焉傲
鄉去歲已遭濡溺四荒民徙者強半然高阜之地尚有薄收
郡邑長吏多方蠲賑僅存子遺尚擬今秋必能大獲以蘇殘
喘其乘除之數宜爾也詎意四五月間大雨彌旬山蛟漏發
水勢洶湧五六十萬垌田隄防盡決雖百有一二力救未清
中亦滙為巨浸茫無疆界數月前自于湖挽舟而上二百里
間頽垣壞壁室屋斷爛樓木浮槎哭聲震野昭昭耳目誰不
傷心至於山田則聞水衝土裂盡損苗菱亦百年未有之變
郡邑長吏深知民不堪命言即墮淚然以國稅為重明例甚
嚴而且逡巡於申白從事於催科是大病垂絕之人不加將
息而又推斷以促其亡其能延晷刻之生者鮮矣伏惟臺慈
矜憐周察遣黎奄奄待盡俯賜回天之力宏施破格之恩獨
免賑貸曲從優處庶民皆有賴耶本胥寧豈特一人一家世
世感頌而已哉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完

啓某道臺書

李一元

太平

太平僻在山隅賑訪所不及因而沾王化者久之即如南
北二運台與胥徒貪相濟以肆魚肉至漕運一項解米不過
三千石使費約一萬有奇其苛索節次曰點解曰申請官價
曰封櫃曰徵比曰折村曰發官價每次官有常例吏書有公
禮私禮門卑差使不遺一人多則數百兩少亦數十兩酒如
池內如林此縣解解以前之若也至往蕪湖變兌苦更甚焉
糧官台衙從行正官監兌隨役二百有零加以白役盡派糧
長供給每日一錢或二錢既領銀矣又坐糧長寓所誣騙甘
食怒罵毆辱無所不至迨上臺臨蕪驗米但派糧長大字號
下程路費不交竟行瓜分票取糾帛食物如蟻如狼兌畢又
有餘米之取任意多寡或米貴價少具文請增先議定吏六
民四方肯具稿臨發又虛其半此私費一萬有奇盡果太平
衙役之腹而日甚一日也以故承解之年無家不鬻子女無
歲不赴水死憤極上控復以抗糧中罪斃之獄中大平之民
所以甘心忍死坐待磨瘵而莫可誰何也欣逢老憲臺下車
以來事事從民生起見時時以愛養為心無好不燭無弊不

剔傲邑鹿縣官灼知其苦非改折色爲本色易民解爲官解無以瘳猶胥已病之疾拯斯民已熱之火毅然申請荷憲俯允民咸舉手加額仰天而慶更生也但官解亦有應用使費若不從今派足至以官解累官今日有老憲臺主持於上鹿縣官奉行於下卽勉強賠償人亦踴躍後來者未必不議更而奸胥從傍煽惑法難永久恭誦憲批使費聽從民使通邑共議立有成規甚廉且約雖鹿縣官猶力主減而欲行之久遠實不能減也此項不便申請又不致私擅謹以議單合同呈覽乞賜批印以便勒石庶免異日奸人藉口苛歛頭民設計逋負抑不肖猶有懇焉本色之徵聞各憲已奉批矣太平百餘年來止有鹿父母一官吏書之贍久橫難戢易張若非官解雖徵本色而從前苛索一萬有奇之使費不一二年如故也况太平抵蕪一葦竟達糧米既足正官臨之除官旗正項外無羣狐蠹食其間一二日便可事畢一父母替任其勞億萬民遂活其命保其家所全不既多乎伏乞老憲臺堅持苦心以救此一方民徵本色改官解勒石垂後俾法與天地同承德與覆載並隆一元心切而叩因久患日疾附啟同年兄仰陳座側倘宥狂瞽採以蕪蕪不肖幸甚太平幸甚一元不勝戰兢之至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五

上劉巡按書

何燧 南陵

竊念禹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有溺者猶已溺每歎古仁人加意民物肫肫懇至非漫語也恭惟明公奉璽書出按東南任卽禹稷之任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心卽禹稷之心也茲不揣地方痛痒敢代父老上達鈞聽啟縣苦於繁昌奇馬之害相聚疾首願額不得已奉行臺下夫馬草之徵織造之設凡以昔不養馬之故今馬不可去則是二者之供謂宜獨免敝縣而均攤於宜涇等五縣江夫弓兵之銀昔以濟繁昌之衝今衝歸敝縣則宜輟濟繁昌而獨助乎南陵此代父老叩訴者一也廣總兵備之增於地方無益有害林梅墩疏中備矣該部極然其說而雙江翁裁革常鎮兵備之說適至舉此遺彼恐不免吝吝行臺下覆慰近年巡撫以海防爲重經年駐倒是以常鎮之痛癢相關而寧池一帶或不免秦越視亦勢使然也夫地方凋敝省一冗員則受一分之賜矣此代父老叩訴者二也嗟情切桑梓冒昧上聞且恐瀆閣人不敢彌封伏乞開公俯賜矜察爲解倒懸悻無任瞻跂之至

敬亭山記

高維岳 宣城

嘗聞光嶽氣靈人文攸叶敬亭渾沌於上古疆理於周漢而
名勝於晉唐元暉發其榮太白揚其輝雲蒸霞蔚之色珠璣
玉貫之文漸振振矣益江左之山祖於黃龍從盤百千餘里
三十六峯之奇挿入天表其幹爲兩都其支爲三輔而宣城
則三輔之要區敬亭則畿甸之望標也志所謂控吳越而帶
江湖擅靈異而饒勝蹟信有然矣何者環宜皆山也高者多
巖叢而三空潤下者又培樓不足當大觀惟敬亭特起於川
原廣延之中而環峙若屏翰自一峯以至敏應廟聯綿三十
餘里卽畫圖不工於此居然爲一郡之雄秀此高賢才人所
必仰止而快登也飛閣翠雲更上更勝而陵陽之茂林複嶺
層城繡市鬱鬱葱葱然者爲龍峯登嶂巽然者爲郡齋謝
樓詞賦彌然可挹而想衣其莪莪天南阜立龍漢者誰則黃
山之天都其最高也而文脊而華陽而通靈而稽亭而嶧山
嶧嶧眉旋轉而東則長嶺麻姑轉而西則天門行廊轉而北
則硤石青山森然排雲嶢然列翠人言三千粉黛八百烟花
庶幾似矣若夫千源萬派之水隨山緣谷何可殫記第舉其
所可指可見者西南來自績溪東南來自天目各百餘里而
後合流於寧國之五河又逶迤百餘里至稽亭則注爲後潭
復百折而度玉山爲東溪爲句溪其自正南相視金碧等溪
澗而來者勢如建瓴百餘里而響山砒之赤壁澄潭旋繞郡

城穿鳳凰濟川兩橋而東爲宛溪由是宛句二水台注新城
水雲一片如玻璃浸敬亭之趾亦何掩映乎詩有兩水夾明
鏡有百尺照心明其在斯矣亭臺帆檣縱橫飛動何異蓬瀛
真有應接不暇者至若大河西而太旌涇川之水合而爲南
陵之青弋江大河東而於潛廣延之水匯而爲崑山之南湖
湖與河會又總歸於黃池總敬亭之北界而出方江俯仰之
間河山嘉靖迴文郡邑纏連帶礪皇風際盛光景昭明當其
青陽時布禹弁爭如部華滿眼修禊飲而搗名芳人唱陽春
之曲則敬亭益春臺也及其朱明在候遍野耕歌薰風透體
沐幽蘭而坐茂樹地憩清涼之境則敬亭卽西池也清商曲
奏敬亭可餐山逾青木逾碧更覺天高而氣清彼丹葉黃花
藜藿郁郁俱爲登高點景北陸日行敬亭如玉石者瞻峯著
夷恍若疑華而積素別玉華瑤臺蒼松律律正堪賦雪沉吟
若乃曉色曉曉煙霞之氣氤氳萬狀夜月朗朗林壑之影響于
端又偕曰時而匪朝匪夕變幻百態者卽左思三都之後談
難寫茲都之佳麗倘殊緯天台之神秀可方茲山之清好賦
品江左諸山天都鍾陵而外誰作敬亭倚乎今宇內福地洞
天顯號崇祀賚相望於道乃敬亭曾不得比於齊華之數母
亦清幽不尚人間而含靈有所獨契謝守李鴻惟靈是依點
綴斐然儘供欣賞嗣若韓昌黎之文起八代顏魯公文丞相

之忠耿千秋此其著者或保障或戡亂或勤王惟靈是啓題
詠標致謁三賢祠祇深景思若夫奕奕直生躋顯名挺大節
耽逸哲者何可勝道風格文章均足表人倫而光山色乃詩
稱聖俞當是宗工亡友禹金燕馬接響追維結社此山之日
能無歎逝其他仙如子明琴高禪如黃藥扶風則奇踪也上
下古今疇非山靈氣韻所託抑奚事封時爲哉以是記敬亭
敬亭滋
勝矣

遊敬亭山記

王思任 山陰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不道宣城不知言者之賞心也姑
就據江之上游山魁而水怒從青山山討宛則曲曲鐘灣吐雲
蒸媚山水秀而清矣曾過響潭鳥語入流兩壁且答望敬亭
峰雲浮曉令我杳然生翼而吏卒守之不得動既束帶竣謁
事乃以青鞋走眺之一徑千縷綠霞緊染不知幾千萬竹樹
黨結寒陰使人面骨之血皆爲蒼碧而向之所謂鳥啼鴛鳴
者但有茫然竟不知聲在何處廚人尾我以一觴勞之雷雲
閣上至此而又知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造句之精也眺
乎白乎歸來乎吾與凌丹梯以接天語也日暮景收峯濤沸
亂饑猿出啼予慄然不能止歸卧舟中夢登一大亭有古柏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一本可五六人圍高百餘丈世眼未覩世想不及崎嶇斗笑
逼巖其中榜曰敬亭又與予所遊者異嗟乎晝夜相半牛山
短而蕉鹿長回視靄空問夢何在子游亦何在乎又焉知予
向者遊之非夢而夢之非遊也是爲記壬寅四月

水陽倉記

梅守德 宣城

按命甲宣城當輸縣官租凡三萬餘石其入漕京師者十之
六故事水陽西鎮置官庾一區里甲如期會輸粟領賦者受
而藏之而已有治粟吏止宿庾解司監督焉俟漕舟師卒至
兌以轉輸人有法守而粒米無狼戾蓋正統中巡撫周文襄
公疏奏命郡守袁公旭創置爲吏民便若此久之寢以荒毀
頃垣敗磔蝕於蔓草間輸者雲集無所貯積苟且支吾或僦
民舍以居其奸闖弊穴由茲以熾有幸頓敵林而後能集者
愈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而上無令者孰則異之荆南姜侯
孟頫守宣令三年所矣明章程謹賦輸民輸官期獨先諸邑
博最凡兌運必躬位以爲民主至與武夫爭辛極力相抗勿
令暴柔民深賴焉至是則憮然曰國賦之征吏政之人而闡
焉不爲之所將謂民何且也不戒於覆藏脫有他故何能強
彼從憊然受我約束者遂下令邑中修築其廢諸於有衆請
之捕按兩臺米入鮑公兵憲馮公郡守陳公發可之乃鳩工

屯材簡里者愿慤而能任者董其役其貨則各里翁然願輸
充費而侯乃出慮經畫其規制中為聽事前後堂室各三楹
翼以庖湏左右列厥三十二前為門二所亦各三楹總以周
垣重之堅壁風雨攸除可以謹儲蓄慎出納正體統而明法
令矣始萬厯甲戌仲秋以明年春王正月迄工里之諸生王
志仁輩將其父老之意曰倉庾久廢而一朝修復之不可無
紀也且欲後之至者知興廢所由嗣而葺之永勿墜焉願是
舉也敬共王賦也亦思民賦所自出其知稼穡之艱難乎周
公作無逸書告成王季季知小人之依至幽風七月謂周家
王業根本繫焉民生疾苦不可一日不在上胸腹間也搏節
而休養之恤其力而不盡俾得安於田里而無愁苦嗟怨之
聲非國賦所自哉姜侯勵情於治百廢具舉厥蹟多矣皆關
於政體之大者非時識而舉竊其軫恤民艱不忍傷之固自
惻惻於心者余不佞既紀其成事而因以附傳信之義後之
君子其亦
有覽於斯

學田碑記

林鳴盛

南陵知縣

國家置膠序業餘集曰公矣其後田何給之法外詔贖也趙
宋之肇也則置進陽石鼓嶽置曰鹿河書院然必田焉優矧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五

茲宮牆各羣乃逢掖將以論秀獻天子顧其養闕焉謂師帥
何我毅介江埔值昭代文明之會彼都人士樊然握籠蛇囊
卞璞第故無田何以贍供濡涸則無士無士無學伊疇之庚
不佞為是惴惴咨諸所涇曠業次第敢構凡隱射絕贊矧則
歸之學云今總有園掌楯有奇紀應有紀庶以勸水業垂裔
緒林子曰紫田獨農夫事事哉記序儒行必禮耕教種子與
氏論施守也曰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則曷以謂藉第令聯
隊逐伍優游菁莪糜費饑需乃神明阡畔莽莽焉滋蔓在葭
莫之擢被則蓬士也毋亦有司孤益莊生曰耕而鹵莽之則
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至
深耕熟耨則禾繁以滋而剛食終歲多士毋亦是軫令經術
穰穰庶毋有司差夫有司不多士急令諸生無所則有司深
若多士不有司效則勞勞夏畦戮時黽勉以供我何為哉豈
第羞有司即什一農夫赭顏詬之矣尚勗之哉他諸所俱列
下方庸特申
誌爰士云

義倉記

貢安國

宣城

萬厯乙亥宣城旱禱而雨遂大有年邑大夫姜侯奇方既識
喜於堂已而喟曰吾治邑四載結弊稍瘳然無能為元元永

久圖儲積者天下之大命也幸茲稔可以倣古社倉之法行之遂以請於撫院宋公儀望巡院鮑公希賢郡侯陳公俊翁報可仍頒行諸郡著為令侯乃下令民戶稍出穀為義倉本又念先時郡侯羅公汝芳嘗貯義粟各鄉但都無籍貯無數久之鄉人侵隱法亦廢於是出帑金召耆民負行義者視上建厥山圩兩鄉置厥兩區懸令嚴明堅可垂久厥成而穀亦集春兩如膏倉箱告盈永貽賑貸之利矣耆老乃謂予文以紀之謹按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以待凶而頒之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詔穀用以視年之豐凶遺人掌凡委積以待凶荒王者視民事如家事既為之制其用文為之藏其餘以備凶荒此其至情通乎閭閻元氣蒸乎宇宙所以成文明之治也王者之迹燧而自私自利之習熾至於戰國上下交爭利不復以民命為意矣故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蓋傷之也與民痛癢無涉而徒歸罪於歲凶先王視民如傷之意新然無餘矣至漢耿壽昌始倣古建議為社倉法宋考亭朱子為南康為浙東皆立社倉矣請行之寥寥數千載識此義者幾人古今治不相及厥有由矣往予薄遊西吳提學白鹿洞歷覽匡廬之下訪朱子之遺踪見所立四鄉社倉遺址竊心慕之熟計奇命一方踵行毋怠然卒不逮也歸者鄉邦幸親茲風成獨當於心忍以

文信國忠烈祠記

宋儀望

巡撫

今上萬曆三載予奉命鎮撫南畿以十有一月行部宣州宣守若令具言宋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以咸熙五年差知宣郡說下事諸所罷舉咸切民隱春和甫耕作為農諒命歌之以勸勉得代猶惓惓與父母子弟陳說教化百姓感之去之日爭醴錢立祠以志不忘備載郡乘今宋亡且三百年父老子弟每言丞相事輒泣下願祠廟遺缺無以妥靈揚哲慰邦人之思守土之謂何是早夜經營擇地於宛陵驛故址日與工棟宇惟宜寢堂設立恭嘗咸備越七月祠乃告成以

予為公鄉人考先哲舉廢祠獎忠烈又撫臣職也守若令相
 率願首願有記以示久遠予喟然歎曰公之忠大矣海隅荒
 服聞其名猶知敬慕况過化之區乎縉子懦夫一及當時事
 怒髮豎指涕洟沾襟况衣冠之儒乎按祀典以勞定國以死
 勤事法施於民邦大患與大利備此五者宜莫如公是宜贊
 有廟食賡有爵秩褒有號謚是舉也於法為崇報於義為勸
 忠雖予之不文將焉辭之嗟乎自古中華凌替莫亦宋之季
 世子嘗考其始終益重悼於公之死也公自寶祐登第即慨
 然以國家自任宦者董末臣用事上書乞斬之既又極言其
 罪皆不報賈似道當國屢擢公不用成淳間稍遣提刑尋知
 贛州當德祐之際勢壞寧矣公以羈旅孤臣倡義起兵以圖
 恢復勤王詔下輒提師入援夫以斯合之眾當乘勝之師值
 厄亡之運為扶危之計不俟智者辨此矣國存與存國亡與
 亡公之心何心也既至臨安即又上書乞斬呂師孟等陳說
 大計分天下兵為四鎮署都督以統御之使敵分而圖我乃
 可制此其計明甚執政陳宜中諸人猶拒公所言不得用既
 知平江極力經營軍聲稍震會獨松關破急召公援臨安三
 吳等俱委城降假令公不去吳堅守大都以固藩籬敵雖張
 必恐我乘其後乃又趣公以去門庭不戒堂堂安守卒之繫
 組納降屈膝請和天之所廢誰能違之嗚呼悲矣論者謂公

重修何孝子祠碑記

潘子廉

南陵教諭

南陵有孝感祠祀工山之神實晉孝子何公琦也公生有令
 德沒為明神福澤及人邑人士德之凡一井一聚月祝惟謹
 思代崇典以其栖迹封朗陵侯以其鹿民封顯昭侯以其雩
 祀封靈澤王國初建祠籍山橋東歲久就圯今邑大夫州山
 林侯蒞治首重教化迹先賢之遺示風率之義乃謂神顧祠
 宇之敝陋弗稱也喟然謂子廉輩曰茲弗飾其子責哉行且
 新之一夕夢天冠偉人來見詢之為何工山覺而異焉歲大
 旱從眾自工山迎神虔禱之隨澍雨大有年靈昭益昭昭矣

始侯至屬長吏久曠之餘務弛盡芬最告委頓歲乃大禋補
助不遺餘力扶別河濼百廢具舉民用和附於是始為改作
計擇民之良董厥役為堂三楹肖像而崇祀之前為門樓後
為寢室左右繡以高墉塗以丹雘工成不日扁曰孝子何公
廟傳神靈有所託邑人歲祀祈報得以滿其所欲而雩祭禱
禱其齋祓祇敬之接於神明將有所憑依賢大夫為民竭虔
幽贊導迷景休猗歟大哉或者以鬼神機祥之說為疑非也
夫懼冥頑而懲不恪苟可以誘世勸俗猶君子所不廢矧節
祠以崇孝而導俗也哉按何公在晉舉孝廉為郡主簿就祿
養事母孝採藥馴虎鄰火逼親棺感天反風得不煨泊歷涇
縣令山氓孚化成和初值桓丙史之變棲隱工山日事著述
作三國評論屢徵辟不就桓溫師駐山址馳召不應乃謂玆
山有仁人誠不易致以故當時欽其名行而高尚大節昭耀
後世迄今二千餘年尸祝而俎豆之嗚呼何公之孝足以感
天人尚矣至人侯之夢於二十載之下曠世相感又何神也
侯蒲陽世家諱鳴盛丹山其號舉今甲戌各進上為政多偉
績茲惟述建祠本末紀
實垂遠他不暇更僕云

新建義倉記

汪冀立 南陵

蓋聞邦依於民民依於食故足食以為民者大計也明興首
重民食自畿輔以達藩臬魯府州邑咸積穀以備歲歉其所
以加惠窮民者意周且渥矣顧粟廩請發靡時而胥嗷嗷待
哺之眾仰命於公家賑者不必貧貧者又未必盡賑吾民之
不轉而溝壑者能幾故救荒無奇策自古難之而於民稱便
則曰義倉考義倉助於隋開皇間至後世而其法浸廢議者
又病其不便矣余以為便不在法而在人如我林侯則真其
人也侯籍閩之丹山以進士來令是邑甫下車問民疾苦視
民之饑賑之恐後募民出粟益公廩全活者萬餘人且步暑
禱雨遂成有年民之戴侯猶赤子之慕慈母也頃有建議約
每里出穀若干石為義倉侯曰不計里之貧富戶之上下而
一切加派是不以義而以法也既名曰義倉必義倡之義募
之義收之義處之而以法維之庶官無催科之擾而民無不
均之歛遂移文監司請得以義募民出粟無論斗斛多寡量
力捐助又請以南運之美銀建置各路社倉以貯監司報可
乃召義民分授以銀而諭之以某置倉二里鎮貯粟以濟爾
南境之民某置倉水次鎮貯粟以濟爾北境之民某置倉蒲
橋鎮貯粟以濟爾東境之民某置倉戴家鎮以濟爾西境之
民量地遠近歛放咸便如此又議置倉夫各一名量處工食
以任屬聽防守之勞未幾民慕義來輸者不下萬人共得穀

若干石候慮夫守掌非人放散無法穀雖多不可以久乃擇里中富民之有行義者一人司其出納官給鈔簿明註每年在倉若干開除若干或易賣若干或借過若干或濟過極貧若干義民掌其倉廩縣官收其數簿而又歲易一人杜侵漁也其放散之法則爲等有二曰糶者減價之二以待中民也曰賑者并其價與息而日貸者加息之二以待中下之民也曰賑者并其價與息而捐之以待窮民之無告者也噫嘻侯之爲是舉也其意何周且渥哉夫括斯上之穀備斯民之荒是倡之者義矣隨民之厚薄以出粟之多寡是募之者義矣放散不係於令作盜查不關於監司而奉行惟公且謹是所以收之慮之者義矣義行而又有法以維之義益可久矣夫利物以和義以終事則其義在民是上下交相信以成此義也孰謂義倉之制不便於民哉余故曰不在法而在人也雖然侯之政豈惟此哉吾邑秋糶額貯兌於水次倉近以水涸改兌精港不惟不便收貯且有他虞侯曰是不可不爲之所乃計前羨除建社倉外仍餘若干請市地建倉併歲嚴令長運者將收完之稅運貯彼倉以待交兌其設夫防守之制一如社倉云夫由前觀之則民命以全由後觀之則國稅以便侯之爲國爲民如此後之尹茲邑者與侯同志葺二倉而修之庶幾乎斯義之不朽哉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五十七

名宦鄉賢題名記

張汝嘿

寧國縣人

名宦鄉賢祠者祀仕於其邑而功德可名與邑之賢而無分顯晦者也膳微孔庭有司者於斯奔走冠服儼然對越在上奉名宦如父母敬鄉賢如大賓汎汎獻祝再拜盡儀安而行之會不以爲誦體而一時之環而觀者咨嗟榮仰謂吾不能深識聖人以若人而從祀豈非聖人之徒與因是共加策勵省躬緝善庶幾追其後焉此因其感人易入者矣萬曆乙亥汝嘿備丞於寧謁廟已歷兩祀見木主翁仆大近衰飾詢之乘志又或無徵則嗣是而後雖舊所應祀姓氏以久而逸者不少也汝嘿不自量欲稍加釐次爲永遠圖乃四尹仁和俞君梅適同是念慈院許公按治汝嘿與俞君又適與獎典遂各齎所錫立石祠所名宦自唐令范傳真至明司訓王暉凡七人官實自晉隱士翟剛至明新城令袁澤凡七人具職姓氏如杜祀典庶後之仕於斯產於斯者知臧否公評昭昭可畏能自挺拔爲一世之豪雖百世而下亦且有景慕如今日者隨分感厥務求無玷於宮牆出必使遺愛在民不得位則羽儀閭里而沒則如古法之所謂可祭於社洋洋精爽崇俎豆於宇宙間真足以稱國家崇奉之意則汝嘿與俞君斯舉不更賴之以有光也哉夫武城有濬臺而後子游有弦歌之

化因革所宜多得之其鄉之賢即此而觀固不無所重矣或曰有愷悌君子而後有作人之休士不皆無待而與則倡率善類又上人責也俞君兩是其說遂請書之以白於鄉先生用無忘交儆之義萬歷四年丙子仲夏

俞公祠記

陳俊 寧國知府

余按革除籍見一時死事臣蹈湯火中甘心瀾鼎雖輒拊膺太息淚淫淫下暨見俞公南旋委曲抗節不附致鐵身以殉輒又拊膺太息淚淫淫下也或曰俞公死節視黃觀方孝孺練子寧何曰黃方諸公非建文臣耶日受簡延列員繼奔走死何可辭譬左右手然一旦頭目心腹變手足不搖衛捧板得乎即文皇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語諒之矣謂桀尤吠堯非歟至俞公燕臣也縱均之奉朝請然所委贄者燕耳如曰臣各為主俞公即稍為文皇地亦胡病於忠哉乃卒從一而終不少詭狗吠主之誚且不計之矣嗚呼諸臣死建文易俞公死建文難諸臣既建文威文皇踈俞公好建文踈文皇威此成仁取義難易親踈之辨之大較也故曰俞公死加諸公一等云然公與禮部尚書陳公迪俱宣人黃公觀即又貴池人方二三百里間同時死事者居其二款觀千載震耀寰區豈山嶽間氣江海精英獨一方鍾歟祠攝城東孔道前大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仲

五

門繚之垣中崇堂室後即居羣子孫業儒者望之枚枚栗栗吊古者過之歎以悲感時者聞之奮以激逐臣放子聞之風然不欲生頑夫鈍士希之低顏此雖車將近而轆為之迴也俞公名達振字彥章世居水陽西鎮里由洪武戊午鄉試辟燕府教授尋遷伴讀云時萬歷丁丑五月吉日

均田記畧

查鐸 涇縣

任天下事皆難而均田尤難方其始事將舉邑之眾而授以節制非有畫一之規衆罔攸措故立法難伏立矣而行之未善少有依違姑息於間眾且玩視之矣故行法難令以一人安得履畝而教之不得不寄於人苟非其人則豪右售欺貧弱受抑各雖均田實滋弊孔故任人難是二者難在救者也民有冒險行奸者吾方執法繩之彼且怨讟朋與多口可畏故得民難且以一邑之田奏功數月吾方致詳而部使者已催督四出苟不相信且以慢令罪及矣故後上難是二者難在人者也在我者可以自盡在人者獨且奈何此均田之所以難也初均田之檄下吾涇侯驛然曰裕吾民者此其首務哉迺博詢道憲刊之規條以不盡括一邑之田號則掛一漏萬曷以取均故先之以號冊田之廣狹業者未有不知非親

丈易以得實故次之以親供冊民之姦弊不能盡無非耆民
易丈互相稽察易其釐弊故次之以信票冊爭者為斷訛者
首改姦弊者摘發冊凡數易矣非總耆之磨對曷以核實故
次之以歸里冊法既備則持之以斷行之以嚴即滑者罔不
畏法而縮手行斯善矣催督諸冊則委諸學博提督諸耆則
委諸縣幕選任總耆則取諸各鄉之耆德或分猷其濟或協
力效勞人斯得矣先是淫之民或苦其繁勞而侯曰吾知一
勞永逸而已安得人言之是血上之人或責其遲慢而侯曰
吾知悉心利民而已安敢欲速以善
編恩郊原指顧拙
查即戴星出入涉險往來而不以為榮
凡若干畝悉以補諸舊額田溢稅則
從增稅溢田則從減由是版籍明而上有定徵疆上別而下
有定輸土民交口稱均平矣而侯不以為功處雜而不厭任
怨而不嫌令嚴而不苛功成而不居侯於均田非直協人情
且中天則以此均天下無難矣吾又安能盡狀之故為記其
大畧如此侯名日文默吾其別號也撫之金溪人以進士起
家令吾淫凡五年他日當有傳其循良之績者茲以紀均田
故不多及云

龍興寺山門記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苑

龍興寺古刹也因其廢而重修者翟君耿山之先世祖也新
建山門則其嗣德鼎與德昭也崔氏世居水東循河逆流而
上十里許中開半壤地名毛園寺建其中坐祈龜山而麻嶺
諸峯相傳有女獻花入寺供佛乘羊而去故名毛園前帶麻
川蓋望仙龍門二水合流而下處川下有石名麻姑仙洗紗
石古仙記麻川麻姑歲歲臨毛園毛女年年至其誕未可盡
信然其山水則一方稱勝爽河兩岸怪石嶙峋踴躍若獅
狀間多澄潭清澈到底可鑑毛髮每逢春兩連綿山水鑿至
水石相激則白浪湧湧狀若捲雪即長年遇此點篙擗棹
息不敢忘目唐李太白杜荀鶴俱經遊太白有遊灘鳴榔
兩山走猿猴白波若捲雪赤石不容劖之句荀鶴有麻川
激底似人武陵溪兩岸山相向三春鳥亂啼之句皆龍興之
勝概也寺之來相傳為宋學士孫龍岡守墓之所予嘗過此
題云偶過龍圖舊草臺英雄千古已成灰山僧指點埋魂處
尚有遺踪傍草萊迨入我明洪武初習君耿山始祖曰某曰
某曰某兄弟三人捐貲更加修飾各塑佛像一應惟山門未
建耿山嘗請書於此每倦後登高縱觀川原之勝若有心曠
而神怡曾許建山門未果病中且囑其嗣曰務建山門以了
夙願鼎與昭因捐財構工始於某年某月某日高若干丈廣
如之規製宏大出入壯觀龍興又增一勝槩云夫耿山因亦

世修飭未了許建山門可謂好結善緣鼎與昭因父遺命克終此舉可謂善繼先志茲皆事之可記者但人子於父之有志未逮更有進於此者非止山門已也果能推而廣之於義所當為力所能為皆克終其事俾先世之緒自我光顯此又孝子用心之大也併書以望之

題名記

盧洪春

知縣

余泣旌之三年頗有暇曷數考覽前功令故事怪其泯泯也唐宋逸矣國家置令卒三歲一更甚至五歲鮮不更者二百年來奚啻自數十人無論邑政迺前令姓氏自成化以後亦寥寥無聞問進諸父老而叩之其所能憶記者僅顯與甘三四君再叩之率相顧不能言豈父老重難言哉則邑來之缺故也夫旌彈丸地負山阻險其民椎魯少文俗儂急意訟雀角鼠牙睚眦自恣未易以平法治也獨性畜勤作食晚粟之飯私沾沾小惠民易見德而少不當意則噫嗒焉是故令茲士者多矣迺今所厥聞自顧君甘君張君外輒不掛諸齒頰間月旦之評律之太史氏維嚴哉夫名實之實也古今之鑒也前數君子為政不同而寬嚴適中均所謂賢豪長者迺併其姓氏而忘之予用是益懼燕日叩諸括紳先生得其姓氏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六

增若干人勒諸石因為之記昔太史公傳酷吏而謂其廉者足以為儀表於後者足以為戒矧顧甘數君子盡叔放子產者流而予得以藐藐之身起坐仰止其間亦幸矣

醴泉井銘

有引

吳萬全

南陵教諭

陵邑城河淤淺居民往往病渴瀛壺沈公初仕即於北關建石堰為蓄水計顧山水易竭縣南有井頗深歲久湮廢侯乃濬治破砌且覆以石亭汲者賴之泉味甚甘故名醴泉井銘曰

緊惟陵濠山源易竭萬姓水飲羣資井列邑南有井其深無底歲月滋多漸以頽圯侯念民艱匍匐而取以鑿以疏茲砌厥址更鑿井所在衢之傍養人渴人我心孔傷乃區厥茨石高鼎立上覆三孔下深百尺泉甘如醴以侯之澤井養不窮伊侯之德豈惟一井百廢且廷爰作斯銘德政可紀

新山亭碑記

沈堯中

南陵知縣

余解褐率南陵始有周觀形勢謝訪遺事崇川邑治東北有籍山遺址云吏事稍暇迺先導土脉委路益南陵山祖系於

九華而工山高數千丈崔巍截業固其大宗也自工山蜿蜒而析支分幹則朗陵祿嶺水龍了山黃山等列其西南射的馬仁石潮黃連石音梅花之屬環其西北為嶺呂山擁其南而東南有神龍山十堆山由西南而繞邑治東北為籍山余觀籍山坡陀逶迤儲精聚氣龍氣且百里而止結於斯殆所謂主山歟然麓址雖存而鑿削之餘不勝其敝余感而惜之語人曰夫山之有表裏猶人之有臟腑腎胃肩背膺指也羣山四向萃鋒繚繞於外而內席帷帳間顧俾之蕪穢是壯其標而弱其本也何以稱名區奧壤哉且籍者席也縣治儒學惟籍山焉依地靈人文惟相符合今也擴其所依而障蔽疏薄欲以宣茂明之猷毓圭璋之產難矣於是覆土植木更漏鼓之樓以成臺崇而表之因名籍山亭匪直為榮觀將俾蟠紆鬱鬱而風沴不入生氣彌衍古昔陟嘯降原相土營邑審陰陽向背之別擇位署堂構之宜揆卜而墨食者皆是物矣夫經紀山川保有形勝撫疆宇者之責也培山濬川生聚教訓有司承流之務也余不敏思貽永圖姑覆一簣以俟後之子君

新建龍會橋記

徐元太 宣城

南陵縣龍會橋成是役也始於甲申之春迄冬告成擗勞均力咸有經紀蓋南陵為吾郡屬邑去郡九十里當山水之間居然一隩區也顧地勢南高北下高則易淤下則易洩風氣漸以不古今上八年沈侯來尹茲邑周覽山川博詢民俗得邑治東北一里外有谿其源有二一由縣西三十里工山龍池出泉繞縣西北而入一由縣南六十里水龍洞出泉繞縣東南而入異源同流俱匯於斯形家言谿上宜建橋梁歲饑水邊隳比侯入覲回從十子請移學宮乃聚財鳩工三閱月而竣復以餘力培籍山禱文崇土者仍報美若干會士子以橋請侯歎曰學宮堂奧也溪梁橋輪也宜與尊而焉論不固奚益祭功詎何乃集父老鄉大夫士議僉曰倘得經始費不貲必有奸義者出而應焉侯命主者仍督其事復以兩僧道募於橋所募不足則以善教濟道恐緣而生姦於是科罰有成吉獻有成主者亦竭心力且喜從事蹟溪水生春煖冬泖康明艱於下木潤則艱於運石蓋兩難之後乃齋沐虔禱率兩兩時若得以按時舉事架石為梁下空五洞直跨一百六十尺廣一十八尺締以石欄堤以石磯巖如巖如工畢而石罔官損沒匪農妨行旅氣於往來士女聯裾遊遊馳人望土瞻咏其上形勢盤踞風氣蓄聚千百年來未有之舉不動聲色而一旦告成無窮之福伊諸之德宜乎都人士愛咏之也

予每慨郡邑吏喜事失之急畏事失之緩敏精於簿書期會之間而忘屹營營失之俗所求敦大體協時宜天人交相不勞而成功不已鮮乎余因侯之斯舉也不能無所感矣橋成邑之舉人管橋來請余記余樂侯有古循吏風乃述其事之顛末如此橋名龍會取前所云二水交會之義侯姓沈名堯中庚辰進士嘉禾人

張公修學記

蕭彥 涇縣

天子御天下之十有三年詔部寺省臺文學侍從之臣議於廷以王先生守仁陳先生獻章胡先生居仁從祀先師廟天下喁喁知上意所嚮靡不灑然志於道者而我復吾張侯適自闕下郵命來令吾涇甫下車筮日謁學宮入其門頽如也既而廟復如是既而兩廡亦復如是侯愀然曰茲非有司首務哉其何以稱上意於是詣明倫堂進諸弟子問曰廟之建幾何時矣曰百年矣頽不亦宜乎曰廟何以不堂若曰夫堂也我默吾李侯所葺而新焉者也而廟而門而廡而齋舍所有志而未逮者也惟君侯圖之侯曰是在我矣則有言者曰鄉賢名宦兩者祖豆學宮者也獨奈何屏之別所則又有言者曰學故對承流承流之峯甲於江左奈何易之又有言者曰學之塘有印石在焉今久弗治石恐頽又有言者曰學之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左方故有翼水壑不與通於堪輿家非宜侯曰是誠在我則請之郡請之道請之部使者咸報可令涇一年所而始事踰年而竣門先之廟廡繼之上不耗公帑下不妨民力纖悉委折皆侯畫也廟既成而蕭彥氏以奉使歸樂觀其盛學博士率其友趙子不魯王子文炯張子元美輩謂彥邑人宜為記彥頽瞻低徊者久之作而歎曰奕奕乎廟也子亦知侯之意微乎自心學之傳肇於虞廷而集成於孔子問仁而仁問孝而孝問政而政無不就其質之所近而刊導之以自得其本心士有實學而學有實用此人材所由盛也自孔氏沒而微言絕界者功利高者訓詁又高者典要茫然不知所學何事則有宋大儒起而明之而學為者久而或失其真別有明大儒王陳胡三先生復起而開示關鑰而聖人之教復明於世顧傳之既久而思所以凌駕其說且將屏棄一切修為而崇超吾嗟夫性反不同同躋聖域高明光大事在勉強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學胡可已哉學以復其不學者也慮以復其不慮者也使撥焉右性而左反右顛而左漸譬諸安坐而談行遠豈高高遠何自未入門而責之入室室可人乎此侯之修學所為先門而繼之厥意在斯歟天子既晉三大儒示儀的特詔天下操修經術無非實學其旨與虞廷孔門合而良師儒又申明光大之日諄諄以聖賢之訓訓學官嗟夫士際斯

時而不務修其所以學豈不負侯且負今上哉彥不佞願與二三君子商之是舉也問所相事則學諭夏君珂署教諭事江君桐學訓楊君鳴鳳黎君洛書問所協勞則丞李君泗簿黃君喬柱尉高君明問所始事則乙酉季冬月問所落成則丙戌季夏月侯名堯文字宗欽登癸未進士江西新淦人太常寺少卿邑人蕭彥撰

涇縣尊經閣記

傅澤洪 涇縣知縣

天下宮室垣墉之建千八百年不與朝市為改革他樓觀廟貌為遷移者惟學校文廟為然學校之有明倫堂欽實行也有尊經閣尊聖學也古昔聖王垣墉以崇之卷策以貯之設博士弟子以時肄之嘻其盛也蓋人之生異於庶物而非五倫則不得而人之故五者天下之達道而莫備於聖人聖人入倫之至也聖人往矣垂訓立極以昭揭於宇宙者尤善於經經者治性之書而教倫之學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教哉皆倫之謂也詩以導其情禮以文其節春秋以嚴其法此尊經之所為要也涇學故有尊經閣莫知其類廢何時不佞蒞任以來見其遺址瓦礫慨然傷之倡於邑之紳衿魯士庀材營構始於庚午嘉平之月屆辛未之腊甫期而就計貲若干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申 三

高幾丈深廣凡幾屹然舊觀涇之紳衿耆士喜於落成而屬記以永諸石嗚呼慨自六經糟粕聖賢注我之說出而理學家爭涉於虛無簡持而聖人之經晦制舉之徒泊於訓詁牽於帖括萎萎乎儒先餘唾而益無當於經旨然則經學之廢久矣區區一閣之建置遂足為砥柱也哉抑涇故文學政也聞往者老師宿儒嘗以水西為聚講之壇其遺風尚有存也或因是闕而翻然企古昔之盛經學其有興歟糟粕虛無之說必無以或其中帖括訓詁之習必有以祛其蔽相講求於治性敦倫之實而致勉於子臣弟友夫婦之庸德是所望於涇也夫是所望於涇也夫

仙源貞烈祠記

焦竑 江寧

天地有大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如水火菽粟然不可一日廢者三綱是已故臣叛其君為不忠子倍其父為不孝婦二其夫為夫節三者廢則棄倫教而國家隨之豈可輕也哉晚近教化不行內德尤闕而不講其時有捐身殉義與矢死不二者挺然如松柏獨立於霜雪沍寒之中而不一改柯易葉此殆天地之間氣所鍾非偶然也仙源寧國屬邑先後以節烈著者未可縷數自萬曆甲申迄今無幾何時乃自繇迄趙烈烈而死者已得十餘人何其盛也豈享賦之固然有出於

其類者歟抑父母所訓誨得之漸涵濡染而然歟仙源在萬山之中心土瘠而民醇冠蓋文繡之所不衝大家重裝之所不泰紛華靡麗之誘微貞一享固之習勝蓋士大夫談道而嗜義者彬彬也豈其婦人女子亦有所聞而興起者歟鄉之賢者請南壇隙地醵錢為祠相與俎豆其中而名曰節烈無非為起敝維風之計而非為名譽地也說者謂一與之熱終身不改第能無喪其婦節以合於不忒適之義歟已矣必一死以自快不亦過乎嗟乎是固然矣士君子於君父之難掉臂不顧至舍而事讐者有之勢利之腥穢方熏塞乎宇宙以婦人女子乃能毅然自斷不知軀命為可惜又可苛責之耶禮之有經聖人以為衆人範至於絕出奇偉之人非尋常法度所能囿而亦不必以是律之已請余文為記者為部君汝行崔君廷舉周君可宗崔君應兆所謂談道而嗜義者也諸君子之心豈欲廉耻節義之風自返及遠而因以維三綱於不毀也歟乃不辭而為之記

復水西書院記

張堯文

涇縣知縣

水西書院祠文成王公以維揚王心齋先生吾鄉鄒東廓歐陽南野先生東越錢緒山王龍溪先生凡五公配詳水西誌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六

中水西勝甲海內竊慕之久嘉靖甲子間盱江羅公守宛陵時過水西談說古今性命之學本原文成公宗旨當是時周司成貢太守沈少參吳文學沈貢士張本靜查憲副翟駕部蕭開府咸相與切劘其間一稟於錢塘天真條教諸士蒸蒸然向學何其盛哉不謂柄臣操切毒流道脈毀天下明儒書院水西不得獨存萬曆癸未堯令茲土徘徊故墟則固有惘惘於邑之懷焉會今上赫然更新君子道長復用廷議晉文成公暨海南白沙陳君吾鄉布衣胡公從祀先師廟廷檄下縣司乙酉年三月壬申朔卜吉奉祀禮成涇大夫士議復書院錄錢塘天真故事堯唯唯謝無能為役獨當時變價遺址責在守土者何敢議隨捐數金如原值給付承佃僧歸其地諸木石工役費毫不及民且不效異端家募化第置數簿分投大夫士類查憲副翟駕部兩公實為首倡堯亦隨事相之而擊情欣助督工偕作書院遂完美增勝矣有文成公祠五楹有門三楹有號舍二十二楹圍垣四周器用具足始於乙酉五月五日訖丁亥年九月嗟嗟異時毀廢書院海內以講學為諱夫學何可毀要以實用其功而行其言古先聖哲從事三賢法程具在彼其有功於斯道裨益天下萬世名教忱不虛語安諱講學然非從事議定之後正學興復之時雖有志者誰能理其所諱則主張世道之功厥有由哉水西之

廢興通學汚隆之一侯也君子可以論世焉萬曆十五年下
亥九月吉日

重刻學田成書序

荆其淳

高陵
教諭

陵學舊無田始自前庚辰歲蒲田林公篤意造就就多方設處
凡五年而椒置田一百六十一畝零業經報允刻石且成書
勒規約收湮廢苦心良法可謂至矣四年聽李繼賢贖去鍾
塘田八十七畝以贖價改買石家舖并王贊田共四十五畝
零則已減去原田四十二畝餘矣彼時穀賤準時值每租稻
五石折價一兩以省搬運之費議沿為例至物力五倍變時
酒輸前數則支運不敷而并設田置膳之美意久置不講矣
即繼此稍有附入悉沿往弊大約每歲租額五十餘金除納
稅解院外約存四十金不足充衙門正項公費值兩關才盛
或憲節經臨雖豐歲全徵猶須貼以涼俸以此每交盤空冊
莫不攪註信出欸目簡率者則曰誰復補我併空冊可無交
也嗟乎學田之弊一至此乎偶於故紙中得林公刻書亟訪
證通學年長及諸役更事者皆不詳始末惟請抱此書按圖
而家諭之俾各佃占為己業且厚資轉授者知此田入官之
由制賦之額於是各屈服無辭願從戊子秋稅始悉從原書
所分別租額納本色如數先是凡學田奉學按兩憲檄務徵
寧國府志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奎

本色禁折銀又值方田更始得舉數十年積弊釐正而書一
之預開會課一月兩試秋成將籍貧士勤學者具報學臺得
以原設馬仁渡贖貧之租公同請給其餘會課修理之費亦
當按籍準數與諸老成謀所以善始造後者固不願瑣屑亦
何忍浪費若遵行數年經理有法積書舍以廣肄習陵庠其
益改觀以不負林公當時詳懇之心與今日聶侯振興文學
之意乎諸條約悉照前書稍為增酌是役也朱生一請陳生
愚庸實不懼勞勤克理厥緒云

四禮纂要序

王 暉

寧邑
教諭

予始聞學之人喪祭無禮而又病其俗之難變則既刻喪祭
禮要以諭之其月之問知興發矣而有以冠婚禮為問者則
予嘗慮于其堂下而聚觀之然猶慮其未足以備一邑則復
自儀節中纂其要而續刻之置之喪祭之首為四禮纂要刻
既成身諸生而告之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此天性之良不待學知而慮能也常人不能
皆然者物欲蔽之也願所以寶之何如耳覺之者非外益之
以知禮也如誦誦者而使之寤矣人之知覺具在也一呼之
而已寤也特其本無是知覺焉能使之寤哉夫生王制禮所
以覺我心之微也寧之人一問之而遂作焉殆亦不失其赤

子之心而有覺於先王以禮教人之意不復如向之懵懵焉寐矣予於是驗入性之善嘉學問之功而喜天下無不可變之俗也雖然可喜也亦可懼也夫禮以敬為本而節文度數則其未耳苟其矯枉過直而祇為觀美之文則是編也將不為傀儡者之傳本歟是故亦可懼也

重修府城隍廟碑記

蕭良譽 知府

余以萬曆庚辰夏四月來守宛陵至之日修故事齋宿謁郡城隍廟仍自為文與神誓謂一郡中神與守交理厥重均也是年承積荒後百姓愁苦六月復大旱則朝夕詣廟而禱悉棟宇朽敗明年三月雨慮且無麥復朝夕詣廟而禱從兩中念悉棟宇朽敗不可支勢且岌岌一日坐堂上聞震地聲廟覆矣亟視之僅斷椽數株覆神像上數尺許得不墮若或支之者僉謂神之有靈能自衛也余乃掛二守吳君司理宋君宣城劉令進曰是役也無容緩矣括公帑百金命將掄材各條屬次第捐俸以待諸士民隨力願輸者約以朔望日輸諸廟登名若數於册知事董文相率二者民掌之計入為出以杜侵漁一時士民樂輸工役趨赴以四月十九日始事七月初二日告成凡三閱月速矣由殿而獻殿而兩廡而儀門而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五

門俱滌舊重新備矣址若向無易也後成會有秋百姓胥悅又明年壬辰六月旱即廟為壇禱七日雨亦有秋百姓大悅僉謂神之有靈能術其民人云於此諸父老相率前曰君侯為民及神神廟新而豐年屢神之祝也君侯之惠也其敢忘余曰未也若胥悅於神之祝而寧無畏乎父老竦然曰吾儕冥頑入廟思敬歷有逸志若與維新神之靈也君侯之訓也其敢忘余曰未也若知有神而亦惡知神之為神乎於是吳君以致仕去代者為張君因偕朱君劉令進而請焉余乃申言曰夫神之理不明而神人之道隔神人之道隔而神之用且窮夫神無方也不可也其必非土木之謂而靈明之謂耳求靈明惡適乎惟人之心稱靈臺稱神明之舍此可知已試觀一念而善有不怡然自適者乎自適者何神告之祥矣一念不善有不阻然自恠者乎自恠者何神示之罰矣求神於靈明求靈明於心將無時無地非神之與俱若啟若翼而神功溥矣余不敏願與諸君子及諸父老共靈承之張君等肅容起曰至矣斯有字之觀慎修之錫也凡我有位其敢忘諸父老亦靡不人人驩然若寤於是會酒酌神舉樂其燕而落之爰紀歲月并及一時之告語如此萬曆壬辰秋八月志

重建蕪湖倉記

蘇宇庶 知縣

是旌德縣官倉也其在蕪湖何也邑芻藘之役至是有所述受之也其未有所遷受之也必有貯焉倉而後有貯也古有之非自今助也古有之而不可以貯何也址當河下流陽侯之所激射也歲久傾圮邑輸長以芻藘至者苛措之地覆之用茅而已矣風雨至大則漂流小則朽腐卒於輸長取盈焉累良苦也蓋今所修者填其土高三尺矣是可無為陽侯之所激射以不易傾圮粟有所貯以不漂流朽腐輸長可不若賠累也稱百世利焉昔之君子之莫與斯役何也嗚呼此其故難言之矣勿論世之君子秦越其民即使蒿目憂之欲為之計度非得三百金不可是將於公帑乎取耶縣官方搜贏索孔鯨鯨焉銖積寸累不暇何暇作一錢事哉不佞之得與斯役何也異時徵於里者不輸於倉輸於倉者不徵於里歲乙未而更其制合徵輸焉則或遷於輸或不逮於輸也逮於輸者相率詣余曰使不逮輸者各出金修倉以均前累而與後利則諸不逮輸者唯唯聽焉余乃按其賦區歛之得金二百八十卡就今所為倉矣是役也其逮輸者不佞因議為其不逮輸者不佞因財焉諸父老之力也余何力之有倉既成廼為之記其歲月規制記曰役起於二十三年八月竣於二十四年六月官廳五間左為官房右為吏書房以居本府督糧廳次為庭兩廡為官倉左右各六間每區各得四間次為儀門左右各房三間次為過廂屋四間又次為大門左右各營房二間倉前砌堆晒場石砌一所東西邊各築風火牆高長如倉之數西牆外闕路闊四尺許倉後店屋五間歲得租十餘金存庫為後日修理之費焉

重建栢山左王廟碑

張堯文

涇縣知縣

涇川為右猷州隋唐稱維鎮蓋自左戴國公始故今鄉賢祠首公子合涇躬親祀事顧瞻公如在也按志公生七歲能文長益神異隋末天下多兵民苦蹂躪擁公為總管崇韃受牙之君子六十萬人頌指帳下號長城焉輔公祐寇州城旦暮豈哉公堅營壁歲餘公祐以孤軍深入匱乏且自解公分道擊之斬數人西賊失險歸落萑苻曠聚之黨凡百萬計一又逃去唐封公刺史馬九州長公整旅返旆從穰漢夜渡栢山嶽苦伏辱公祝天雪下尺餘士皆可挾纊柵欄而居於原坂之間公謀築緝堞以為障宇屬緝且醒忽有神告曰形勝已定盍起視圖之公率麾下數十騎起行栢山至潭下有一白龜出石穴從東南週圍西北公曰是神所告我者河山紫統如帶如解可亡虞保障矣遂築而城之題曰白龜城江以東安堵如故公之力也後被命與李靖尉遲敬德趙郡王李恭壽先後佩元帥綬戰取巨寇削平僭逆及征遼瑩俘斬億萬

天子嘉之賜封戴國公食邑三千戶武德六年薨葬太平龍
門鄉松子嶺勅加王號並建祠於猷州諸邑民兩賜病疾禱
輒應今石塊太平廟貌儼如也獨栢山祠歲久傾圮而其基
漸沒於豪併者余向為修葺鄉賢祠而以未復栢山祠為歎
後代予者赤石陳先生念公有大功而廟祀不隆慨然思與
建公之裔孫左維垣曰此吾左氏始祖也何敢煩公費爰集
族之賢且能者大用一嚮等捐資清復舊基鼎建新祠起自
辛丑終歲而落成焉請記於余余雖去涇未嘗一日忘涇則
未嘗一日忘公之有造於涇卽不獲親持斗酒豚蹄以歲時
伏臘奔走宇下猶及以言藉公傳之貞珉余心猶視公如在
已公諱匡政號維垣則博習經史而善岐黃術因記公而併及
稱文獻世家維垣則博習經史而善岐黃術因記公而併及
之萬曆辛丑歲十二月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浙江衢州府知
州前知涇縣事塗江張堯文撰

重修天都書院碑記

焦文臣 太平

予邑舊有文峯書院中祀周程張朱五先生其左為射圃去
頰官一里而近西對天都三十六峯叠峭爭奇閱中劉君元
凱改今名從其勝也歲久且圯清漳張君庀而新之蕭方伯
為之記載在邑乘可考逮江陵相盡毀天下書院而此地遂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矣

在粥中其傍趙氏獲請為祠二十餘年矣廟貌如故先賢撤
俎朝廷以六藝興賢問布鵠何地不大廢職無等乎行道與
嗟而莫敢議復邑庠諸生慨然糾同志捐資列疏請於前任
彭侯募諸好義者得若干金不足更稱貸之始以原議議贖
而彭侯適去會高安鄧侯下車遂觀厥成而向所謂天都書
院復見於今日余既與事竣而執筆歎曰斯役也胡其後歟
郡有志學書院業以就粥漢穎蕭公以贖緩復之屬邑向風
而此獨闕然豈邑無其人耶厥復之議發自青衿不敢費邑
中賢大夫區畫而募諸下里素封之家有掩耳不欲聞者甚
或反唇相譏不殆於舉塵乎勇為私室久而不歸一旦議取
大誰任怨乃有因而構者世風可知矣諸士倡之而彭侯主
之不可謂無人也鄧侯報最之暇復以贖緩鳩工修葺與多
士更始而雄文勃起振泮宮之藻與三十六峯競麗矣雖然
有數存焉凡斯道之興廢視乎其人兩君繼起以光斯舉所
謂待其人者也廿年來凡筵雖改榭榭猶存寧無所以護之
以至於是其鬻也券以壬午之四月一日而其取也亦以是
日越兩紀而來復而適應其期豈偶然哉夫朝稱才相必屈
指永嘉江陵始同末異其最不滿於天下者無逾於粥書院
以猶請議而存邑侯獨舉而復之并為聖壇率諸生聚而息
焉序賢講學修黌典恢往緒抑何偉也昔子產不毀鄉校而

孔子總斷之曰惠人惠人哉有遐思矣彭侯諱同魁號勤吾貴溪人鄧侯諱謚號太宇高安人學師呂諱維基號惕臞莆田人房諱基成號少泉礪山人陳諱一選號展吾文城人其慕義首事者並書碑左

重修雙溪李公橋記

徐元大 宣城

吾郡阻山奠基則二水實漚爲巨浸宛薄城址次東而句句上不四里許又分支流北導爲雙溪溪本三而名雙者統於句也雙溪當東孔道不利涉梁之自縣簿李君始君諱文克之驛陽人由國子正德三年任是役也不煩官不徵民需其家馬車十餘輛得數百金屬兄子果童之歷期月告成甫艱去以故覆砥之上欄闕缺焉閱幾百年洪波湍悍加以車轆而蠲趾泐不葺且敗矣卯湘潭張理公適攝郡篆謁金築新稔羈親閱之不佞以與事陪因問及雙溪橋宜修狀且述李君叔建之德公無然曰世固有奇男子能從矮屋下如此擡頭耶府藏之餘非家積也吾何佞焉不以延李澤暮歸立召工估直若干金命縣尉王世忠督焉不三月而下之仍於舊者堅壘次鱗厚增重附土之易以新者直砥鯁編扶闌翼接凡納蘇杭越之輿徒往來軒輳莫不顧瞻驚愕謂是何蟠腰鯨背之非言伴也環橋而廬者聚族謀錫石以余嘗憇息是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完

遂丐一言用誌數喪於承承余念張公前爲宣欲距稅使爲膠庠建天桂閣備焉明德豈其慙俎豆於杓之人此所費幾何實固息濟橋堤等耳何事碑抑又聞之政貴宜民不矜己立功期濟物不必已成自惟有道能然世豈乏材彼質艱慮始懼克終恒未免次且於勞費而力稱能任又耻築前人故業務多新規以市聲均於循理懿修無當也張公負絕世之才識固宜功懋而譽隆乃其汲汲爲民造福朝聞則朝行之夕聞則夕行之至於脩前遺愛爲已愆心庶幾無我矣曷可無碑且宛直達而句獨沿數百里而分分五十五里而合則其地奇徒梁皆守令事而李君以簿簿非令也張公以法曹法曹非守也世有與鉅役不藉民復不由守令者乎則其人奇舉事必勞勞則怨今建者職卑錢出諸家修者職尊錢出諸官然其美猶之家也功集而民無怨於何有則其事奇焉宣重橋故名李公甘棠勿剪之思爲日久矣而張公又李官也房之左角爲李理物以起而旗即其屬旗居所則津梁通是奇之中又爲奇者聊著之以紀大人交通之會焉

田直指修築諸圩及學田記

湯賓尹 宣城

國之大事未有急於養民者也養民之具無所取之取諸上而足非有他藉也任士之術無所取之取諸陂堰開壑而足

非有池奇也禹之無間然也以溝洫盡力合為三大事管夷
吾之朔也曰地其曰水區數致意焉不王不羈治將安登乎
宣山城也而池欽桐汭之水四集其鄉東壩踞其委流復代
三吳腹水其下瞻窮陸而上應天子正供獨諸圩是賴全實
一圩計畝可十三萬其餘牽連相輔以成圩可百十夫圩與
水爭地者也從國初至今人民漸稠墾藝漸博圩之數日多
則居水之處日減居水之處日減則其激而行也日悍頻年
以來陰陽不若怒風淫雨暴虐無時柔堤激於狂濤相繼仆
敗儉歲之昨莫任整理日夜叫號於凄菰斷梗中身與家俱
盡有司相顧而誰何萬歷四十七年直指麻城田公巡狩及
宣省耕省歛問民疾苦鄉三老以圩事對公慨然曰某天子
巡方使者一方不養其責在某已下教宣城曰若為天子牧
民官小民失養在若於是宣城縣令賴侯親詣水鄉周行按
術盡得其崩潰衝決之數自濇浪保安實成以送諸圩凡一
十七所估工修葺合之需一千一百餘金以上直指公公立
發贖金四百首事檄縣括公廩無所有僅存欵賑銀若干則
為裁給八百金具以上之撫臺胡公胡公報可益發贖二百
金寧太道蘇公贖百金郡縣各捐助有差仍不足者民間得
計畝議成之公又為畫一之禁民領費官督事舉輩無緩趨
填無逸崇廣支厚勻股合宜既事竣水防循理糜得職其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七

年潦而不害公於吏治物情後先捐益如鏡斯照如刀斯割
刊民之事無一弗舉蠹螟無一弗去舊時徵解之役中家蕩
產不能償至今約以官徵官解勒為全書小民自租輸以外
無所與聞公府之徭使者舊行部供張煩甚公一取之本廩
節縮口賦前後尚存一千八百餘金為予太平府千金應天
三百金徽寧池安廣各百金置產學宮以待士之貧者善乎
蘇子之論也士者民之秀傑分天下之富貴與其之士不失
職則民靖矣農無曠土則物阜矣天下得公數輩棋置方維
百姓皆得處所亡憂時事矣公名生金甲辰進士撫臺胡公
應台瀏陽人寧太道蘇公進祥符人賴侯良佐萬安人是時
郡守南海關公驥理節姚黃公尊素具任勞勩賦役一書多
理公定者也刻石宛上記厥蹟焉

遊敬亭山記

馬之駿

宛陵六日夜雪檻處公解蠟縮而鶴仲自笑甚故人王郡丞
深為東道主與司理真君偕為出北郭仰盼見玉龍亘天香
簪振熒知山以雪壯由城址取小道蛇行沮洳間數步輒一
歇然四望皆白冷光過心日如在異境羣峯截峙見兩厄壁
揀天凹處林閣浮出心知是敬亭也洋曲徑緣上石隘處即
格與既登得寺寺前得閣 鴈客地然觀如是止恨欠深宵

耳傍上別有亭可遠眺寺僧導之對郡丞司理語甚巖然百
餘里似非通邱可以拓眼然積雪滿山勢不可上故無以難
也夫畧茲山初升盤徑曲紆似潤之北固憑閣下眺似吳之
大石第大石空湖可杯杓挹太湖此中固微遜之而六花造
隱千巖無色城郭陵谷點映空濛奇自可直一死雪著松
間得風簌枝易墜獨樹頂存圓白如素榮含房慈鳥引頸尤
屬妖觀夫雪之施於遊人也惠矣哉山下見雙塔對植製朴
而色舊還往咸心注之倘與湯嘉賓先生談及是云黃藥師
道場甚悔不入因附記之

文脊山記

唐 樞

寧國縣西三十里脉迤邐而落環為小山皆石成水從石洞
中涓滴自京南巖下啟一門如城門廣四五尺秀秀兩壁石
懸尖如鐘鼓是為山門洞繞入一寺窈石藏中背下一小孔
為夕陽洞孔狀鱗文猶繪錦所就又隙穴種種西隔一孔通
明寺石數百武躋陟為碧雲紫雲二洞小石屯擁巖巖然別
以二色西碧雲形圓中尖竅而上右復啟一軒一門有石盆
諸物東紫雲形長兩壁麗繡有石床諸物南越一山連尚洞
盤窻而深石巖上覆水暗下洞中隔山復啟一洞流出石積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十一

色瑩潤南里許朝陽洞特廣青翠千垂左半為水道右通二
門上覆玲瓏石峯矗起門瓦巧石如舞如蹲予謂今日日遊

重飭節烈祠祀序

陳 恭 知縣

余治歲春秋丁祭之明日即有事於城南節烈祠問之諸生
則為巾幗而具丈夫氣者特立云猶懷徽美良足馨聞或則
瓦白凝霜鬢髮蓬矢天之闕或則缸紅孤兩尺刀拔教訓之
編或十指以奉高堂杜肯紅巾或一綫而維危魄似續赤內
至迺碎片璧於空欄翁卒謝君子抑或覓短繡於殘篋慷慨
蝕蟬嬾甚而丁不諱人只之親非決胆無以明心值必轉我
石之人須喋血始以是志種種節烈未更僕數聊陳百一梗
概斯存誠足令漢拍鐵翁難擡頭於舉案蜀鮪蟬鬢應掠撫
於聞琴者也風流盛播幾三百年廟祀崇建實十一位諸君
特以歲入典循所望前揚繼表語妮妮不能置余爰稔是詞
非一日矣邇當修誌正切聞幽二二在事於登梨棗之時兼
請藻雅之飾噫此固與情抑亦我念然聳艷惜采寒池驚新
萼之漸鮮疊鱗著岫右長亭之栢蓋以弱志堪憐永植可貴
彼夫婦逾三十終未六表詣向平卒未應鶴淵更若望夫于
於冷風托遊仙以尋夢汎福而之漾影暇與率而問津不知
外術岐內則之書靈鷲非孤意所集乖衰稍涉禪潔弗收詳

審既定詢謀僉同遂以六月望日載妥舊靈亦侑新主是日
巷衢金奏匪他之詠家傳述述雲來取義之聲大噪抑且昏
燈有備染盛有儲諸凡厥需罔或弗周雖時不佞亦執禮再
拜曰魂香木烟珮珊峯月永徽不磨視此神珉請以一酌為
既入祠者奠碧玉瑩今芳葩稱昨彼坐伊何斲矩可學請以
再酌為後入祠者酌祠額露筋曾依屈子之問鮑署香心等
峙桓葵之基咫尺澄水不遠邗溝裙緞淑韻晃徽同流請以
三酌毋徒為閨壺章言更為鬚眉男子勸於是境內外觀者
莫不舉手加額頰足起舞謂此日風廟從所未有也其或弗
若祝言而重負盛典者有如此酒余聞而壯之援筆遂書為
序

廟學記畧

仙克謹 寧邑

邑城西外有儒學學有文廟歲久將圯莫有任葺治者崇正
庚午冬尹侯至按謁慨然曰此夫子宮牆也敝朽茲甚吾恥
之即謀所為更始不聞於當路不取名也不驚於國人不取
募資也無何村庀工集竣役不過七旬而數十年之廢一旦
修舉煥然改觀博士田君暨諸弟子員相與樂厥成走履問
記於余余義不獲辭為記侯所以鼎新之意古今論統曰治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七

曰道治統者自古聖人相傳之歷數道統者自古聖人相傳
之心法兩者並重要以治本乎道則道尤重是道也存諸心
為仁義禮樂之精措諸事為紀綱政事之則秩諸人為親義
序別信五者之倫故持世得其道則天常以正人紀以修而
天下治否則三綱淪九法斁而天下不治粵稽百昔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率未有外精一執中以別治法自斯道不明老
莊之虛寂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勞然錯出故道統雜而
治術有宗而萬世之視聽畫一故歷代與王莫不建學立廟
而我國朝規制尤大明備凡以定天堯莫人極焉治世儀的
於斯在焉則奈何任其頹壞而莫之省視也語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輓近俗吏以廟學視廟學而不以
道視廟學自朔望釋菜春秋禩獻故事畢過而不顧其於崇
儒重道之意宵不相決何怪乎上無美政而下無善俗故侯
初政不怠簿書賦訟而修廟學是務意在斯乎今而後多士
升其堂入其室觸目見道舉足由道循循凜凜一稟天之衷
人之極罔或即於匪彝將真儒良士蒸蒸一德同風比於唐
虞三代之隆斯侯所以新廟學之意多士亦無負於侯之意
矣若猶溺於見聞不舍舊而圖其新則是學廟自修而人心
自壞也有司有盛事而吾黨無雅化也惡用修為尹公名民

興字宣子戊辰進士嘉魚縣人崇正辛未歲仲秋月上浣吉

重建計家石橋碑記

李明睿 南昌

今上御極之五年余奉命輯天下遺書因乘傳之宛陵其邑
台陳君名泰來予豫章人謂余傳舍首以郡乘進余披其牒
而問之曰邑之陳靖獻公故有祠在郡學東矣余嘗讀遊國
殉難傳陳靖獻死蒼頭侯來保拾遺骸歸葬計家橋子大夫
其亦履橋上而稽其邱墓否乎君曰邑之東十五里許計
家橋大都天目新安諸水萃於雙溪茲水則雙溪之支流也
逶迤北折以抵始孰采石江云某嘗一履其橋從波光鷗鳥
間問故所葬靖獻公處杳不可識矣但見其一鄉之人往來
於其塗者則必憇橋側亭欬噓久之曰茲橋以陳靖獻而始
著蓋東鄉之望族相比居如錯繡然茲橋實當孔道售僅駕
一木水溢則崩嚴冬寒裂涉者艱之萬歷庚申冬十月里之
沈孝廉名壽隆者滋憫心焉首捐橐百計倡募里中好義者
佐貲鳩工甃石為橋長若干丈高廣如之咸沈孝廉力也已
而孝廉謂余請記余曰是役也夫人之好為德於鄉者庸或
能之未足為孝廉重而孝廉之所不可及者讀書明大義克
承其家生平砥行勵節卓有古君子風問與抵掌談忠孝節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烈事輒義形於色余心重之即此一舉而靖獻之忠烈攸昭
俾鄉之童叟提攜橋畔悽然動風高仰止之思而問有隱君
子遊息其間撫今吊往放為詩歌與雲淙石籟相答響以誌
靖獻之死而不朽孰非孝廉之所以興起斯人者僅一橋之
建云乎哉孝廉推廣其志以行之舉凡倫常風教間所當為
之事奚不可為也余於孝廉有厚望焉孝廉曰唯唯先生奉
命蒐天下遺書而因以採風下里揚挖其忠節於弗衰余小
子行將謀諸陳邑侯伐石紀先生言永垂百世以同替

淨田記

杜應成 太平

縣之有黃山縣之奇也蒼蒼莽莽鬱鬱森森雖百日游豈能
窮其奧數哉而縣之龍門鄉黃金塢有淨田一區是又一奇
也方冊所未載輿地所不傳而茲獨有之余初疑信相半秋
抄命輿往視而目爽神王真閱歷所未經而麗髦所未識也
喜而為之記其田繚曲於盤龍諸山麓間西鋪平地東限一
田畔蓄內所滲出山下之泉洩以一缺缺下田中峙一小山
為口塞缺上行環三千六百餘步衡約五之一中有黑壤三
百六十餘畝彌漫浮水上望之若一灣平坂剖之厚不數寸
釋手旋台下盡清治莫測之水有魚如鱧鯽踐之則一動俱
動又若單結一池浮萍者然每至耕種時不用器具但裸身

入水手捧有草之主而翻之便可栽植明年復然稻穀薄而色稍白每歲秋稼如雲其味香其質軟勝於常穀傍有實士百數十畝周環之壤不相屬中壤同水升降至一三尺不為水沒溢若一片平湖中擁坦洲旱若四面平原中陷窪澤或謂此陷田也然陷田山谷多有溢仍為水沒不能升降於水而終出水且坵必大小不等低昂各別不能一坵區平而種自生之草實草搗其斂日可得米數升香美非常雜於米中煮食之尤為奇勝夫土藉水載而不逐水以流穀藉土生而不疾土以潰此誠天地特設之神工今古未聞之創獲直可與黃山諸峯並為一縣之奇觀也

請改食鹽疏

戶部題稿

戶部題為民隱堪憐有額無鹽仰懇聖明垂仁勅議增課復制裕國便民事據山東清吏司案呈崇正九年十二月廿八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直隸寧國府民陳士京等奏前事內稱寧郡六邑洪武初計口授鹽派有引額嘉靖時額引鹽五百七十筋部冊明載至萬厯間竟無粒鹽到埠聖有空引投銷即官府時加徵督而商亦不至以寧間萬山之中離江五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五

百餘里夏月水溢僅有宣城北路一線通舟其餘五縣皆山溪迢遠肩摩步擔至秋冬乾涸即此一線亦不能達夫路既阻遠計其勛數不足為搬運之費詎可望商人至耶則寧郡所派之額適以資其別賣而額引之課亦非商之為寧國課鹽既不至小民不得不於浙省近地私販濟用而捕緝之則良民又皆為聖明之罪人是寧課祇入私販而寧民徒陷法網伏思高淳溧水去江少遠皆蒙聖恩准行食鹽寧國猶在江高淳之南去江逾遠獨不蒙皇上軫念乎伏乞垂憐無鹽之苦寃商人不至之故念小民私販之因勅下戶部詳議照高淳事例准行食鹽即不然查復祖制俾補路費四季江掣河絲采石不致冬底乾枯酌增引數別立寧鹽令徽西土三商兼運到埠則六邑無萬生靈萬萬世感戴皇仁而寧郡鹽法永永無弊矣且增引則增課官鹽通則私鹽絕而向之食私者今皆無不課之鹽歲可得數萬金稍佐軍需是上有以裕國家之用下可以濟百姓之苦也等因崇正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該部看議具奏欽此到部送司奉此相應具覆奏呈到部該臣等看得寧郡六邑環繞皆山原行兩淮綱鹽據奏自萬厯年間並無粒鹽到埠商止以空引投銷而鹽則賣於沿江一帶府縣雖加督責亦不能行總由燿於轉運尚本虧折舉之不前者勢也寧民無奈不得不販食浙之

私鹽致罹法網無所控訴非一日矣今爲此通之術應照鄰邑漂水高淳以行食鹽二萬引而勸重掣運一如其例路由采石轉運無阻之虞則商必樂趨而地方不至於茹淡歲可增餘課遠餉割沒等銀一萬七千餘兩以抵兩淮無着食鹽缺額之數至於引價每引四錢五分督令徽西土三商每年聽部酌量上納本折以充軍餉填單關引行鹽毋許遲缺則此引價九十兩實可充增募之用一舉而上下交利是誠事之可行者然浙鹽每侵淮地合勅兩淮內臣并巡鹽御史嚴禁浙鹽毋令越致壅滯食度可行之示入耳既經該司查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欽遵施行○崇正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旨這寧國鹽食引月勸重掣運照漂水高淳例及改由采石蕪湖到埠併每歲增課銀兩抵補兩淮缺額引價照數每歲聽部酌量上納本折填單關引以充軍餉事宜俱依議其嚴禁攙越免壅滯食著該監及巡鹽御史着實施行

敬亭山翠雲菴賦

劉應箕

惟敬亭之靈巖迤茲山之峭崿絕旱麓而直上千雲霄之岷帆北橫牛渚東接麻姑俯萬山而合杏邇一徑之崎嶇於是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七

峴雲蒸霞蔚幽谷湧雲蜿蜒蜥蜴含石結陰山霞濛濛而鍾異澤霽露以毓精迺有紫氣棲巖嵐光冒樹絳霧淨隱燭文映戶時不見山惟見煙霧宵兮若蛟騰而虬興冥兮若蟠且而騰布蔽岡軸衍迴巒纏絕嶠覆元巖黻黻恍惚靈霽瀾漫固乾施而坤造紛萬疊以千盤若乃皎虛赤霄碧空晴昊雷飆歛踪彤雲泣藻開平野之光霽幌眾峯而同照至若夕陰起幽晝晦向息曜翳潛影皓魄甫出時則椳栴浮輝樓臺得月平野星垂銀河波落寂萬籟以同聲合嬋娟而共榻四郊雲歛萬樹風疎洗洗漾漾惟月惟予飄若控鶴以冲天宛如跨龍以騁虛駭青萍之冷逼恍聞風之我居迺有殿閣迥然中起在山之阿於宛之淡傑構高夔夔勢掠飛綺因岳壑而啟扉傍哈呀而作祀飛檐連霄以上出虹梁迥挾於旁峙基壤齊梁功垂唐宋恢葺爾之重階棲神明以壽棟旁有昌黎啟祠於中山斗凌雲遺像倚松仰仙靈之渺忽頌頌人之高風晉文剝落瑋石摩空嗟時運之奄沒慨瞻依而無從笑斯文之不振與茲山而無窮爾乃萬松潛翳千樟蒙籠玉芻舍榮蔭杖數紅蔴蘿櫻繆栒栒錯綜離離畫憑於水杪鳴鶴背號於山樓何廊外之近郊聞人登之參閣湛涓流之厥沸沃瑤草之萋碧脫浮生之塵纓懸數游以憩息懷十洲之芳嶼想崑崙之瓊室豈丹竈之梅壚自靈囿之窟宅夫其怪石懸磴喬才

參天幻暈出沒沃野浮煙此則城市所未嘗見也元猿啼陰
祥鳩呼雨反舌習禽全衣求友千態萬狀載鳴載止此則城
市所未嘗聞也瑞鸞低霽祥光遠籠九蠢如奔驥之赴陸駉
絡如羽旗之揚空際兮偁今若雨若風此則平行之隈北壤
之區所未嘗有也於是薛荔祥車橋刺拳帷偃蹇棲息寄傲
徘徊或抱膝而朗吟或憑欄以長嘯各口騰歡郊闕含笑祛
塵想於須臾戀幽阻於晚眺轆脂牽之迤徑冀震舉之高覲
相芋于蘿月之陰盤旋乎松風之隙聊信宿以強顏念明發
以鼓棹

宛溪賦

楊珂

咨靈籙之鍾萃於嶧陽之山陰引飛流以界脈由清泉而就
深始發源於峻極聿徑亘乎淵沉凌千巖以激湍歷萬壑而
游薄擬江河而競帶匪絲草其成音表重山於峻嶺映修竹
之茂林注委蛇於后土潤膏澤於甘霖若夫緣物涵象因風
溥文蒼巖飛水敬亭落雲照明霞而散彩浮暝日而含暎會
百川以學海夾雙石而趨奔於是就其深矣抱彼注茲載沉
載浮泳之游之可以濯纓可以樂飲或修禊而流觴或臨清
而賦詩旋澌盤渦以岸轉驚波吸谷而山移爾其習坎符至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三

盈科後行向春泮水迥寒凝水滄之不濁澄之不清彰五色
其無體利萬物而不爭乘至柔以為用順上善之得名爾乃
夾山成澗交草為溜淵坻名渚淫曲為隈涌波興淪明錦作
澗合澗水而注川信涯流之所歸圍抱壅而為灌農荷鍾而
成渠藝五穀之良種潤自然之嘉蔬乃若傾湧衝溢浩淼襄
騰賜谷顯曜天漢通靈乘高迅逝知險徂征夾中洲以左轉
合大江而南紫旋淵九迴以腸繞溢流百折而雷轟乃若羣
學倒影疊嶂回光紀同江漢歌逐滄浪蒸霞吐霧流翠浮蒼
據東吳之上游宛南國之中央鼓若耶之樵風泛河廣之羣
航坎德積小以成大地道流謙而用藏至若溫風始至秋氣
平分江城如畫香閣停雲或探梅以比雪或納涼而來薰隨
四時之變化知予樂之無垠若夫土控吳越州連歙池崇岡
枕其腹大江緣其隈雙閣仰攀乎疊嶂北樓延賞於幽溪響
山蔭映乎陽林敬潭涌溜於陰渠壑劂披裘於石室琴高乘
鯉於仙都堯臣著集於宛陵瀾菴就隱於匡廬謝朓申鑿於
沈約路應鏡石于德輿於是山川生格于枕席鷗鳧泛集於
庭除頌想綠除于心目高懷超暢于開舒將挹汪洋于千頃
永期寥廓于太虛

蘭石山賦

金聲 休寧

黃嶽西走嶽水東趨山環溪繞一徑崎嶇境開饒婺之咽喉
道通楚閩以嶮嶮哀晉室之多難遭作逆於蘇峻望廷尉於
山頭逞長驅而徑進時則內史桓侯出刺宣郡痛王帥之既
敗糾義旅以自奮既灑涕以屯涇寧忍辱而通問爾乃誓眾
分守遣將俞公勇馳於外義激於衷憑山谷以抗拒適韓晃
之來攻矢捐軀而致命歎負侯之不忠立芳名兮千載懷將
軍兮英風則有覽勝騷客弔古韻士或浮筏來探或策蹇再
止捫斷碑於荒崖尋轉戰之遺壘典午之河山幾更迭埃之
遺腥未止乃喟然而嘻曰惟將軍其無死嗟忠義一脈兮與
主臣為眷戀嚼中丞齒于睢陽兮有從難之當南壤岳家城
于臨安兮得赴義于華憲胡安史之下道兮乃反戈以自殲
彼負國其何人兮於負恩乎奚怨繫將軍之報主兮迺天經
地義之不變矧茲地之山水兮實忠義之盤結方侯景之叛
梁兮白華據安吳之闕及公而之反害兮難當守猷州之堞
彼也攻城不克兮此胡效死而哽咽豈人力兮不及抑天數
兮莫測而千載以下感將軍之孤忠同內史之風烈山若增
其崔嵬水若益其清冽樹蒼蒼而葉垂日晶晶其光輝時
往兮人莫追峯常青兮名不隳萎焉葬焉吾其望蘭石而歎
歎

寧國府志

卷二十二

藝文志 文中 七

祭副將陳有功文

金聲

維某年月日翰林院管兵部事金聲聞石城之變副將陳有
功戰死遂遣宮致祭泣而告之其辭曰嗚呼自北兵南渡以
來二十四城無一男子肯出死力執干戈以從王事也不謂
出死力執干戈以從王事者乃惟將軍耶昔馬伏波謂男兒
當馬革裹屍以歸壯哉斯言將軍殆身之矣青山白骨哭爾
英雄碧草黃花拾殘戈劍將軍身死痛萬里之山河僕魄長
存匡扼腕之社稷余將叙爾陷陣之功入告中興之主慰爾
忠魂恤爾後嗣爾靈不昧尚其助茲義旅克成厥勳則將軍
生為忠義之臣死為忠義之鬼亦無負於高皇帝三百年養
士之恩也矣尚饗